LITTÉRATURE



圣埃克絮佩里
天使与作家

原著=Nathalie des Vallières

译者=周　冉

DÉCOUVERTES GALLIMARD

发现之旅 65

圣埃克絮佩里
——天使与作家

原著：娜塔丽·德瓦利埃
译者：周　冉
出版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　文　出　版　社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www.ewen.cc
责任编辑：符锦勇
印刷：上海精英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06 年 1 月初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250 册
书号：ISBN 7-5327-3818-3/K·170
定价：32.00 元

Copyright © 2000 by Gallimard
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Gallimard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版权代理—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version
© 2006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接着他回来找狐狸。

“再见了，”他说……

“再见，”狐狸说，“我的秘密，很简单，就是只能用心去看清楚一切。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

“本质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小王子重复着，想把它记住。

“是你在你的玫瑰上花的时间使你的玫瑰变得那么重要。”

“是我在我的玫瑰上花的时间……”小王子重复着，想把它记住。

“人们忘了这个真理，”狐狸说，“但是，你不应该忘。你对你驯养的东西总负有责任。你对你的玫瑰负有责任……”

“我对我的玫瑰负有责任……”小王子重复着，想把它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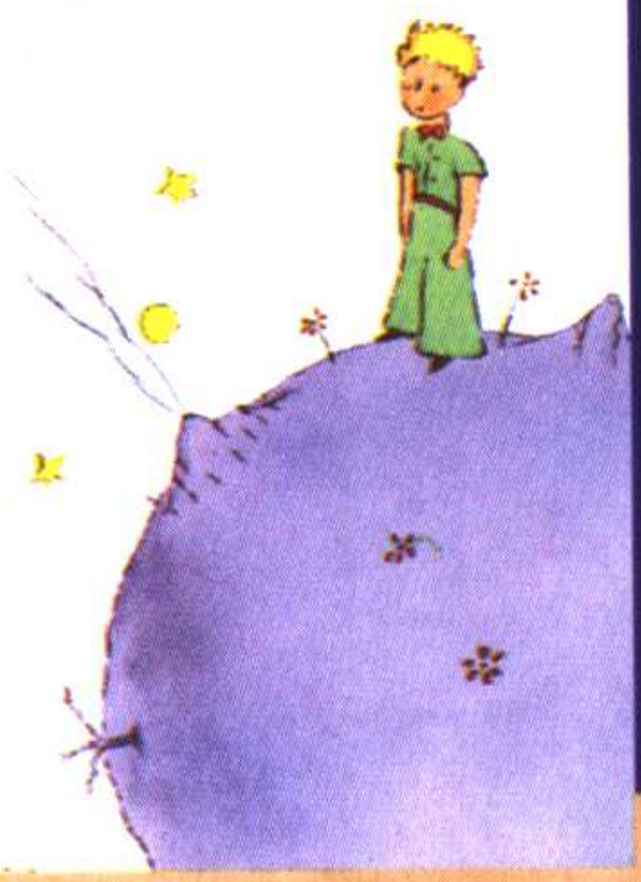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小王子》，1943 年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Le Petit Prince

Avec des aquarelles de l'auteur



nr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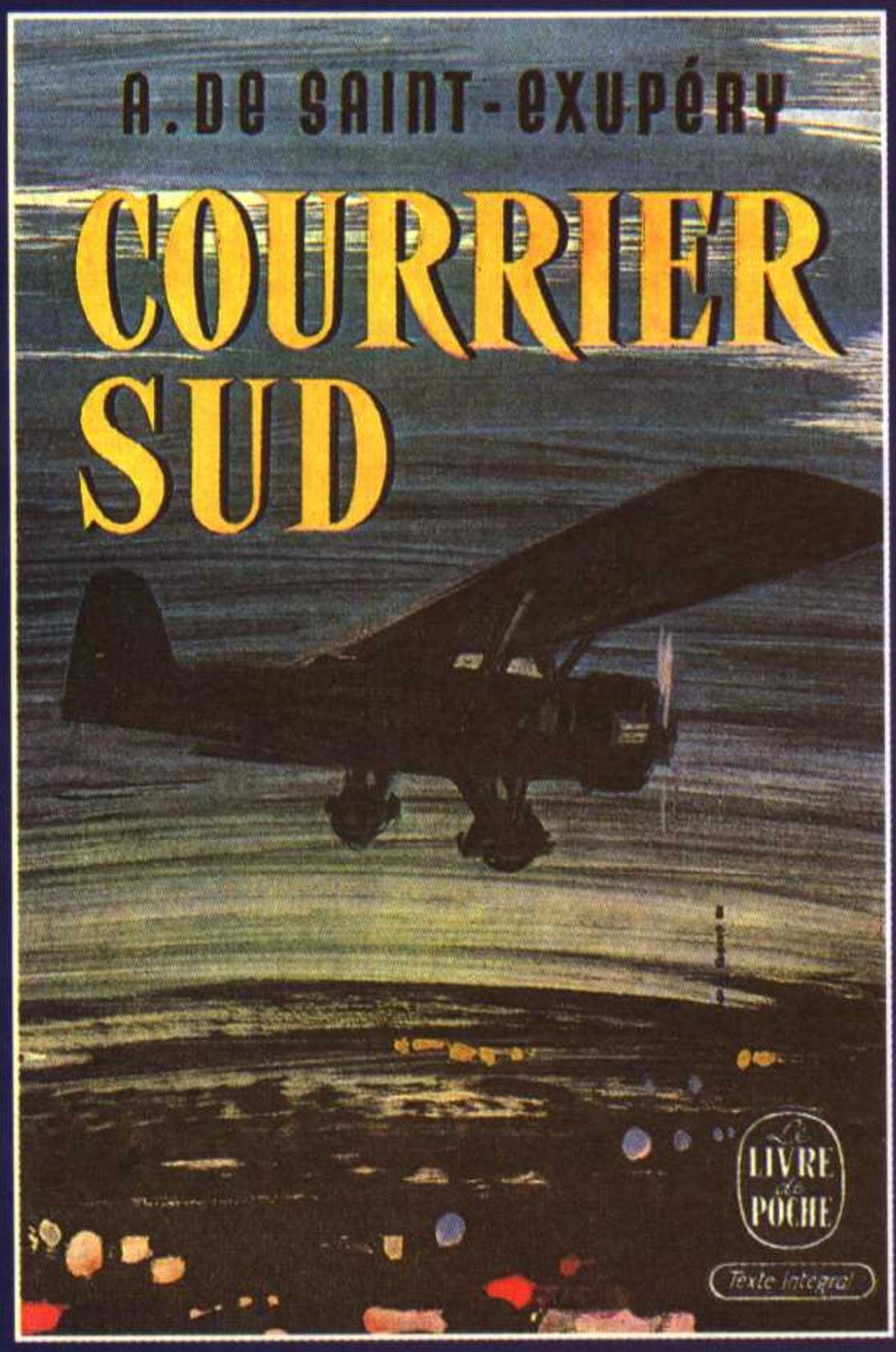
GALLIMARD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COURRIER SUD

nrf

GALLIMARD


A. DE SAINT-EXUPÉRY
COURRIER SUD
LE LIVRE de POCHE
Texte intégra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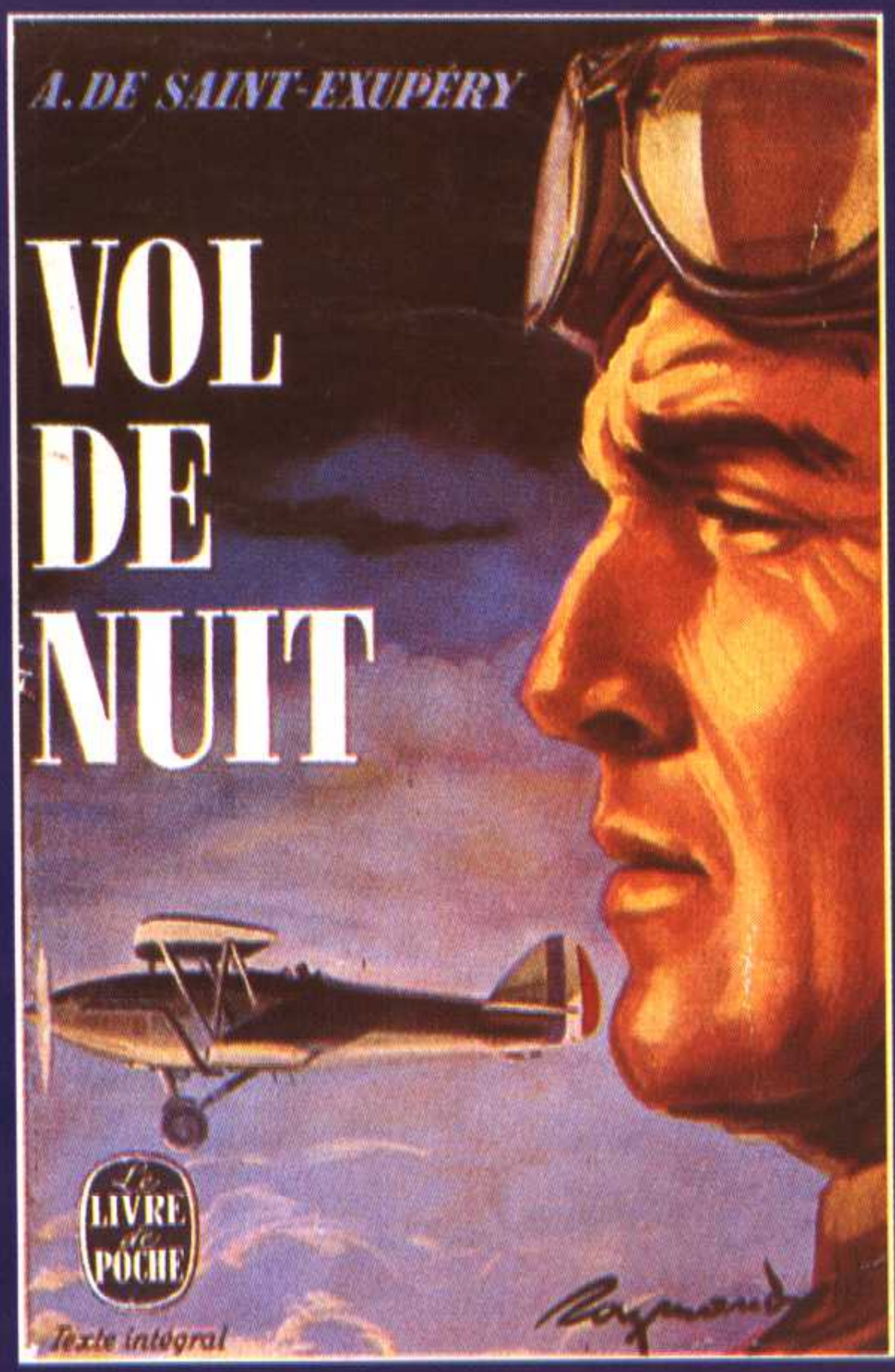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VOL DE NU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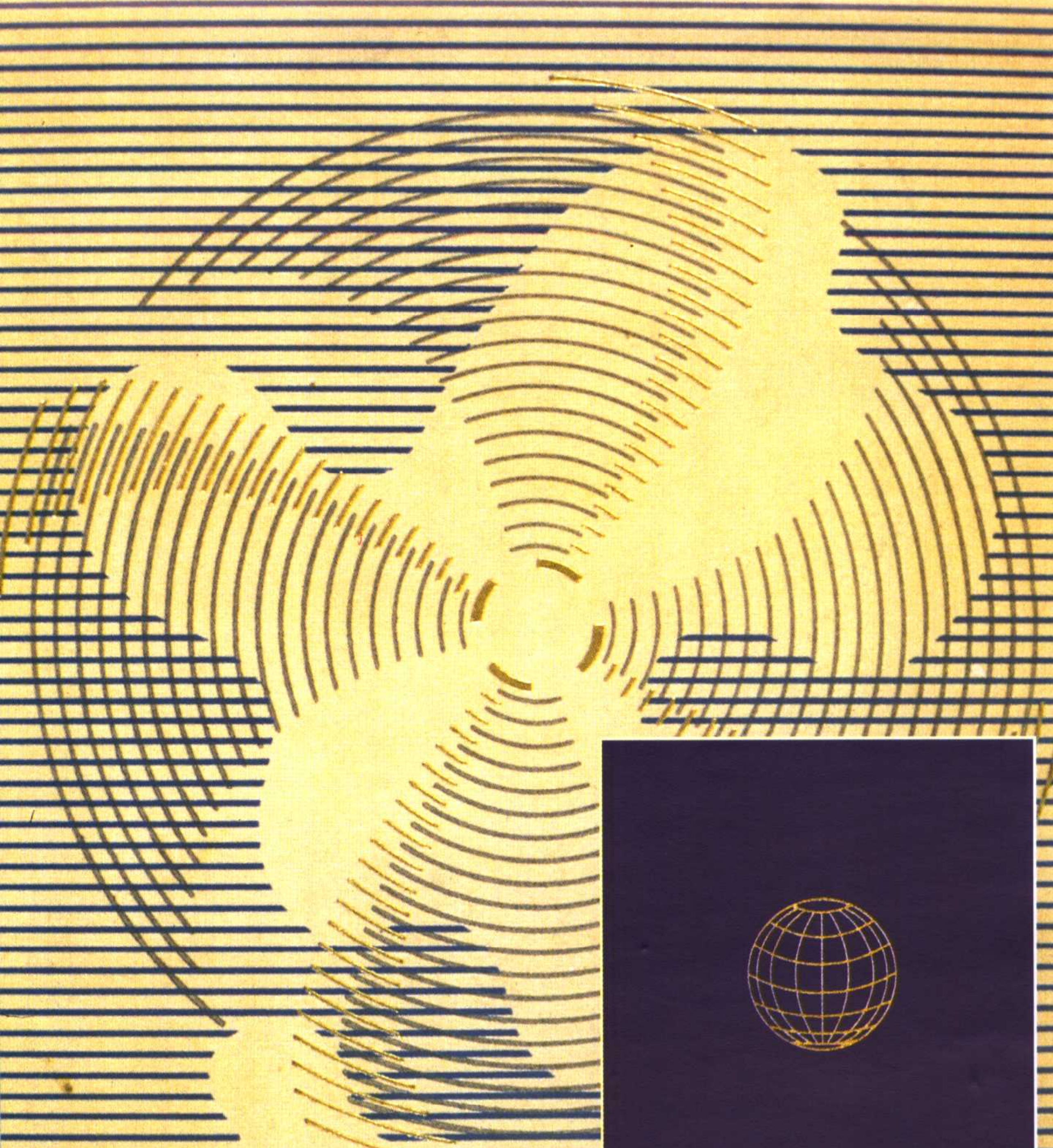
nrf

Gallimard


A. DE SAINT-EXUPÉRY
VOL
DE
NUIT
Le LIVRE de POCHE
Texte intégral


VOL DE NUIT
A. DE SAINT-EXUPÉRY
Le LIVRE de POCHE
Texte intégral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Terre des HOMMES



nrf

Gallimard

A. DE SAINT-EXUPÉRY

TERRE DES HOMMES



Le LIVRE de POCHE

Texte intégral

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

PILOTE DE GUERRE

nrf

GALLIMARD



Pilote de Guerre

A. DE SAINT-EXUPÉRY



Le LIVRE de POCHE

Texte intégral

目　录

13 第一章：童年星球的小王子

33 第二章：《南线邮航》

47 第三章：《夜航》

59 第四章：《人的大地》

77 第五章：《战地飞行员》

97 见证与文献

118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基金

119 引用作品目录

119 引文出处

121 图片目录与出处

126 索引

Nathalie des Vallières

艺术史学家，获得博物馆学文凭。专攻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从事古迹修复研究。她对圣埃克絮佩里生平和作品的特别了解源于她与作家的亲戚关系，因为她是作家的侄孙女。作为演讲家和专栏编辑，她曾对都德和拉伯雷进行过文学分析。

圣埃克絮佩里

天使与作家



原著=Nathalie des Vallières

译者=周　冉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记得在哪儿有一个栽满冷杉和椴树的公园，还有一座我喜欢的老房子……房子是远还是近无关紧要，只要它存在过，能够填充我的夜晚就可以了。我曾经是这座房子里的孩子，它的味道，它凉爽的门厅，还有让它热闹起来的声音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

圣埃克絮佩里

《人的大地》

第一章

童年星球的小王子

他的外号叫“太阳王”，这不单单是因为他有金黄的鬈发，作为一个要求严格、想象力丰富、性格倔强的孩子，安托万总是千方百计要达到目的。他跟着母亲到东到西，要她给自己讲故事，他身后总是拖着一把绿色的小椅子，他的“宝座”。





拉莫尔城堡，位于瓦尔省科戈兰附近，自1770年起属于丰斯科隆布家族。这个两侧矗立着两座中世纪塔楼的普罗旺斯小城堡带有一片农场、一间比加德(普罗旺斯方言，指水房)，主堡后部还有一个烤面包房。随着农时的更替，城堡见证了玛丽·德·丰斯科隆布的成长。在父亲夏尔的呵护下，遵循着圣方济各的箴言，这个小女孩学会了跟自然、跟动物亲近。她传递给她的孩子们对弱小生灵的尊重。



新世纪的第一个夏天，安托万·让·巴蒂斯特·玛丽·罗歇·德·圣埃克絮佩里，出生在里昂。这是他自己有一次偶然说起的。他的母亲，玛丽·德·丰斯科隆布原是普罗旺斯人。在姨婆特里科伯爵夫人庇护下，她来到里昂的圣心教堂学习。“姨妈”的沙龙经常出入里昂各阶层的人，一天她的一个远房侄子让·德·圣埃克絮佩里来访，他是一家保险公司的检查官，刚刚被任命来里昂就职。老太太发现这个年轻人对玛丽来说可能是非常理想的结婚对象。1896年6月6日，婚礼在比热的圣莫里斯－德－雷芒城堡举行。两个女儿玛

丽－马德莱娜和西蒙娜分别于1897和1898年出生后，安托万的到来让他年轻的母亲满心欢喜，她已在他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荣光”。生于1902年的弗朗索瓦和生于1903年的加布里埃尔进一步壮大了这个家族，但很快，家族失去了首领：让·德·圣埃克絮佩里死了，死于一场急病，在1904年夏天，留下一位年轻的寡妇和五个孩子。由于没有抚养家庭的生活来源，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住进了拉莫尔她父亲夏尔·德·丰斯科隆布在圣特罗佩附近拥有的产业里。

玛丽·德·丰斯科隆布是在她前辈的艺术传统中成长起来的。她有着一颗非常敏感的心，既是音乐家，又是画家。她会弹钢琴和吉他。她用彩色粉笔作过肖像和风景画。

“我记得童年时候的一些游戏”

在普罗旺斯乡间，在她母亲七岁时种的梧桐树树阴下，圣埃克絮佩里家的孩子一开始就随着农时在与自然的接触中成长。生活在农场这只挪亚方舟中，孩子们喜欢跟着蒂特，一个在附近放绵羊的牧羊人。通过乘坐连接科戈兰与圣特罗佩的“小南方”号，他们发现了乘火车旅行的快乐。酷热难当的日子里，母亲叫他们静下来，给他们画像，





让，也就是德·圣埃克絮佩里子爵，1863年出生在弗洛腊克，他父亲是那儿的区长。他开始是图尔机械部队的军官，后来离开部队进入一家保险公司，来到了里昂。在里昂他认识了玛丽·德·丰斯科隆布，认识了她十二岁的小妹妹。他个性诙谐、活泼，但是四十一岁那年突然离世。他五个孩子当中只有两个年纪大些的还记得他。



在勒芒他父亲和叔叔以前就读过的圣十字马利亚中学，安托万属于中等水平。他可以说是个爱胡思乱想、不专心的学生，他留给同学的印象是个不爱笑的孩子。他常常提前一个小时到他的一个同学家，和同学一块上学，这样又意外地得到了第二份早餐。“我是一个懂得享受学校生活的学生，我没有太感觉到学校生活的压力。”



为了让他们静下来，还给他们讲安徒生童话或者圣经故事，他们随后会把这些故事演出来。1907年，外祖父夏尔·德·丰斯科隆布去世使这个家庭面临新的考验。不过这没有考虑到德·特里科夫人的慷慨，她提出欢迎她的外甥、外甥女住到她家去。自从玛丽和孩子们离开里昂后，她一直非常想念他们，特别是小鹿儿(玛丽－马德莱娜)，安托万的姐姐，这个女孩柔弱的样子经常使她想起自己早逝的女儿。从此，孩子们的生活就在圣莫里斯－德－雷芒城堡和里昂贝勒库尔广场的房子之间穿梭。而圣莫里斯公园将是安托万童年所有美好发现、美好回忆的发生地，他的书里将充盈思乡的笔触。

加布里埃尔·德·莱斯特朗热，德·特里科伯爵夫人(右页图，1833—1919年)，安托万的姐姐西蒙娜说，孩子们的“姨妈”是“差不多都已经离世的一代人当中仅存的”。虽然她是礼仪的维护者，但是她也喜欢热闹，喜欢游戏和美食。她娴熟地管理着整个家族，一心为看着家族人丁兴旺感到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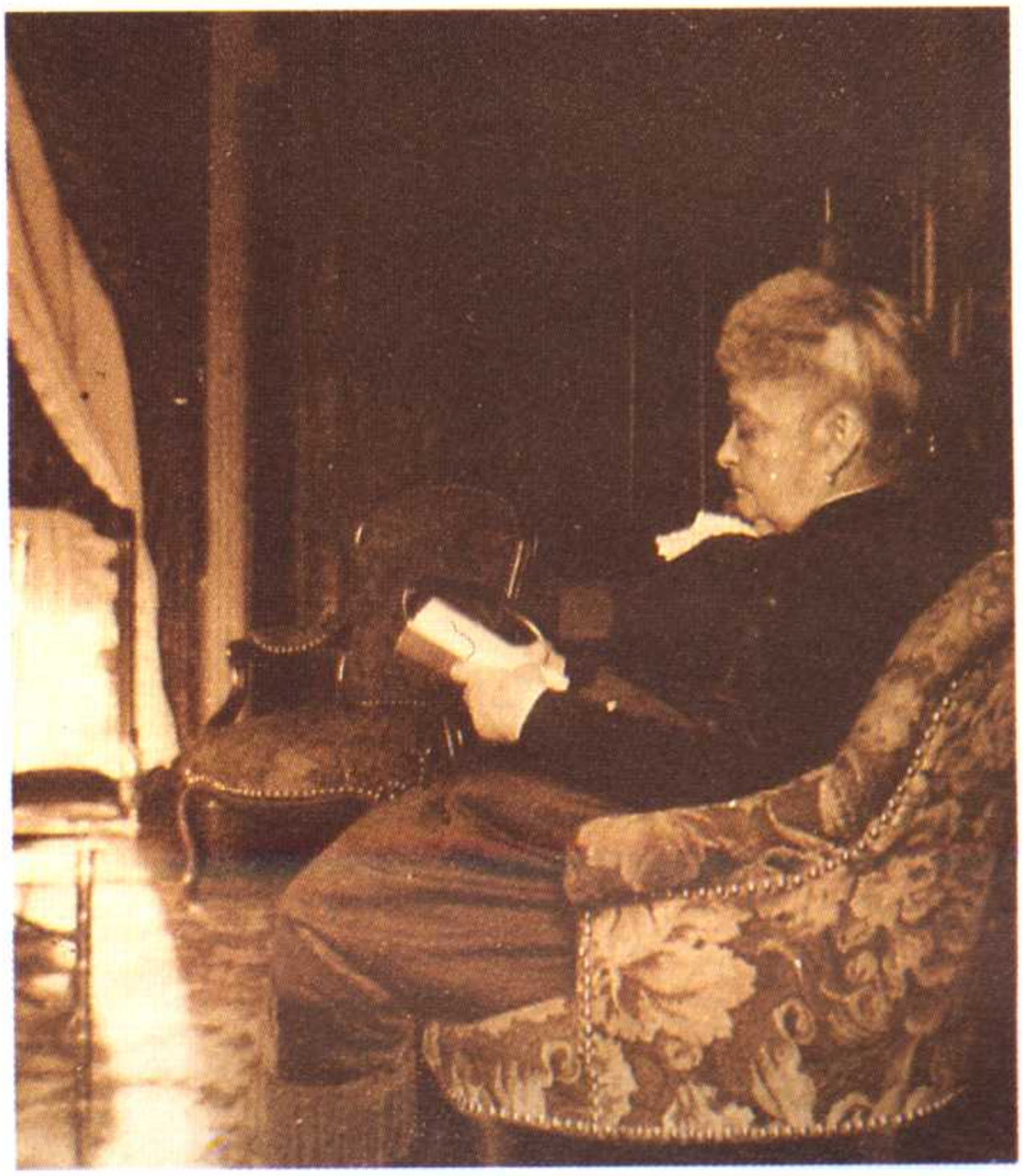
“我是一个不专心的学生”

1909年，按照费尔南·德·圣埃克絮佩里的要

求，他希望儿子一家离他近些，安托万和弗朗索瓦跟母亲住在勒芒，进入了耶稣会圣十字中学。男孩们很快感受到寄宿生活的严格。“当我是个上中学的小男孩时，我起床极早。我早晨六点起床。天很冷。我揉着眼睛，提前忍受令人沮丧的语法课。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想着生病，那样就能在医务室里醒来，戴着白色修女帽的修女会把甜汤药给你端到床上来。”

《——顶瓜皮帽的奥德赛》讲述了一顶帽子的故事，在经历好几任主人(其中有一任主人是一匹马)之后，这顶帽子最终落在了一个非洲部落首领的脑袋上。尽管笔触天马行空，这部作品还是为安托万赢得了1914年的编辑奖。

Je naquis dans une grande usine de chapeaux de feutre pendant plusieurs jours je subis toutes sortes de supplices : on me découpait, on me feutrait, on me vernissait. Enfin un soir je fus envoyé avec mes freres chez le plus grand chapelier de Paris.



安托万是个不专心的学生，不大用功，爱异想天开，他最喜欢干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墨水笔拆了装，装了又拆。同学们叫他“靴子”。他出过一份班报，出了一期就被学监神父禁止，他们对未来的记者进行了几个小时的课后留校惩罚。直到1914年战争，男孩们都在勒芒上学。在上学期间，母亲放心地把他们托付给了自己的姑子们。她去看留在里昂姨妈家或者母亲那里的女儿，她的母亲自嫡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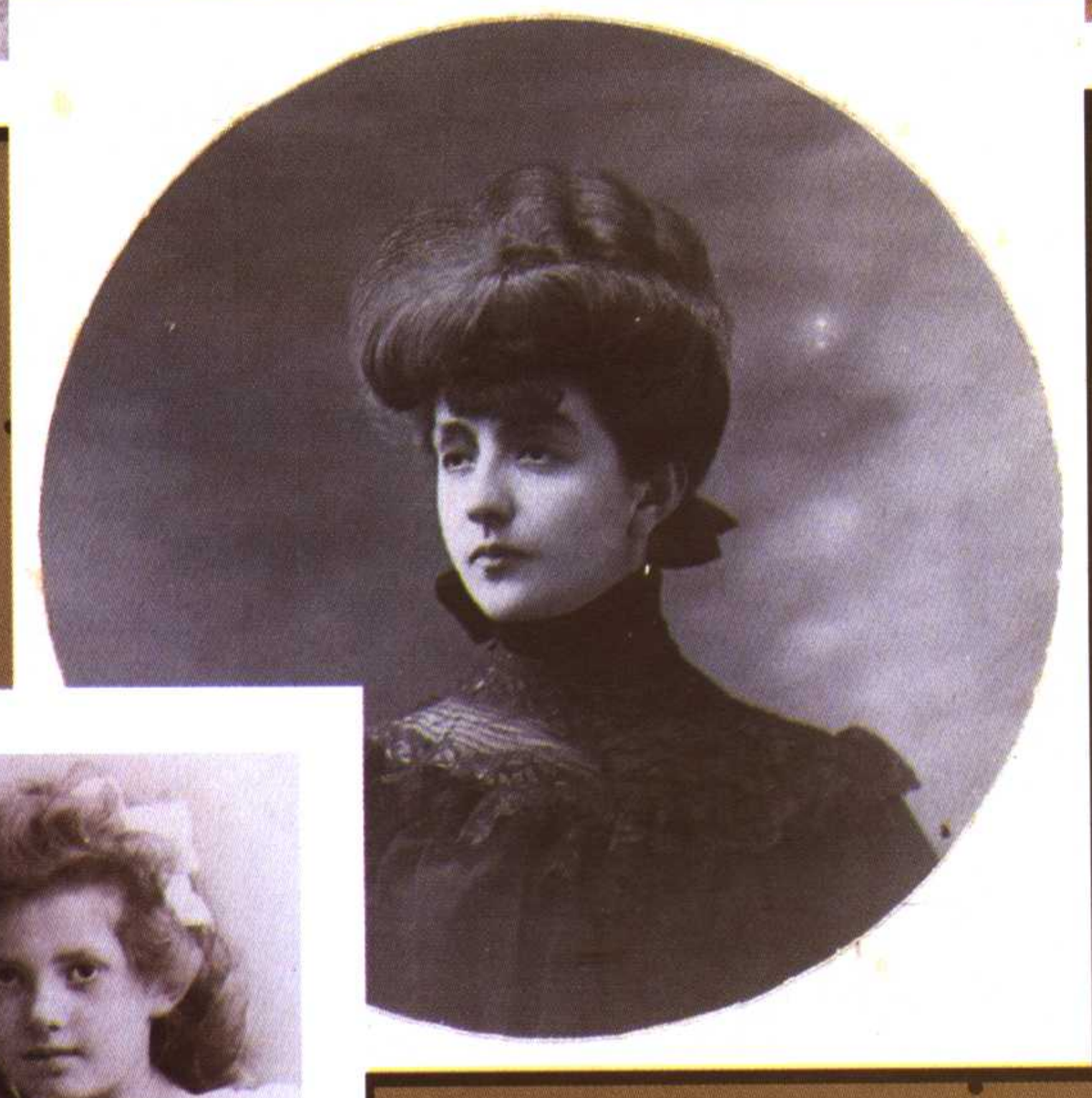














让·德·圣埃克絮佩里和玛丽·德·丰斯科隆布的婚姻是一场理智的婚姻。作为来自法兰西中心的人，圣埃克絮佩里家族骄傲地看到他们的姓氏出现在凡尔赛宫的十字军大厅里。在王朝复辟时期，他们继承了马尔戈的马莱斯科城堡。但是，费尔南·德·圣埃克絮佩里，安托万的爷爷(1833－1919年，左页图)不得不卖掉城堡，开始工作。在成为王国的一个区长之后，他在勒芒定居下来，在那儿创立了一家保险公司。他的妻子阿莉克丝·布隆基耶·德·特雷兰(1843－1906年)原来是图尔人。站在圣埃克絮佩里家族对面的，是布瓦耶家族，这家埃克斯省富裕的呢绒商在1715年获得了迪朗斯边缘丰斯科隆布家的土地。1741年，他们被封为国王的御前秘书，获得了爵位。夏尔·德·丰斯科隆布，拉莫尔男爵(1838－1907年，左图)，在定居拉莫尔之前是财政部的检察官。他的妻子艾丽斯·德·罗马内·德·莱斯特朗热(1847－1933年，旁图)，患有耳聋，对她的外孙/外孙女们来说恐怕是个有点遥远的外祖母。1896年，两家联姻之后，圣埃克絮佩里家族被迫为生存工作，而丰斯科隆布家族则经营着他们的产业。



圣莫里斯城堡，建于路易十六时期，王朝复辟时期被特里科家族获得。继承城堡之后，莱奥波德和加布里埃尔把它装修成第二帝国的风格，给它的边侧添加了意大利式的平台。1874年，他们请人在城堡内部为他们死去的女儿修建了一座可爱的小教堂。从一头到另一头，城堡被一间宽大的前厅分割开。一楼是接待的地方。大人们的房间在二楼，安托万、弗朗索瓦和加布里埃尔的房间在三楼。阁楼，离得很近，用作雨天时游戏的地方。

以来一直和她的女儿马德莱娜住在圣拉斐尔。

“一个公园里的五个孩子”

假期意味着返回圣莫里斯、公园里的嬉闹以及有时考虑欠周的科学实验，比如为增加他们菜园的产量而制造的蒸汽洒水机。在弟弟惊叹目光的注视下，安托万发明了一辆带风帆的自行车，试图借助风和腿的联合力量在空中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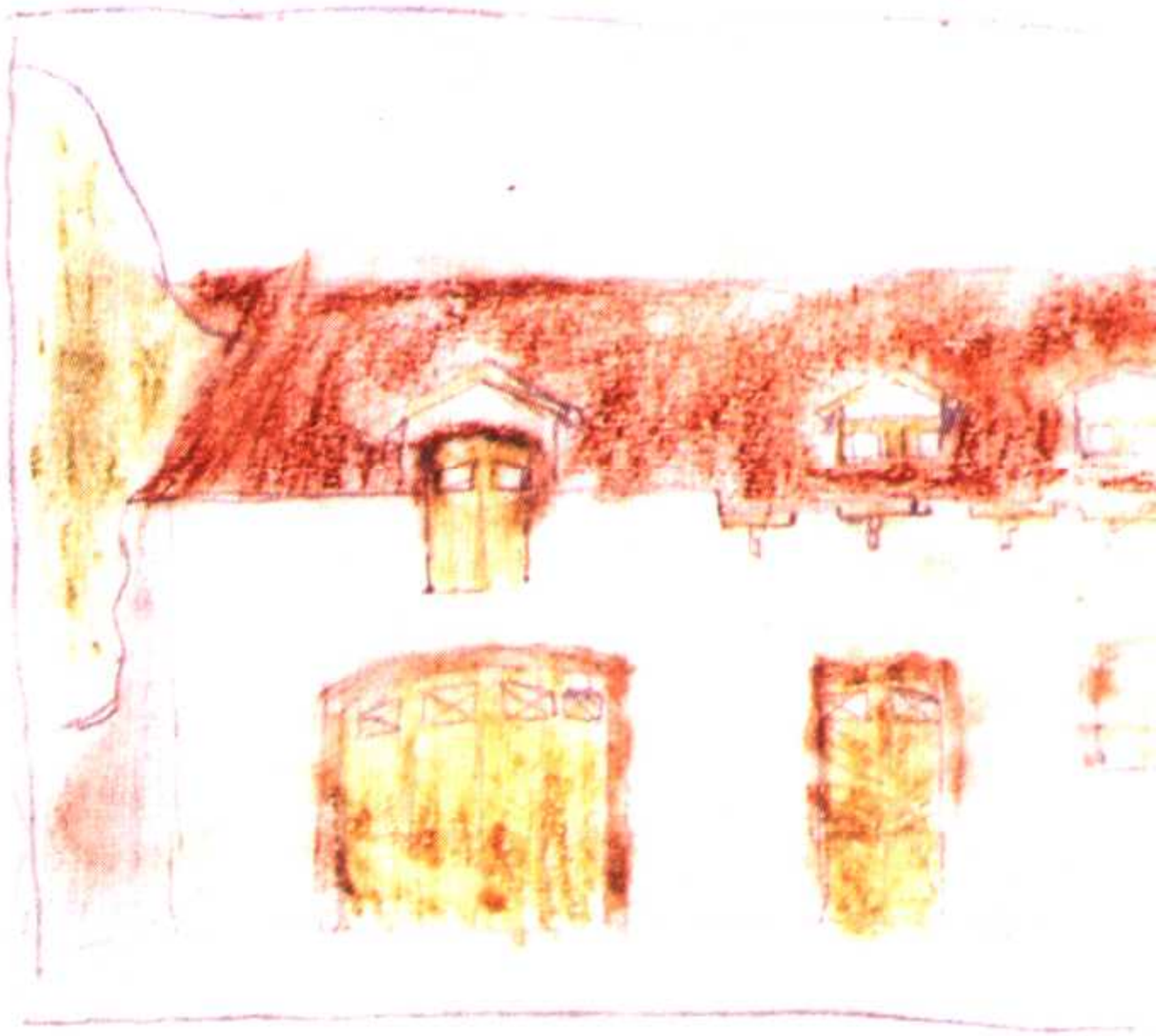


公园是所有游戏的发明场地，“因为我们瞧不起别人玩的游戏”。树丛是历险的地方，花园尽头被堵死的旧门，用生锈的钥匙打开，通向一个危险的蓄水池，通向仙女们住的国度。当下起轰隆的雷雨时，他们就玩他们最喜欢的游戏。游戏是这样的，他们跑着穿过公园，试着穿过致命的水滴成为“阿克兰圣骑士”。

在圣莫里斯，在被废弃的



壁橱，在充满了世世代代成堆记忆的阁楼里，有着大家族的特殊氛围。借助五个爱梦想的孩子的想象，城堡里的房间变成了所有探索、所有害怕的发生场所。每个孩子有自己可以随意布置的天地，有可以根据自己喜好发展个性的秘密庙宇。小鹿儿安置了一个中国沙龙。男孩子们住在同一个房间，那儿成了争吵和阴谋的发生地，因为安托万很专横，对弗朗索瓦不服从他的意愿很不高兴。



选自圣埃克絮佩里家孩子们的水彩画册，上面这幅草图表现的是圣莫里斯的附属建筑。效力于特里科伯爵夫人的仆人就住在城堡后面的这座建筑里。

“我们形成了部落”

年轻的圣埃克絮佩里家族相处默契，在家族里，孩子们是国王。管理他们的女人很难在这些不听话的可笑家伙前义正辞严地命令什么。不过孩子们爱她们。安托万，在他的两本书里深情地回忆了波拉，他的原籍奥地利的第一位保姆，还有穆瓦齐，橱柜管理员。他们在宽容的母亲的牧羊棒下长大，母亲让他们自由行动，使他们的艺术天赋、音乐天赋可以得到发展。孩子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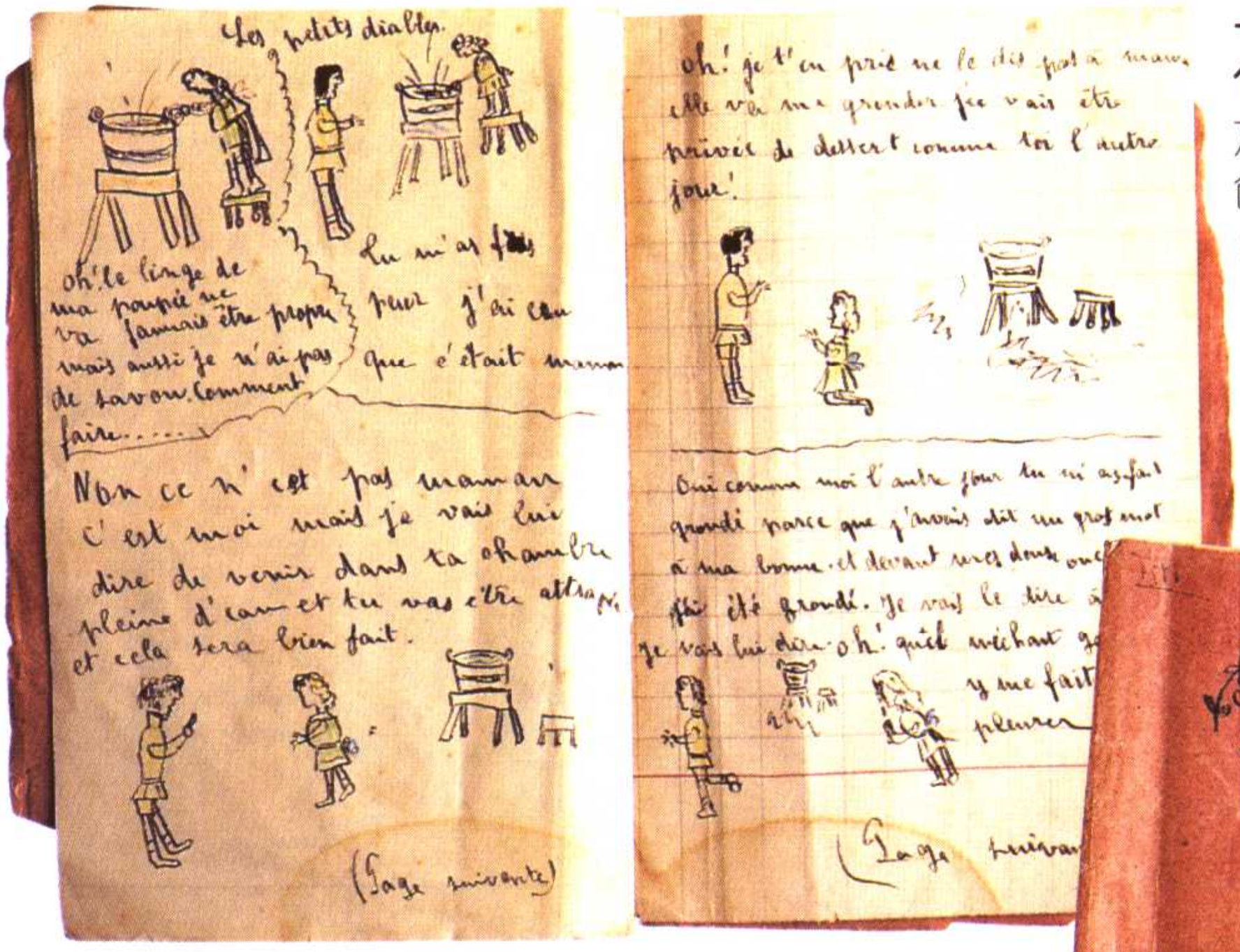
“在这扇门后面长眠着一池千年以来所谓不流动的水，想到它就想到我们听说过的死水。圆形的小树叶给它披上了一层绿装：我们朝池水扔石子，激起漩涡。扔出的小石子像一个天体那样开始了它的运行，因为，在我们看来，这池水深不见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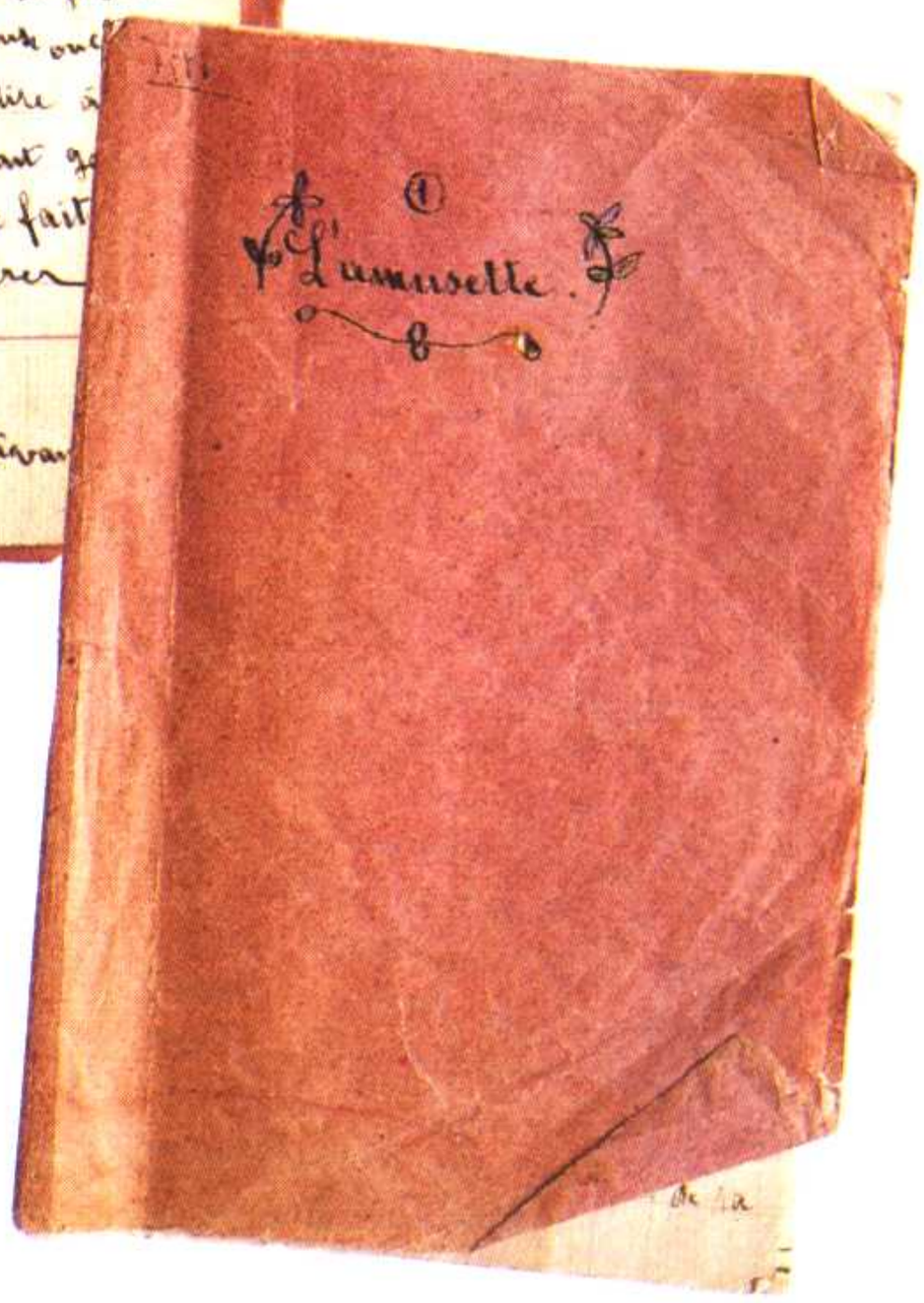


上钢琴课或小提琴课，接受了歌唱和绘画启蒙，他们还写诗、自编自演戏剧，发挥他们的文学才能。很早时候，安托万，又叫托尼奥，他就开始写诗，向由他的弟弟和姐妹组成的宽容的、被折服的听众朗诵。他会在深夜毫不犹豫地弄醒母亲，问她关于这个那个句子的意见。尽管特里科姨妈很严格，他们还是对可能引导所有这种创造性想象力的父亲权威一无所知。当人们在圣莫里斯招待客人时，孩子们有时被允许和大人一起用餐。他们大叫大嚷，依照自己的兴趣评价客人，传递着只有他们自己才明白

音乐在这个家庭的生活中占据着一个重要位置。玛丽－马德莱娜和安托万上小提琴课，加布里埃尔学习弹钢琴。所有人都上唱歌课，里昂歌剧院院长的女儿给他们上课。做周日弥撒时，孩子们是合唱团成员，都围在演奏簧风琴的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周围。晚上，一家人聚在客厅里，老老少少一块唱古老的法国歌曲、旺代省史诗，或者就唱感恩歌。《在皇宫的台阶上》是安托万最喜爱的歌曲。







在《小游戏》(旁图和下图)里，安托万和弟弟姐妹们轮流创作一些短剧，他们把一些高潮场景在到大人们面前表演之前画了出来。

的暗号，满心欢喜。

“机翼在夜的气息中颤动 / 发动机，
歌唱着，摇曳着沉睡的灵魂”

离圣莫里斯的住宅六公里远是昂贝里厄的飞机场，用来进行飞机试飞。由加布里埃尔陪着，安托万经常骑着脚踏车到那儿去看那些巨型的蝙蝠飞行。经一个同学介绍给机场的机械师以后，安托万开始频繁出入飞机库，向工人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当然，他的母亲不准他到那些古怪机器上面去，这一点，安托万一度坚持得很好。但是，1912年7月底，安托万不顾母亲的反对，登上加布里埃尔·乌罗布莱斯基驾驶的一架贝尔托飞机，接受了他的空中洗礼。这个小男孩为自己这种不听话的行为欣喜若狂，一直保存着对这段空中短暂时光的美妙回忆。

1914年，战争爆发，德·圣埃克絮佩里夫人在昂贝里厄火车站担任护士长。于是，安托万开始了他在索恩河畔维夫朗什的寄宿生活，后来又到了瑞

圣莫里斯的饭厅(左页下图)保养得不错，一半的高度装上了细木护壁板，散发出成熟水果的香气。饭厅是房子里最大的房间。亨利三世和路易十三风格的黄色橡木家具，包括雕花的橱柜，使饭厅显得有点庄严。男仆西普里安，孩子们叫他“嗞嗞蛤蟆”，是这里的掌管人。

士弗里堡的马利亚神父学校。就在那里，安托万认识了夏尔·萨莱斯和路易·德·博纳维，与两人的友谊照亮了安托万的少年生活乃至一生。在那些年里，他发现了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勒孔特·德·利尔、埃雷迪亚和马拉美的魅力。

“我想立个遗嘱”

1917年夏天，安托万失去了弟弟弗朗索瓦，关节风湿病夺取了他的生命。安托万把自己封闭在痛苦的沉默中来经受这场考验，这种态度，他保持了整个一生，每当感情受到伤害时他都采取这种态度。直至二十年后，当他已经摆脱悲伤的时候，他才用几行文字回忆了弟弟的最后时刻，弟弟想让他做自己遗嘱的执行人：“如果他是塔楼建筑者，他会托付我他要建的塔楼。如果他是父亲，他会托付我要教育的儿子。如果他是战地飞行员，他会托付我他的飞行证件。但是，他只是个孩子，他只有托付我一个蒸汽发动机、一辆脚踏车和一把短枪。”随着中学会考成功通过，人们称之为童年的享有特权的时期结束了。



昂布里厄火车站(圣莫里斯附近)诊疗所由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领导创立，整个冲突期间一直在运转。上图中可以看到1917年加布里埃尔在给士兵们倒咖啡。



1917年5月17日，安托万(右页下图)，当时是弗里堡的寄宿生，写信给母亲：“德·博纳维夫人告诉了我弗朗索瓦得的是什么病，这个可怜的孩子！”他知道要失去弟弟了。两个月后，他拍下了弟弟去世时躺在床上的照片(左图)。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战争，不过当战争在空中进行时，真是太好了”

通过中学文学会考之后，安托万为达到博絮埃絮杜尔神父的数学班的水平刻苦学习(下图，摄于1919年)。

1917年9月，安托万在巴黎读寄宿学校，为考海军军官学校做准备。圣路易中学将报考名牌高等院校的学生集中在一起，有报考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海军军官学校的，圣西尔军校的，还有报考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的。各专业的竞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每个人报考自己选择的科目。晚上，学生们住在博絮埃，在那儿安托万认识了亨利·德·塞戈涅，从此他一直和后者保持联系，定时给他写信，尽管距离将他们分开。絮杜尔神父，学校的副校长，把安托万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后来在安托万一生的多个时期向他伸出援手。



尽管战争造成物资匮乏，安托万还是被巴黎的一些亲戚朋友邀请去分享首都的紧张生活。作为一个独自来到光之城的外省人，他得到了索西纳家的招待，这个家庭里最小的女儿里内特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和他保持通信。他还得到住在谢斯街的维莫兰家的招待。朋友们非常乐意领他到各处走



走。晚餐、演出、出游……圣埃克絮佩里一边坚持不懈地攻读他的弱项数学，一边开始进入社会。

然而，战争临近了。贝尔莎大炮轰击了巴黎。为了限制敌机的活动区域，城市安装了蓝色照明设备，使整个城市看上去像一大块墨水迹。夜间警报常常惊醒不得不躲进防空洞的考生。避过警觉的学监，安托万和他的同学爬上屋顶看轰炸首都的飞机。“它们来了！啊，我感觉自己有点加入这场战争了。告诉你……这奇妙极了，”安托万在给朋友们的信中兴奋不已地写道。为了进一步的安全考虑，学生们被转移到了索市的拉卡纳尔中学。在连续两次投考海军军官学校失败之后，圣埃克絮佩里年龄已经太大，不能再第三次投考了。



“十年后我将成为什么样的人是我最根本的忧虑”

安托万没有明确的计划，他在美术学校建筑专业注了册。“圣埃克絮曾经是建筑师，就像我是牙医。他自己想必有时也会纳闷他在美术学校干了





些什么。因为他对建筑的爱并不真的那么强烈，”安托万的一个同学贝尔纳·拉莫特这样说他。事实上，人们更经常是在酒吧里碰到他，看到他正在写作，而不是在课堂上。

他住在美术学校附近的路易齐安纳旅馆，同时他在马拉凯街他表姐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的私人旅馆里也拥有一个房间。晚上，下了班以后，伊冯娜在她的沙龙里接待客人，沙龙邻近伽里玛出版社，左岸的很多作家、出版商都知

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左页图，1892－1981年)，后来嫁给了特雷维斯公爵，是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堂姐的孩子。安托万(下图拉小提琴者，摄于1917年)非常喜欢她：“伊冯娜很有魅力，优雅迷人，跟她在一起一秒钟也不会感到厌烦，她会讲述巴黎的各种漂亮玩意儿。”伊冯娜对安托万的文学生涯产生了影响。

几年之后，战争终于临近，巴黎遭到狂轰滥炸。“耳朵里听见的只有炮声、机关枪的扫射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这倒是治好了市民们因为战争渐渐患上的神经衰弱症，”安托万写道。



道这个沙龙。1917年起，安托万遇见了安德烈·纪德、加斯东·伽里玛和让·施兰贝格。

由于受上流家庭的款待，安托万轮流出入豪华餐厅和定价餐馆。他着装不合潮流，但他的精神魅力使他得到了人们的宽容。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持续了一年多一点，1921年4月9日安托万应征入伍。他被编入斯特拉斯堡空军二团，是地勤二班的普通兵。



“你知道我对驾驶飞机有着多么无法抗拒的渴望”

兵营生活实在显得单调。为了得到解脱，圣埃克絮佩里在市区租了套房子，在那里度过空闲时间。他的一个同学在学变戏法，教给了他一些纸牌玩法。他在斯特拉斯堡申请学习开飞机，但是基地不再提供培训。相反，稍稍绕开规定，他可以考民用飞机驾驶证，但是花费要多得多。他屡次请求母亲，可母亲只有极少的一点预算来养活子女，最后他终于达到了目的。于是他开始学习驾驶民用飞机，进行短距离飞行，老师是阿埃比驾驶员，他以前从来没在军事基地教过学生，其实这种培训是禁止的！

安托万喜爱驾驶，但是理论叫他心烦。他竭尽全力，结果补考仍然不及格：“我不再坚持要通过考试了。我不再坚持在一所满是军事理论的可怕学校里把自己弄得昏头昏脑了。我不具备一个吹毛求疵的长官的气质。”不过他还是通过了考试，险而又险……



驾驶证一拿到手，圣埃克絮佩里就被派到摩洛哥进修。飞越沙漠的想法让安托万兴奋不已。但是，他想象中的沙漠与真正见到的沙漠完全不同。“你想我总抱有可以看见几个石子几丛草的想法。但是，我梦中的香蕉树、椰枣树、椰子树都在哪儿呢？”

这个地方根本不是梦想中的天堂，安托万思念祖国了，他焦急地期待着回国。我们在他寄给亲朋好友的大量信件中发现他深受孤独和无聊之苦。

安托万梦想中的沙漠景象是大片的棕榈林、绿洲，而不是只有沙土、石子和稀稀落落的几丛小灌木在卡萨布兰卡周围。沙漠的现实使他涌起对圣莫里斯的绿色牧场的思念。

“我想见到绿色满园的国家”

如果不是被军队生活诱惑，那就是卡萨布兰卡这座古老的城市和这儿的人吸引了他，甚至，他飞得越来越频繁。他的生活不久变了样，他的朋友、圣路易中学的同学萨布朗来到拉巴特任职，把他介绍给了当地事务部的高级专员普里乌上尉，上尉请他们去家里作客。圣



“卡萨布兰卡是一座挤满了太多楼房的新兴城市。幸亏，它还是一座阿拉伯城市。在被高墙包围的同时，它保留了明净的小商铺和五花八门的货摊。糕点商贩捧着他们的大铜盘沿街叫卖，递给你红色的奶油夹心烤蛋白和蓝色的牛轧糖。尤其还有(都是我喜欢的)拖鞋商贩，他们卖银拖鞋、金拖鞋，不过不是灰姑娘穿的那种。”

埃克絮佩里美美地享受在上尉家摩尔式的客厅里度过的夜晚，朋友们陪着，一块打桥牌或者玩音乐。

他1922年2月离开摩洛哥时，长期的思乡病不见了：“我在一间破烂屋子里度过了一段令人沮丧的日子，但现在回想起来却是一段充满诗意的生活。”回到法国，他仍然留在军队，先是作为见习飞行员调往阿沃尔基地，然后又调到了凡尔赛附近的维拉库布莱，在那里和同届同学埃斯科一起，他不断增加着飞行时间。1923年1月，他在布尔热飞机场上空进行一次飞行表演时第一次出事故受了伤。他逃离了死神，但身体严重挫伤，这使他经受长期的折磨。不久，他复员了。



在沙漠过了受干旱折磨的三个月后，安托万来到圣莫里斯放松放松，姐姐西蒙娜(左)和妹妹加布里埃尔(右)陪着他，他们在安河里游得很高兴。



“老朋友，我现在的状况叫我恶心”

恢复老百姓的生活后，圣埃克絮佩里回到巴黎，像两年以前一样过着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因为他恋爱了。他与路易丝·德·维尔莫兰订了婚，他在服兵役之前认识了她，他们在文学上志趣相投。但是后者的家庭并不非常看好这位未来的飞机驾驶员，安托万为了让未婚妻的家庭满意，只得另谋职业。于是，他进了布瓦隆的制瓦厂。在那儿他度过了极为难过的一年，整日计算着离重获自由还有几分几秒。

他与让·埃斯科同住在奥尔纳诺大街的一间房子，这是他偶然发现的，他经常晚上光顾蒙巴拿斯的酒吧(丁香小园和圆座)、圣日耳曼德普雷的酒吧



(双偶和美味啤酒屋)，没几天就花光了他可怜的小钱，随后只得艰苦度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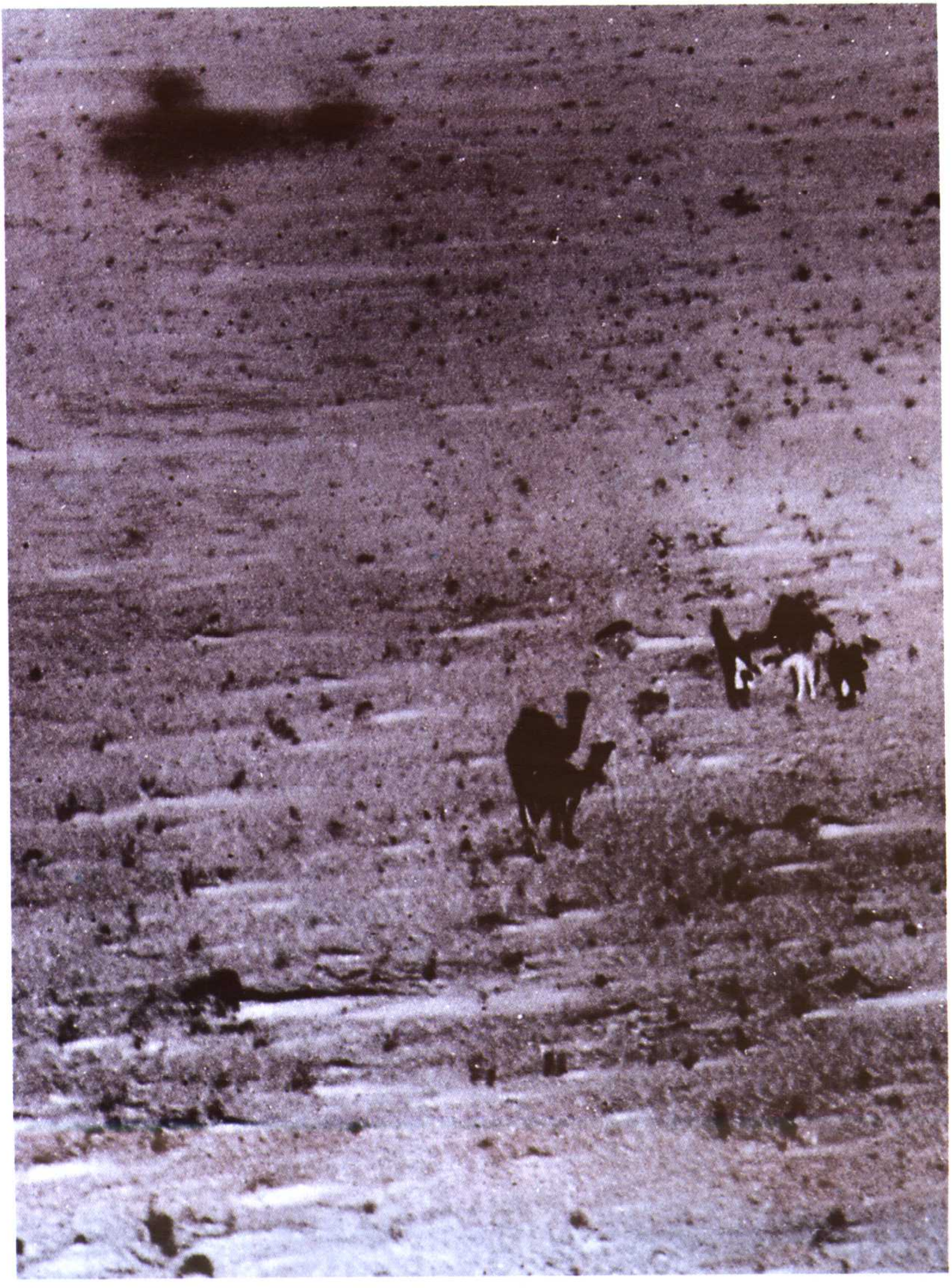
1924年秋，作为索尔机构的卡车销售代表，他在机械车间开始了三个月实习，学习拆卸发动机。1925年初圣埃克絮佩里在首都的街道上驾驶着他的卡车来来去去。“我的生活由弯道、一成不变的旅馆和有着长得像扫帚的树木的小广场组成。我有点沮丧，巴黎离我是如此遥远。我采取了沉默疗法。”单调的生活让他厌倦，同年底他离开了索尔，仅仅卖出了一辆卡车。退婚，没有工作，没有真实的目标，他的情绪非常低落。

在这封写给让·埃斯科的信里，安托万用图画讲述了自己为推销卡车在深邃的法兰西经历的长途跋涉。





1923年10月11日，安托万最喜欢的妹妹在圣莫里斯－德－雷芒城堡嫁给了阿盖的皮埃尔·德·吉罗。圣埃克絮佩里(第一排右起第二位)因为刚刚解除和路易丝·德·维尔莫兰的婚约而大受伤害，还没能摆脱这个打击给他带来的痛苦。



“我必须在我所写的里面寻求真实的我，从我所想和所看的里面寻求细心谨慎、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于是，在我安静的房间或是一间酒吧里，我可以使自己与自己相对，避免一切陈规俗套、一切文学欺骗，努力地表达自己。这样，我觉得踏实而认真。”

圣埃克絮佩里

《给母亲的信》，1925年

第二章

《南线邮航》

成立于1918年9月、以图卢兹为基地的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航空公司。它的创立者皮埃尔·拉泰科埃尔保证要开通尽可能迅速的邮政航线。他总是说：“人们每天写信。邮政服务如果不能每天提供就没有任何意义。”





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看出了表弟安托万的文学天分。她对这个正在寻寻觅觅的年轻人给予充分的宽容，建议他放弃他偏爱的诗歌，转而写散文作品，写更贴近现实的作品。

“如果我每天都能写作，我会很高兴，因为通过写作有些东西可以留下来”

在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家，安托万遇见了让·普雷沃，书商阿德里安娜·莫尼埃出版的《银船》杂志编辑部秘书。“我非常欣赏他描述自己的印象时的力量和细腻。当我得知他对此作过批注时，我急切地

1919年9月1日，应三架准备飞越地中海的布雷盖14中的一架的要求，迪迪埃·多拉开辟了图卢兹－卡萨布兰卡航线。从大战爆发开始，这架安全可靠的飞机每小时飞行120公里。它的优点是20,000公里才出故障，而且故障只要一个活络扳手就可以排除，机械师们保证说。

盼望读到它们，”普雷沃在给圣埃克絮佩里1926年出版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飞行员》作的序里这样评判。

但是，圣埃克絮佩里一直在找一个可以赚钱的工作，因为他认为写作首先来自经历。进入法国航空公司后，他考取了客运飞机的驾驶证，靠在巴黎上空运送旅客谋生。7月，他失去了姐姐玛丽－马德莱娜，肺结核夺取了她的生命。在悲伤中，他看到时光的流逝，感到孤独，这孤独似乎只有女人才能填补：“我从女人那儿想得到的，是抚平这种不安，因为这个我们才如此需要女人。”

同年夏天，圣埃克絮佩里重遇他在博絮埃的良师絮杜尔神父，请求神父把自己推荐给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的总经理贝波·德·马西米。马西米接见了他，被这个害羞的青年吸引，因为他惟一的愿望就是飞行。10月14日，安托万被召到图卢兹－蒙托德朗机场面见公司的开发经理迪迪埃·多拉。

圣埃克絮佩里作为机械师开始了他在拉泰科埃尔公司的工作。他住在格朗巴尔孔旅馆，所有飞行员都住在那儿，包括梅尔莫兹和纪尧梅。圣埃克絮佩里每天早晨乘10路电车去蒙托德朗机场，这摇摇晃晃的陈旧慢车成为地面生活烦忧与天空数小时迷恋的连接点。经过多拉主持的一场严格的飞行测试，圣埃

格朗巴尔孔旅馆坐落在通向蒙托德朗机场的10路电车路线上，住着拉泰科埃尔公司的所有飞行员。旅馆由三个单身女人经营，迪迪埃·多拉请她们小心管好他的飞行员。旅馆房间每天4法郎，伙食2.5法郎。梅尔莫兹是“三个女人的宠儿”，一共只花5法郎。圣埃克絮佩里住在5楼拐角的32号房间。



克絮佩里开始了布雷盖飞机的试飞。正式进入公司之后，圣埃克絮佩里终于找到了一个理想：全身心投入邮航，任何时候不断进取，提升自己，做一个守时的人。圣埃克絮佩里其实并不是一个习惯早起的人，但是他欣赏一大早就出发和飞行员周围团结的氛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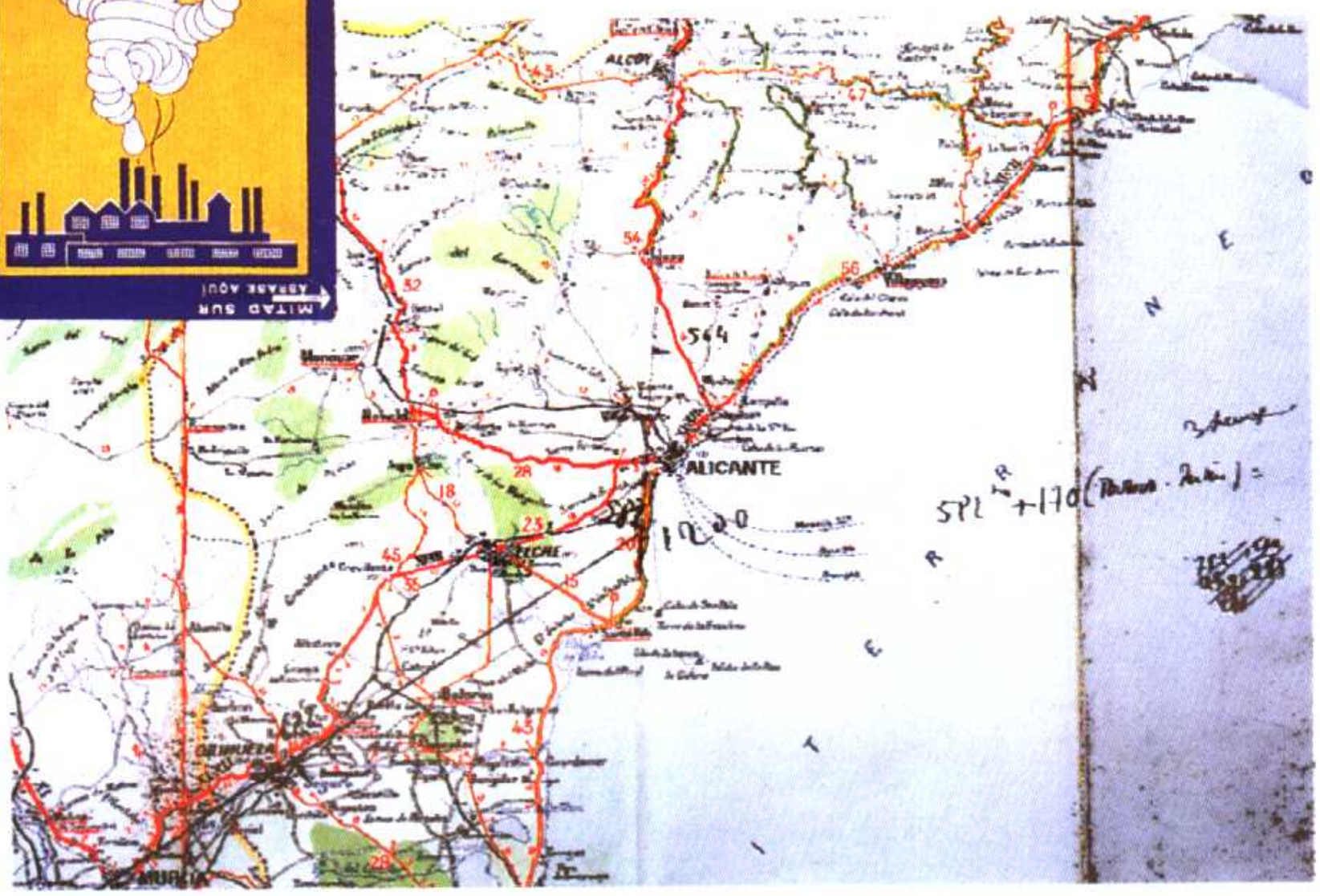
两个月之后，他终于应召护送他的第一架邮政飞机去阿利坎特。出发的前夜，他就第二天的飞行向纪尧梅请教。后者摊开地图，给他上了一堂难忘的地理课。“渐渐地，我地图上的西班牙在灯下变成了一个童话般的国度。我用十字标出隐蔽点和陷阱。我标出农夫、河流、羊群。我指出地理学家都不知道的牧羊人的确切位置。”



“飞机降落真是太美妙了，尤其是在担心之后”



在六个月里，圣埃克絮佩里负责图卢兹－卡萨布兰卡航线的邮航，然后是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的邮航。他前往非洲的第一次航行是跟里盖尔飞行员一同进行的，半途停在了沙漠上。故障出在传动杆断裂。护航机上



“阿利坎特是欧洲最热的地方，是惟一生长椰枣的地方。我散着步，没穿外套，惊讶不已，‘一千零一夜’似的夜晚，棕榈树，温柔的星星，还有那么隐蔽的海，隐蔽得人都听不见它的声音，看不见它的样子，若隐若现。”

阿利坎特：飞机飞越地中海之前的最后一个中途着陆站，飞行员们在那里的佩皮塔小旅馆用餐。



撒哈拉沙漠上空的所有邮航自战争开始都由两架单引擎布雷盖14飞机负责，它们的引擎并不太安全可靠。飞行员和一个摩尔翻译同行，这在飞机发生故障的时候会给机组人员相对安全的感觉。

是纪尧梅。三位飞行员不能全上布雷盖飞机，而且飞机还要装邮件。圣埃克絮佩里带着两把手枪留了下来。于是他见识了真正的孤独。戒备着沙漠里各种各样的声音，他守护着飞机，度过了满天星斗的一夜。第二天，同伴们来找他，把他带到了耸立在几公里开外的小堡垒……一个法国中士和一个塞内加尔人守在那里。他对于这个夜晚的叙述出现在他的两本书（《南线邮航》和《人类的大地》）里。

飞行让圣埃克絮佩里欣喜若狂，他越来越难以

忍受地面上的生活，特别是在达喀尔，那是一座渗着潮气的灰色城市。他沿着海岸线运送邮件：埃蒂安港，朱皮角，西斯内罗城，达喀尔，非常不幸，它们都是他必须停留的中途站。于是，为了延长飞行的感受，他经常给家里写信，向家人讲述自己的飞行。

圣埃克絮佩里惧怕黑夜，惧怕出发前夜使他产生的焦虑不安。早在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独自在屋子里睡觉产生的恐惧就折磨着他，惟一让他安心的东西，是在圣莫里斯的房间里呼呼作响的小炉子。等长大成人，他发现自己又面临同样的恐惧。他有时候连续飞行数天，为能够逃离老一套的生活喜出望外，当他回来时，已经被飞行弄得筋疲力尽，他承认："我是风的玩具，我梦想着白内衣、古龙香水、浴室……我需要把自己改头换面。我全身是油，累得全身打皱。"负责一年的邮航之后，1927年10月19日，圣埃克絮佩里被任命为朱皮角机场的负责人。





1925年在图卢兹：邮航的领导在展示图卢兹－埃蒂安航线历程。布雷盖14最长行程只有450公里，全程必须分多段完成：图卢兹，巴塞罗那，阿利坎特，阿加蒂尔，朱皮角，西斯内罗城和埃蒂安港。

"我的职业是飞行员，是探险家，是使者"

毛里塔尼亚的朱皮角是图卢兹－达喀尔邮政航线上一个关键中途站。布雷盖14飞机的最长行程不足以一次完成全程，必须在朱皮角停下加油。但朱皮角也是西班牙的领土，由拉珀纳上校掌管。多拉将圣埃克絮佩里派到朱皮角，希望那个西班牙贵族把圣埃克絮佩里看成朋友而不是间谍。圣埃克絮佩里的任务是在摩尔人与西班牙人之间建立联系。尤



圣埃克絮佩里(旁图)在朱皮角，旁边是拉珀纳上校。后者管辖堡垒，它是撒哈拉大沙漠中的西班牙殖民地；后者还负责尊重敌对的摩尔人，这些摩尔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国家被外国人侵略。



其是必须与敌对的部落建立关系，像阿伊乌萨人、阿伊古人，还有可怕的勒盖伊巴人，他们朝邮政飞机射击，绑架飞行员，交赎金才放人，有时干脆处决飞行员。中途着陆站长官的住处非常简单：一间背靠堡垒建的破房子，与其说是驻地不如说是监狱。圣埃克絮佩里出发数月后，约瑟夫·凯塞尔驾驶飞机中途在朱皮角停留，他把住满靠玩骨牌游戏消磨时间的幽灵的沙漠中的这个前哨描绘得美轮美奂。堡垒是海和沙漠这两片辽阔无垠的面积之间的小小分界，周围散布着或和平或不和平的部落，它代表着无边无际之中惟一的“文明”点。然而，圣埃克絮佩里很高兴可以远离人世的虚伪。



朱皮角的生活很有规律，来自加那利群岛的船只每月一次来补充供给，邮政飞机也定时经过。假如飞





“僧侣般的生活”

“总清单如下：一块板和一块薄草褥做成的床，一个脸盆，一只水壶。我忘了说那些小东西：打字机和航空邮运部的纸张！一个修道院的房间。”

“我在西属非洲撒哈拉最偏远的角落过着僧侣般的生活。一座堡垒坐落在沙滩上，我们的破房子背靠堡垒而建，除此之外绵延数公里以内再没有任何别的建筑。涨潮的时候，海水将我们完全淹没……房子的另一边面向沙漠。”





非洲印象

1927年1月中旬，圣埃克絮佩里第一次进行了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的飞行，他对达喀尔非常失望："不必深入非洲去寻找什么渺茫的里昂郊区。"他被迫在那里两次停留，一次因为飞机故障，另一次因为他得了登革热，在医院待了三个星期。于是他拍摄了一系列这座城市及其周围景物的照片。黑女人后来充当了他母亲画黑圣女色粉画的模特。





机没有到达下一个中途站，圣埃克絮佩里就会出发去找它们，它们一定是出了故障，降落在了沙漠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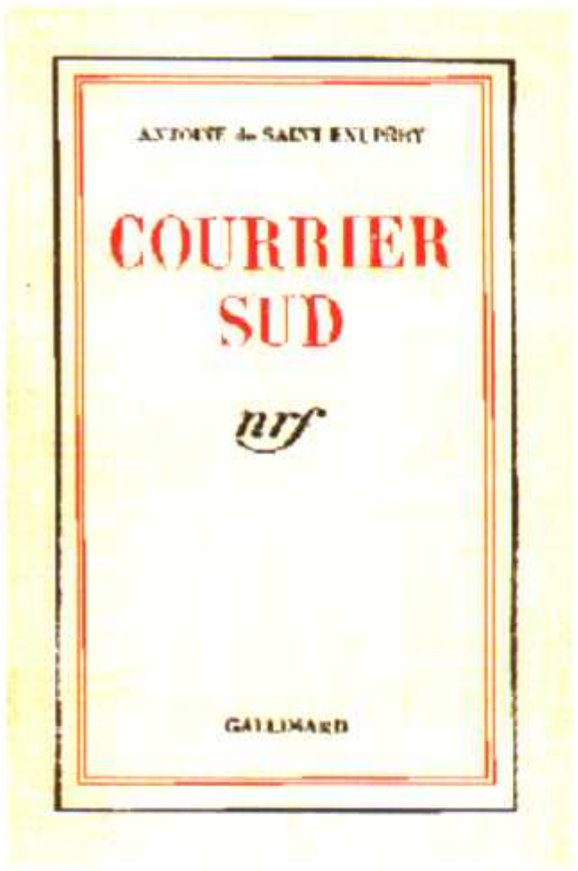
“这儿我的任务是驯服。我喜欢它，它是一个漂亮的词”

联系由孩子方面形成，大人跟随着。为了接近当地民众，圣埃克絮佩里开始学习阿拉伯语。他在摩尔人首领的帐篷底下与他们一起喝茶，这些摩尔人住在堡垒几公里以外的敌对国家。他让自己做羚羊、变色龙、狐狸的同伴。尽管孤独，但是他感到自如，他通过动手写书来填充失眠的夜晚。几个月过去了，无所事事又开始叫他难以忍受，虽然他曾经在沙漠的宁静中发现了那么多的魅力，他开始抱怨一切：四处乱钻的沙粒，摩尔人的残忍暴戾，寂静，一刻不停的风。这种单调被前往卡萨布兰卡或者达喀尔的几

1928年6月29日，飞行员雷纳和他的无线电话务员塞尔因为飞机故障降落在沙漠里，被内盖伊巴人俘虏，要交赎金才放人。“摩尔人要求交给他们一百万支枪、一百万比塞塔、一百万头骆驼(一头也不给！)，”安托万写信告诉妹妹加布里埃尔。9月17日，圣埃克絮佩里没有通知上级，试图解救出俘虏，无功而返。四个月的监禁之后，10月末，两个飞行员终于被放还当局，被带到朱皮角的轮船上(上图)。

次飞行打断。那时，他就觉得到了天堂。

1928年7月至11月，圣埃克絮佩里进行了四次援救行动：援救飞行员里盖尔，他的飞机最后被一辆临时搭造的、由几头单峰驼拉的四轮车排除了故障；援救雷纳和塞尔，他们做了四个月摩尔部落的俘虏；援救西班牙中尉瓦莱若和他的翻译；援救被派去接替他的维达尔。圣埃克絮佩里1929年3月回到法国，身上带着“他惟一在意的一份170页的书稿”。这份书稿1929年7月以“南线邮航”的标题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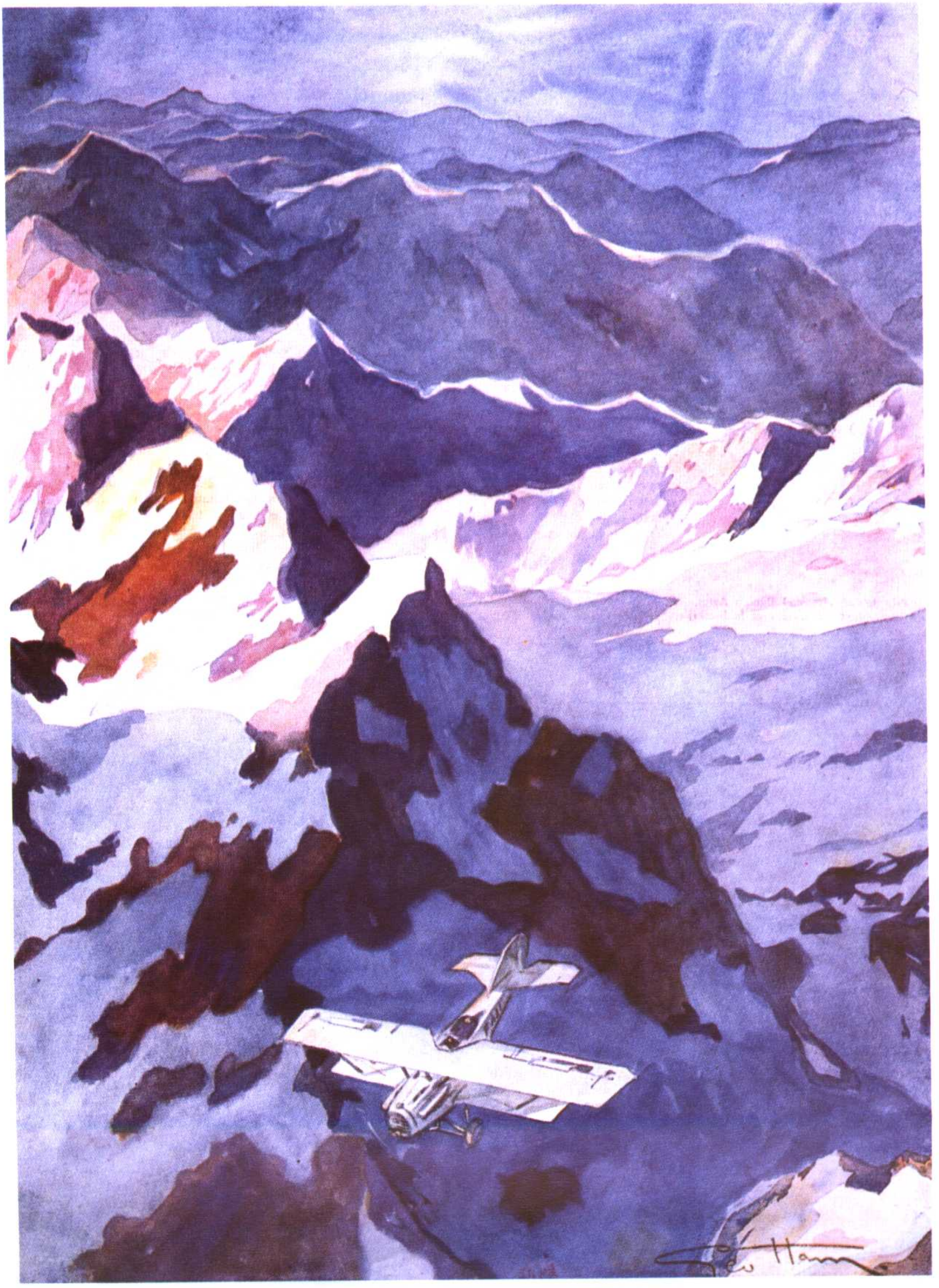
迪迪埃·多拉(1891–1969年，下图)战后进入拉泰科埃尔公司。作为图卢兹的开发经理，他第一个提出开通南大西洋邮航的想法。由于被邮航部派到阿根廷，圣埃克絮佩里没能在法国见到《南线邮航》的成功。



在回马赛的船上，圣埃克絮佩里已经开始思念沙漠。“我在撒哈拉生活了三年。尽管那儿表面上只有孤独和贫乏，任何了解撒哈拉生活的人却都会痛惜那些岁月的结束，仿佛那是他所经历的最美好的岁月。”

在阿盖他妹妹加布里埃尔家度了几天假以后，他又出发到布雷斯特上飞行课。9月，他应邀到阿根廷与梅尔莫兹和纪尧梅相聚，这两人在迪迪埃·多拉的领导下为建立邮政航线工作，于是他来到了南美洲。





“我是阿根廷邮航公司的开发经理，这个公司是邮航部的分公司，为运行内陆航线而创立。我有一个3,800公里的飞行网，它每分每秒都在吸取我身上剩下的年轻和自由的一切。”

圣埃克絮佩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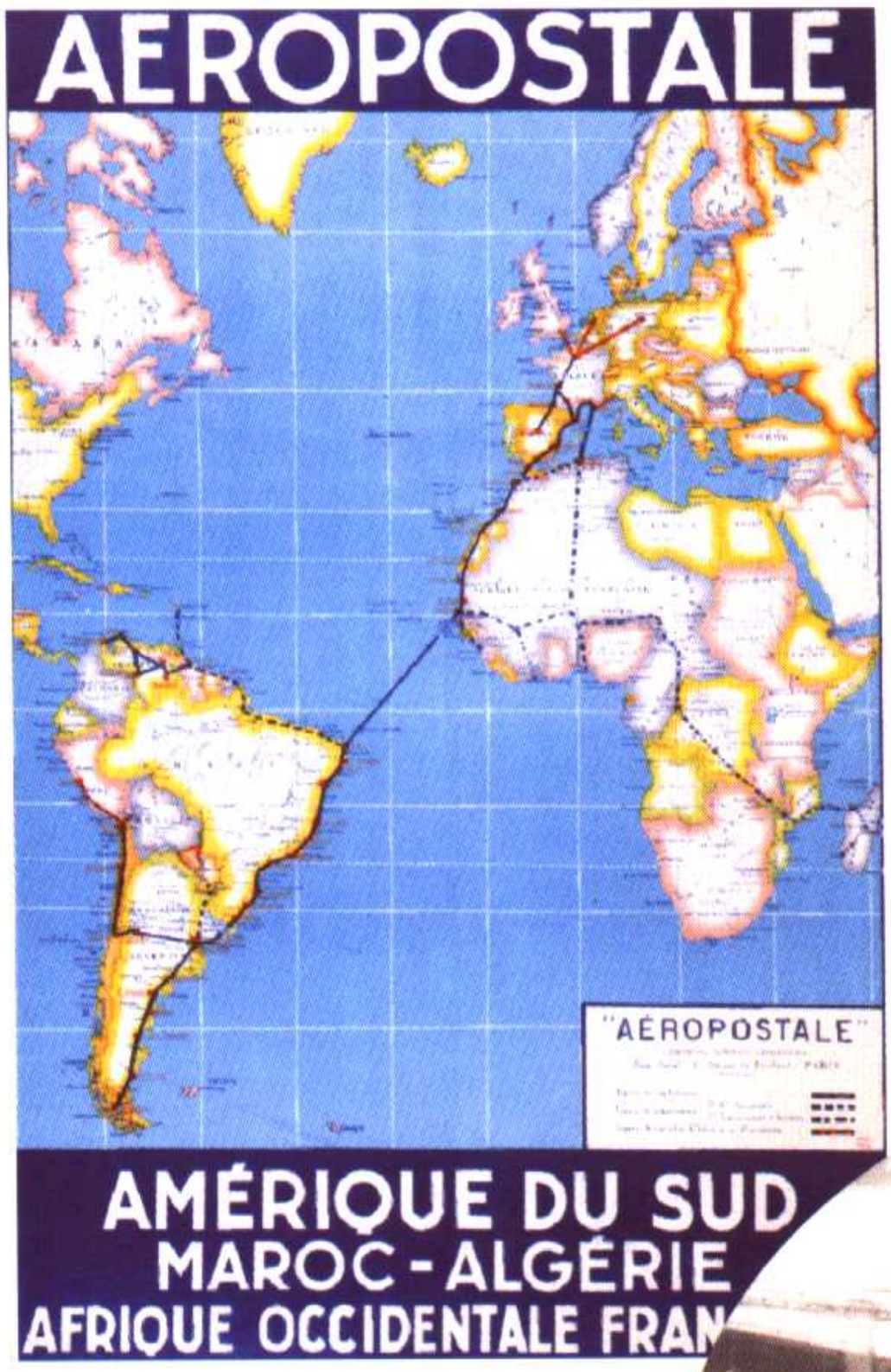
《给里内特的信》

第三章

《夜航》

1931年出版的《夜航》不仅仅在文学上是一次成功。1933年，娇兰兄弟推出了一款新的香水：有点放肆，对时代似乎有点挑衅，装在一个边角翻折的方形瓶中，瓶身雕刻着旋转的螺旋束，香水由瓶塞封口，瓶塞也是方形。通过献给圣埃克絮佩里和他在邮航部的同事，“夜航”诞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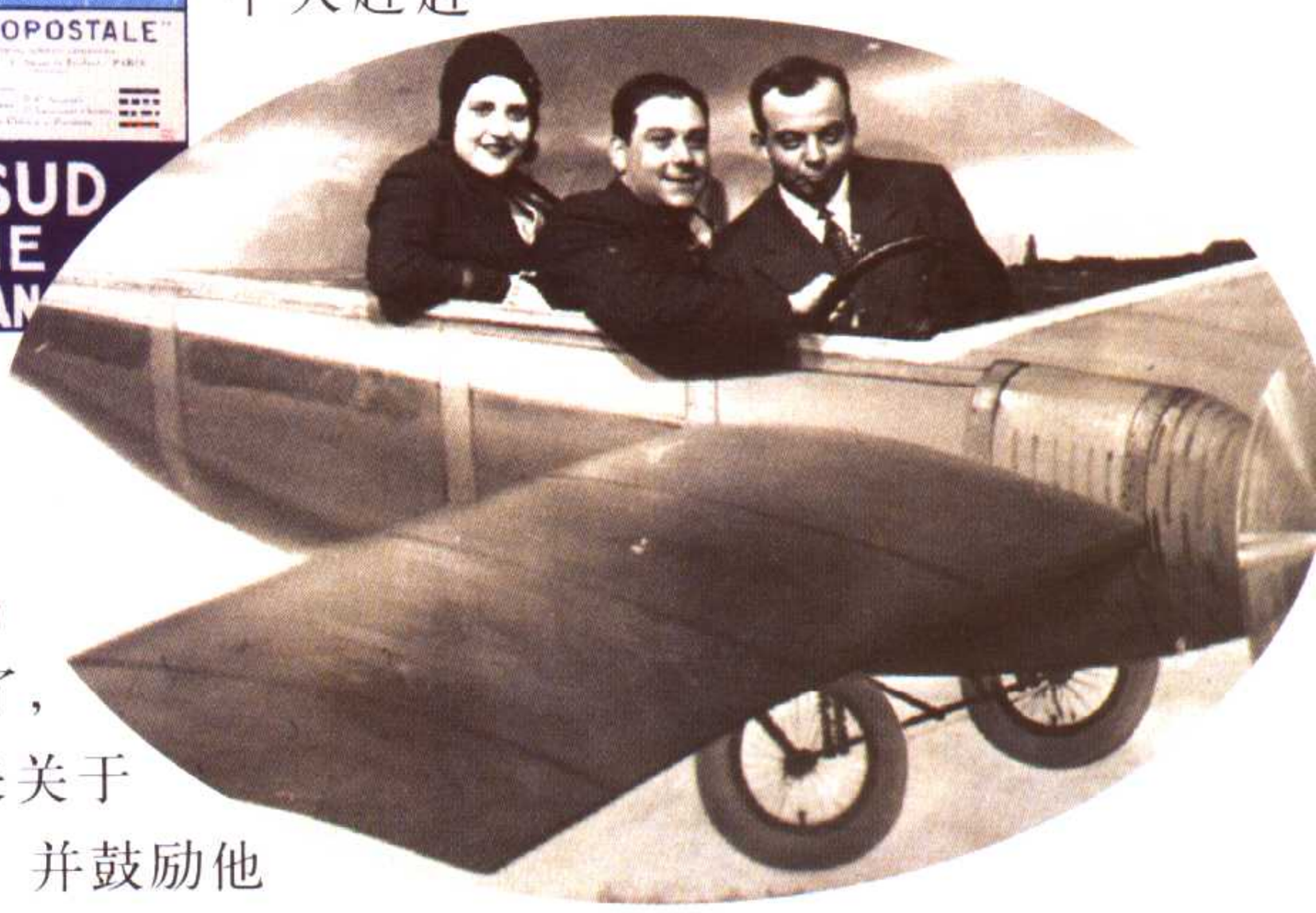




1929年10月离开法国时，圣埃克絮佩里如同每个人面对生活的改变时一样感到不安。他并不是真的喜欢陌生环境，他原本希望所有朋友都来送他上船，都来支持他。“然而没有一个人赶赴这个我过分平静地告知他们的约会。”波尔多，分别的时刻，只有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来了，她兴高采烈地给他带来关于《南线邮航》的好消息，并鼓励他写一本新的小说。旅程历时十八天，由于年轻女孩的陪伴显得轻松愉快。从她们身上，圣埃克絮佩里找回了自己的青春，他在女孩母亲们警觉的眼睛底下组织玩游戏。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梅尔莫兹、纪尧梅和雷纳热烈地欢迎了他，他们为十八个月的离别之后重逢感到高兴。朱皮角的沙漠生活与一个居住两百万人口的首都的嘈杂生活之间区别明显，但也并不是说文明的就是好的。圣埃克絮佩里住在市中心一套喧闹的房子里。

1930年5月12日，梅尔莫兹从达喀尔出发，进行了首次跨南大西洋的飞行，“于是自1931年起，从图卢兹寄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邮件第一次四天内就可以到达”。在南美大陆上，航空邮运在最边远的地区来来往往，把邮件带到“被人遗忘的小城市，一下子将它们与人世的生活拉近了”。



圣埃克絮佩里是诺艾尔和亨利·纪尧梅婚礼的证婚人，1929年底，他在阿根廷工作期间经常与这对年轻夫妇见面。一旦完成安第斯山上空的飞行任务，两个飞行员喜欢一起玩，就像上面他们一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月亮公园，他们在一架画的假飞机的驾驶舱里拍下了这张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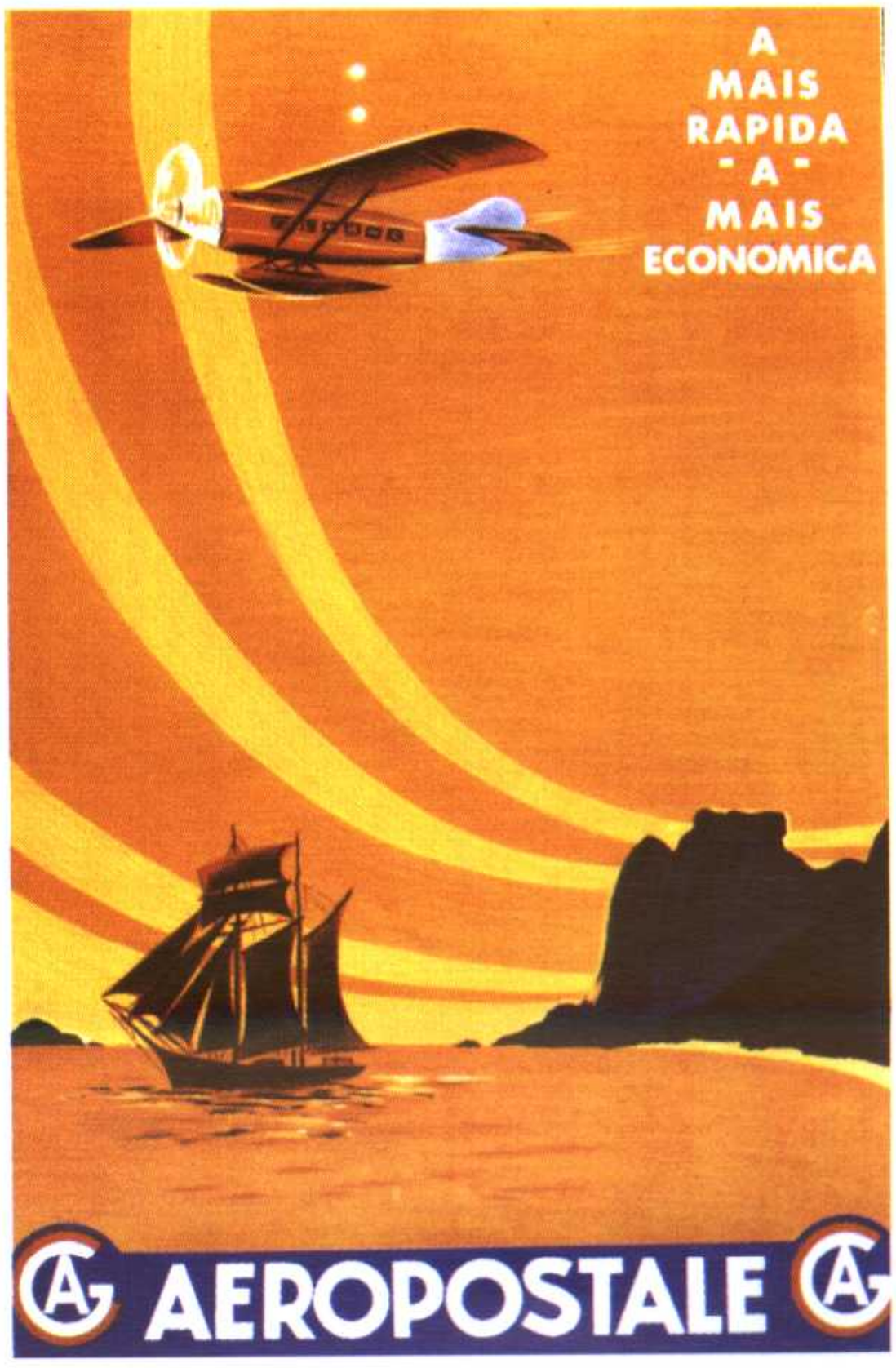


平生第一次，他挣到很多钱。他终于能够帮助为他付出太多的母亲。他鄙视金钱，一旦他有了一点钱，就拿来资助朋友。他给自己买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不断填塞他的房子，结果只是增添了房子的混乱氛围。

圣埃克絮佩里不喜欢这座城市，他觉得没意思，只有飞行可以让他感到安慰。他开创了里瓦达维亚与安第斯山脉最南点彭塔雷纳斯之间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航线，他巡查了很多圈，反复进行了飞行，多次直至火地岛的长途飞行。他从来没有进行如此大量的飞行。发现的风景让他喜出望外：安第斯山脉冰雪覆盖的山峰一直绵延至南美洲大草原，那里许多很小很小的村庄使他感到，在无边无际的自然之中人是多么渺小。

圣埃克絮佩里在执行飞行任务的间歇投入写作。“现在，我在写一本关于夜间航行的书。但是从我内心来讲，这是一本关于夜晚的书(我只不过在九个小时的夜间航行后活





了下来)。”他的朋友惊讶地在想他怎么能同时进行那么多的活动。在事业上，圣埃克絮佩里实现了目标，接下来，他的烦恼来了。



“荣誉，它首先是让我如此孤独”

1930年对圣埃克絮佩里而言开始得一帆风顺。《南线邮航》出版后不久，他得知自己因为赴朱皮角的航运被民航部授予荣誉骑士勋章。人们在晚上较晚的时候会在餐馆、夜总会里碰到圣埃克絮佩里，他并不太自如地移动着熊一样的庞大身体，甚至有时候独自坐在一边，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阅读，而一对对男女正在舞池里翩翩起舞。



几乎荒无人烟的辽阔平原上，安第斯山脉冰雪覆盖的山峰显现出天地之间景色的交替，圣埃克絮佩里将飞行员与巴塔哥尼亚的牧羊人相比：“飞行员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他就是这些小城市的牧羊人。每两个小时，他就会碰到来河边喝水的羊或者在平原上吃草的羊。有时候，在飞越了上百公里无人居住的平原之后，他会经过一个偏远的农场，似乎在绵延不断的草场里运走人类生活的重负，所以，他敬重那些长着翅膀的航船。”

他是长期失眠症患者，他找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邮航部的财政主管保罗·多尼作为一个新的检验者，他向他朗读自己的作品。如同孩提时和母亲，后来在巴黎和朋友们一块做的那样，他深夜弄醒多



“布宜诺斯艾利斯是座讨厌的城市，没有魅力，没有资源，什么都没有，”圣埃克絮佩里在1929年10月底写给母亲的信中写道。经历了朱皮角的孤独之后，这座喧闹而且像触手般四处延伸的城市使他感到扫兴。“我寻思春天怎么能穿透这些千万立方米的混凝土。我想，到春天，窗台上的盆栽天竺葵会死掉。”

尼，问他觉得自己的文章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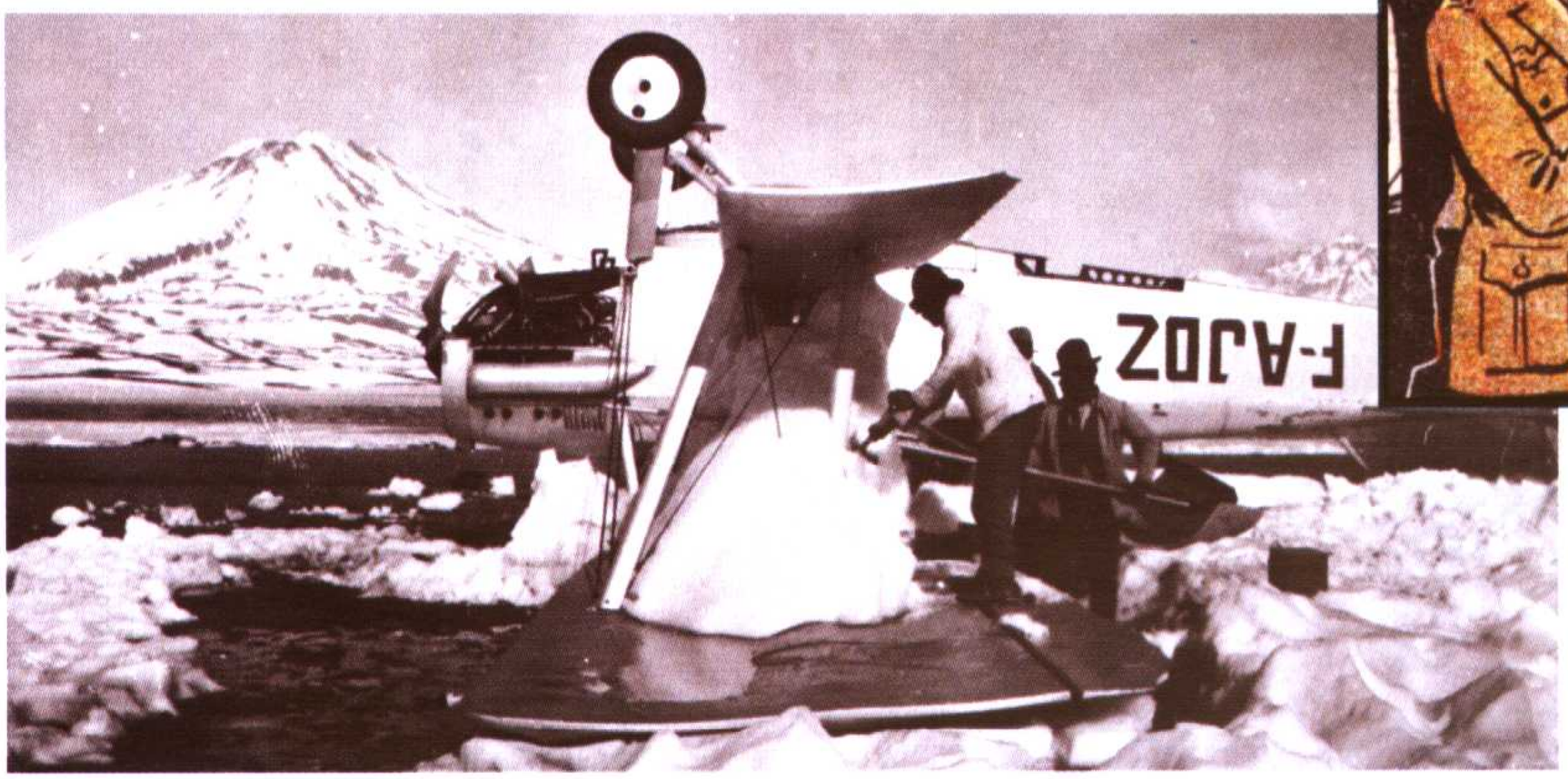
尽管有一个重要的朋友圈子，圣埃克絮佩里仍然感到非常孤独：他的信表现出对逝去岁月的怀念，他一直在寻找能够填补他的孤寂的女性(“我向什么科莱特、保莱特、絮齐、德西之流乏味地献殷勤，开始都是一本正经，两个小时后我就烦了。她们都是候车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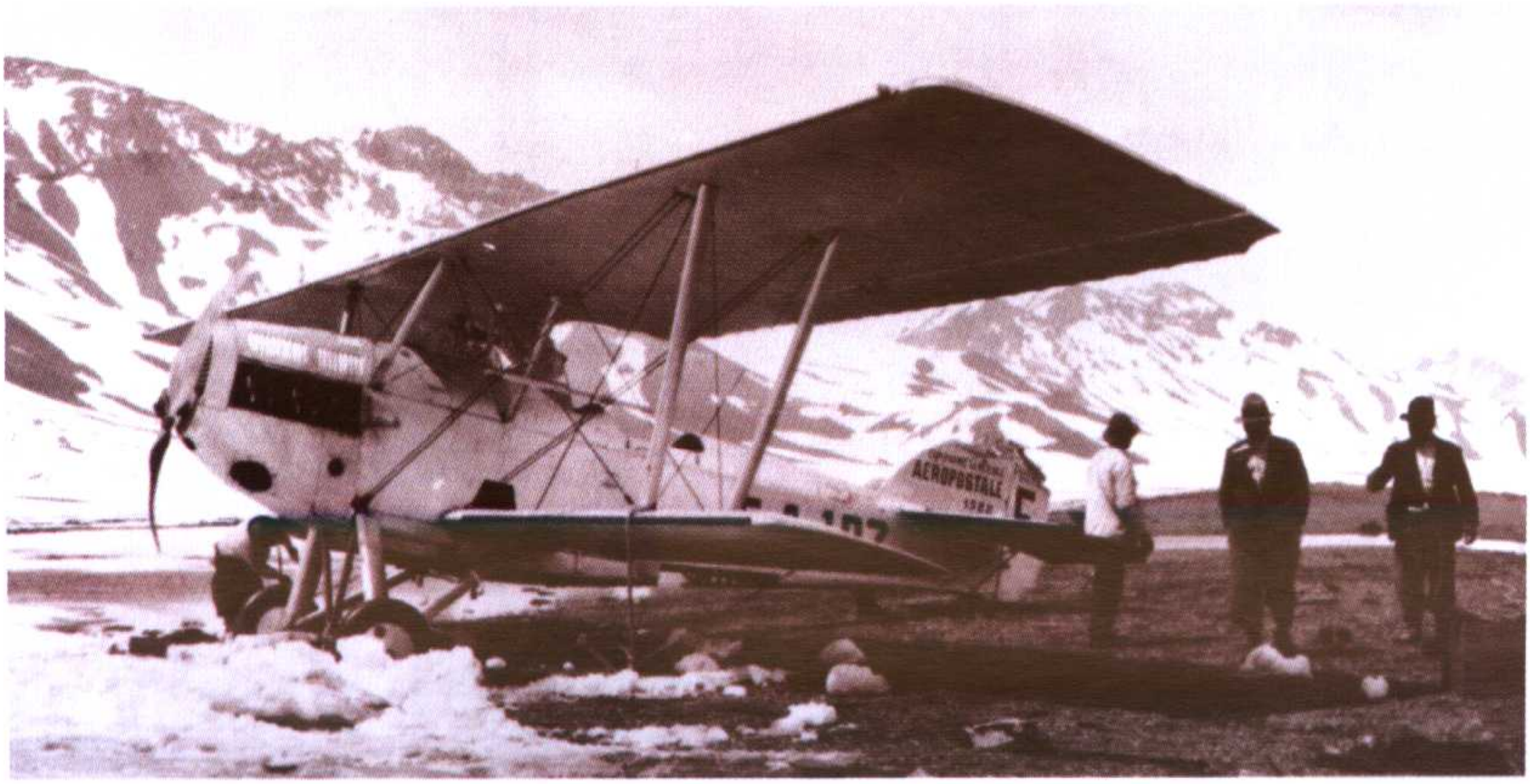


幸亏，工作占据了他很多时间。由于建立起偏远小城市与布宜诺斯艾利斯之间的空中桥梁，他被小城市的居民视作现代的骑士。他飞机停留的各处，人们把他当朋友来欢迎。他在《人的大地》里讲述了在南美洲大草原的几个夜晚：两个目光调皮的小女孩在饭桌边叽叽咕咕讲着悄悄






F-AJOZ


AEROPOSTALE

话，这让他回想起在圣莫里斯的充满暗语的愉快晚餐。

“我做过的事，我向你发誓，没有一个傻瓜做过”

6月，纪尧梅驾驶着他的波泰25飞机在安第斯山脉失踪。圣埃克絮佩里立刻与飞行员德莱在门多萨会合，五天里，尽管天气不利，他们不停地在山上



搜寻，可是一无所获。走私犯们拒绝再冒险，他们推托说安第斯山从来不会归还它拿去的东西。然而，一个星期之后，奇迹出现：找到了纪尧梅。

圣埃克絮佩里一得到消息，马上出发去找这个幸免遇难的人，后者为了不使自己被冻死在雪地里走了五天。纪尧梅确信自己就要死了，他拼命地试着接近有人烟的地方。必须让人找到他的尸体，这样他年轻的妻子才能得到保险金。合同规定：不见尸体，不给赔偿。回到门多萨后，纪尧梅受到狂热的人群英雄般的欢迎。他的传奇经历上了各家报纸的头条，他的丰功伟绩传遍了整个国家。甚至有人作了一首歌来颂扬他，这首歌今天已经是智利的一首民歌。

圣埃克絮佩里听过千百遍关于他这位同事的故事，不过直至七年后才在《人的大地》里讲到。经过作家的叙述，纪尧梅的壮举成了神话。

“两个人，连续五天，我们驾驶飞机在层峦叠嶂间搜寻，但是什么也没发现。我们已经失去了一切希望。走私犯(下图)向我们表示拒绝再让援救队冒险：‘安第斯山冬天绝对不会有人生还。’于是，又一次，我深入安第斯山的主要山峰，似乎不是寻找你，而是在一座冰雪的教堂里安静地为你守灵。”

这段时间里，纪尧梅不停地走，执拗地抱着他的妻子和同事相信他会回来的想法。经过归来的喜悦，休息了几天以后，纪尧梅又跟着援救队出发去运回翻了身的飞机，弄正修复之后，飞机被带回了门多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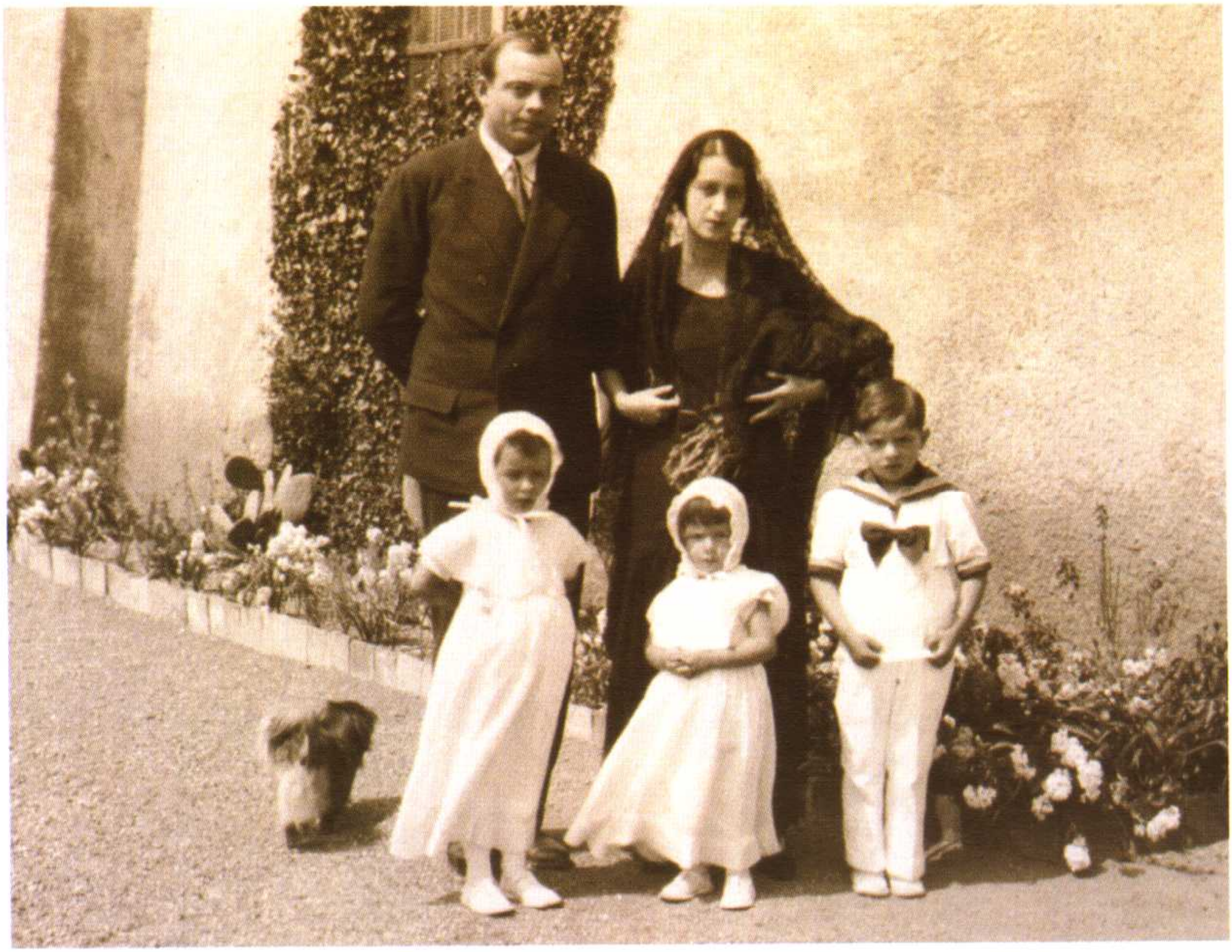
“一个俄国人预言我将和一位年轻寡妇结婚”

作家邦雅曼·克雷米厄因为举办一系列讲座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小住，期间把圣埃克絮佩里介绍给了阿根廷作家高麦斯·拉利洛的遗孀孔苏埃洛·松辛。孔苏埃洛是一个古怪、任性的小个子女人。但是她很有幽默感，她绘画、写作、雕塑。另外她相当漂亮。圣埃克絮佩里被这个不落俗套的年轻女人征服了，她很快成为他的情人。

孔苏埃洛·松辛1930年末认识了圣埃克絮佩里。根据听她讲述过他们相遇之事的人的说法，可以得出各种不同的版本，然而所有版本都围绕着一次飞机旅行。孔苏埃洛特别爱打扮，她乐于让人以为她那时只有二十岁，而其实她足足要大十岁……

“我永远忘不了圣埃克絮是用怎样的目光看着她。她使他变得温柔起来，而她是那样的羸弱，那样的娇小，那样的令人不忍，不忍到令他出现要帮助她的想法——我想，她并不缺少帮助——她使他吃惊，使他着迷，一句话，他爱慕她。这只鸟儿可呆不住地方。它随着兴致栖息在长毛绒大熊上面，圣埃克絮佩里这头会飞的大熊上面。他们像是从迪斯尼动画里走出来的。”(亨利·让松)和孔苏埃洛在一起，圣埃克絮佩里回到了童年异想天开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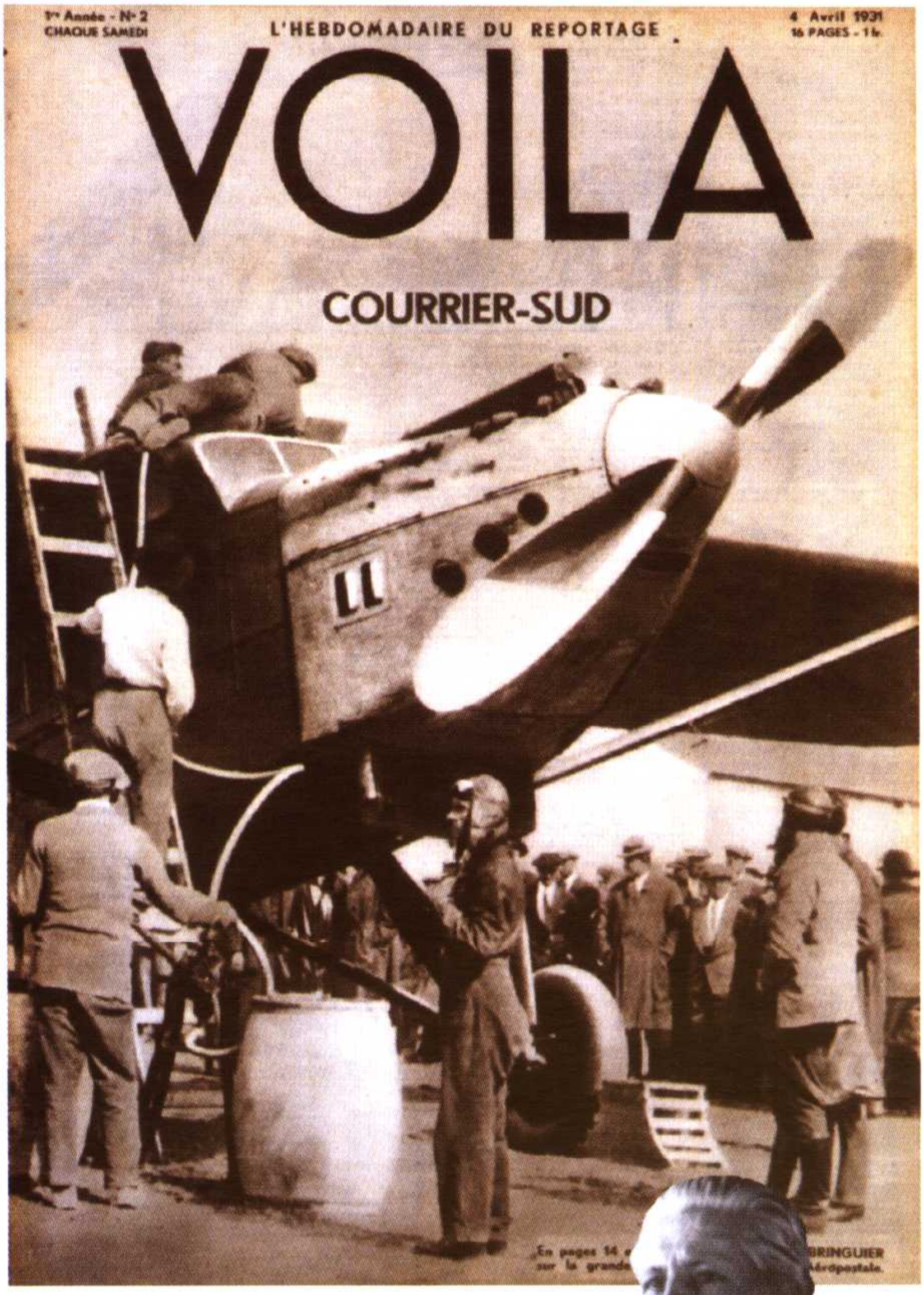


特别是成了一个不愿长大的人，毫不惭愧地随心所欲。

这肯定不是一个将带给他向往的宁静的女人，但是她使他快乐，使他走出地面按部就班的生活。12月，德·圣埃克絮佩里夫人到布宜诺斯艾利斯来看她的儿子，于是孔苏埃洛返回法国尼斯北面西米叶自己的住宅。两个女人的船在海上交错而过。

圣埃克絮佩里1931年1月因为两个月的假期回到法国，行李里带着《夜航》的手稿。在请安德烈·纪德看过之后他把书稿交给了加斯东·伽里玛，纪德看后深受感动，提出为他作序。圣埃克絮佩里在阿盖和尼斯间度过了假期，在这两个地方他跟孔苏埃洛过着奢华的生活。迫于母亲的压力，安托万1931年4月12日在阿盖与孔苏埃洛举行了宗教婚礼，接着22日在尼斯举行了世俗婚礼。

1931年4月12日，圣埃克絮佩里在阿盖他妹妹加布里埃尔的家里与孔苏埃洛举行了婚礼。宗教仪式由絮杜尔神父主持。仪式后，年轻夫妇与男女小傧相合影：阿盖的弗朗索瓦、玛丽－马德莱娜和米雷耶穿着礼服显得有点不自然，别忘了还有那只北京犬，它突出来的眼睛让孩子们印象深刻。随后在安泰奥尔的红岩石餐馆，一家人聚在一起吃了午餐。



由于一起政治财政丑闻，航空邮运公司被法院执行清盘。跟辞职的多拉和贝波·德·马西米团结一致，圣埃克絮佩里没有回南美。于是他负责卡萨布兰卡与埃蒂安港之间的夜间邮运。《夜航》于秋天出版，获得了费米娜奖，同时惹来两个领域的嫉妒：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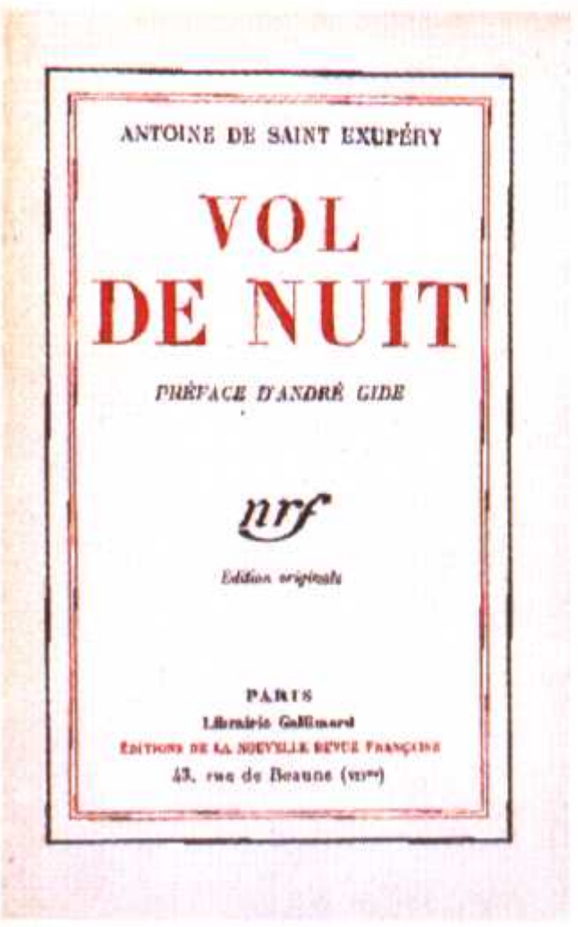
1929年华尔街股票暴跌和1930年10月巴西爆发革命之后，掌握航空邮运公司产权的三家银行陷入破产境地，公司账户受到检查。政府到当时为止一直资助这家公司，而如今切断了与公司的信贷关系，认为公司不善于用它们。航空邮运公司提交了资产负债表，这造成一部分职工被解雇、职工薪水推迟发放以及对迪迪埃·多拉和总经理贝波·德·马西米(下图)的大规模诽谤。



是作家，他们不认同一个满手油污的人和他们竞争；另一边是飞行员，他们指责圣埃克絮佩里违反多拉规定的匿名原则。这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文后，深受吸引的美国人立刻将其拍成电影《夜间战斗》，由克拉克·盖博主演。



搬上银幕的《夜航》(旁图，克拉克·盖博)在美国和法国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影片首映是1934年3月在埃尔米塔热修道院，然后是在于尔絮勒修会上映，在那儿上映了十年。



在给纪尧梅的一封信中，圣埃克絮佩里讲述了对自己被飞行员们排斥所感到的痛苦。“因为写了那本倒霉的书，我就被判入苦狱，陷入同事们的敌视。梅尔莫兹会告诉你那些不再见我而我又是那么喜欢的人正在一点点地给我造什么样的名声。会有人跟你说我是多么自命不凡。而且，没有一个人，从图卢兹到达喀尔，没有一个人怀疑这一切……如果连最好的同事都这样看我，如果我写《夜航》是在犯罪，犯罪之后驾驶飞机在航线上飞行变成一桩丢脸的事，那么，整个生活也就变了味儿。”



“我们是休戚与共的，随着同一个星球转动，是一条船上的人。如果一些文明相互对立以形成新的综合是有益的话，那么它们相互残杀就很可怕了。”

圣埃克絮佩里

《人的大地》

第四章

《人的大地》

《人的大地》根本不算是一部小说，它集合了圣埃克絮佩里从撒哈拉时期到西班牙内战八年生活中间各个不同时刻，包括为寻找纪尧梅在安第斯山上空的飞行和利比亚沙漠里的事故插曲(左图)。不过这本书仍然被法兰西学院作为小说颁奖。



1931年12月，安托万在圣莫里斯与母亲和孔苏埃洛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圣诞节。家族的这座住宅已经变成德·圣埃克絮佩里夫人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西蒙娜，独身，住在西贡。加布里埃尔，在南部结了婚，有一幢大房子需要料理。安托万，他自己，总是处于整装待发的状态。孔苏埃洛不是一个准备遵循礼仪的善于治家的女人；她可以几个小时就把家给搬了，她和她的丈夫一样居无定所。圣埃克絮佩里意识到自己生活中整个一部分已经在远离，深深感到，重要的是在家里生活，而不是拥有一个空壳："除了在撒哈拉，我从来没有比现在更爱我的家。"永远刻在他记忆里的童年往事只是短暂的快乐。房子卖给里昂市，被改造成了寄宿学校。公园成为别的孩子的游戏场所，他们将来也会产

1933年8月30日，航空邮运公司和另外三家私营航空公司合并成了一家公司，一家临时公司，四分之一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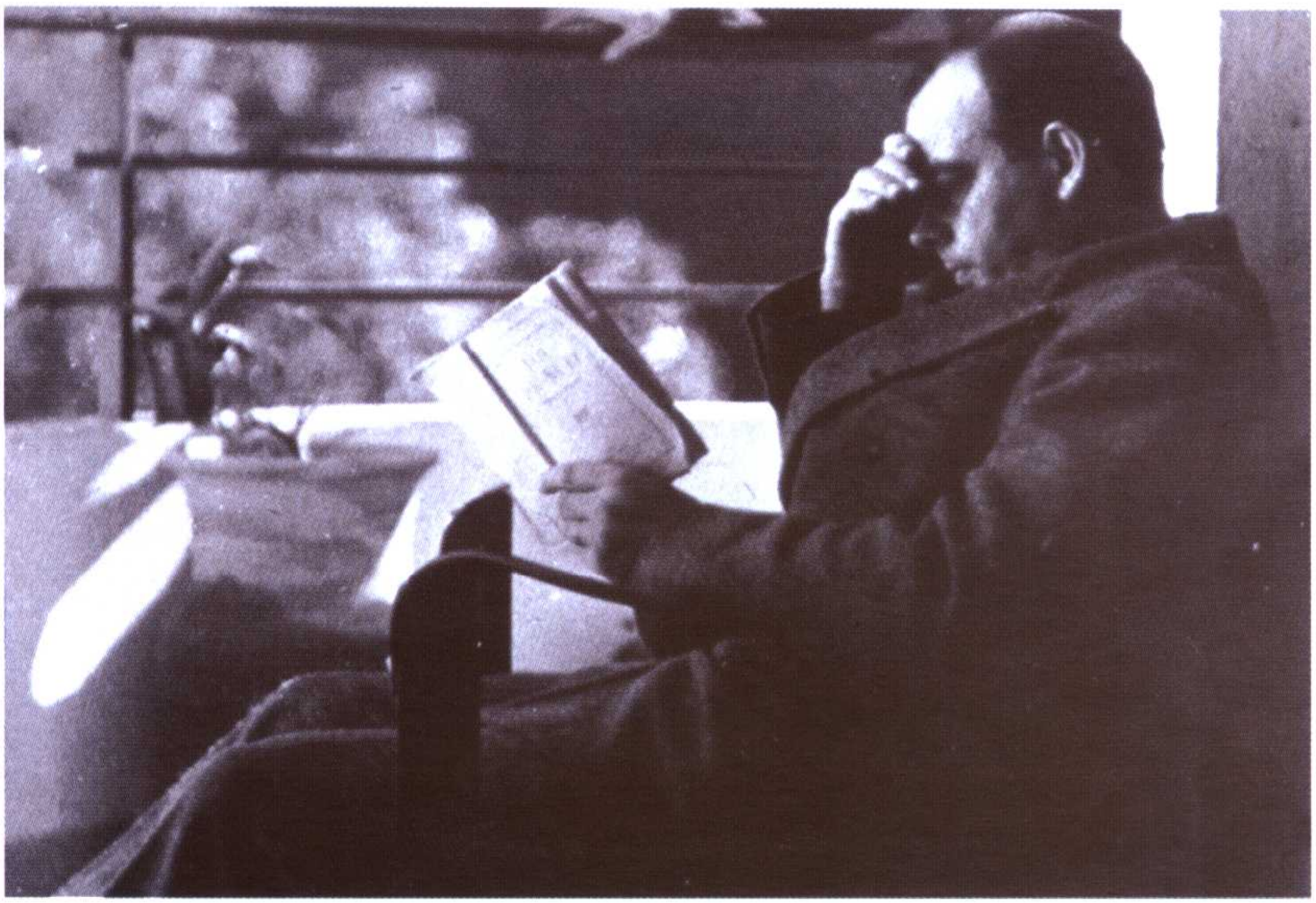


权由国家持有，不久这家公司就演变成法国航空公司。尽管向航空部反复请求，尽管有梅尔莫兹的支持，有他为同伴们辩护，但是由于无足轻重的行政方面的原因，圣埃克絮佩里还是看着新公司关了门。

生无法忘却的回忆。可怜的安慰！

好几年里，圣埃克絮佩里都在断断续续地飞行。1932年，他重新开始为航空邮运公司服务，在马赛与阿尔及尔之间飞行。接着他飞往摩洛哥，在那儿把邮件送至达喀尔，他重新体验了独自飞行的快乐。他还在佩皮尼扬基地度过了一段时间，进行水上飞机试验。然而，他不满意自己，不满意自己工作以外的沉闷生活。发生在圣拉斐尔湾的一场事故结束了他的试飞员生活，他差点在这场事故中淹死。

圣洛朗－德－拉萨朗克基地为拉泰290飞机配备了浮筒。水上飞机的试验(左页下图)随后在邻近的池塘上进行。是请巴黎参谋部的一位技术工程师来检查飞机性能的时候圣埃克絮佩里在圣拉斐尔湾发生了事故。



1933年法国航空公司一成立他就提出了求职申请，但是被几个飞行员排挤掉了，他们嫉妒他的名气。不过第二年他还是进了公司，在宣传部任职。7月12日，圣埃克絮佩里出差到西贡，在那儿见到了姐姐西蒙娜，她在印度支那资料和图书管理局任职。他准备去参观吴哥，可是他的水上飞机发动机出了

在《夜航》里，圣埃克絮佩里记述了他对执行公务时所遇景物的沉思。对话，类似电影手记，使这部小说以一种电影剧本的方式构建，成为一部独特的作品。

故障，他不得不降落在湄公河上。这次出差一个月以后，他回到法国，生了病，对人生有了醒悟。

1934年，圣埃克絮佩里为《法国航空杂志》写了好几篇文章，其中仅有一篇署着他的名字。直到战争爆发他执行公务之余，人们才发现他是个巴黎人。他惟一固定的地址是雷纳街与圣日耳曼大街的交叉路口：下午在双偶酒吧，晚上在美味啤酒屋。他与人约会，随他的心情，在蒙巴拿斯、拉丁区或者香榭丽舍大街的咖啡馆。在这些地方他又见到了他的朋友亨利·让松、莱昂－保罗·法尔格、布莱斯·桑德拉尔、莱昂·韦尔特、亨利·纪尧梅、让·梅尔莫兹、让·

在去莫斯科进行新闻报道之前，圣埃克絮佩里认识了移居法国的白俄亚历山大·马金斯基王子，王子被圣埃克絮佩里对自己国家最近发生事件的无知震惊，于是给他上了一堂真正的俄罗斯历史课。从那时起，圣埃克絮佩里有了一种与众多有些天真的法国知识分子不一样的眼光，这些知识分子把去访问俄罗斯、去证实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当作一项任务。

Moscou! Mais où est la Révolution ?

(*De notre envoyé spécial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埃斯科。激烈的政治或哲学讨论让他们舌战到晨曦初露，然后大家散去，第二天又开始更精彩的讨论。

少年时候，圣埃克絮佩里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热情读者，他在他的小说里看到了俄罗斯精神最深处的暧昧。他读了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受到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吸引。1935年，苏联遭受斯大林极权制的统治。尽管农民造反以及计划化带来不平等的结果，“人民慈父”的威信还是达到顶点。4月末，圣埃克絮佩里出发为《巴黎晚报》采访莫斯科五一庆典。虽然受到隆重的欢迎，但是，当他没有通行证被禁止前往红场时，他意识到斯大林体制存在疑问。他不得不躲过卫兵的监视，溜出旅馆去看被共产党召集在一

苏联之行，圣埃克絮佩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在写文章，更确切地说他是作为小人物的记录者。一方面他平静地讲述正在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他被过去的那些法国女家庭教师深深感动，她们生活在莫斯科中心的狭小住房里，生活在回忆里，她们争着要在自己家里接待三十年来第一位前来拜访的年轻同胞。



Sous le grondement de mille avions

MOSCOU TOUT ENTIÈRE a célébré la Fête de la Révolution

Sur des kilomètres, la foule progressait vers la place Rouge comme une lave noire

DANS UN RAYON DE MILLE MÈTRES AUTOUR DE STALINE, NUL NE POUVAIT SE FAUFILER SI SON IDENTITÉ N'AVAIT ÉTÉ CONTROLÉE

(De notre envoyé spécial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圣埃克絮佩里像平时一样稍微等了一会儿才写他的文章。文章一写好，他就打电话到巴黎，向秘书口授文章，让秘书速记下来。这一天，总编看到他的职员眼含泪水，马上担心圣埃克絮佩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年轻的女秘书解释说圣埃克絮佩里的那些优美文章太让她感动了，以至于她禁不住边记边哭。

起的俄罗斯人民。然而，当音乐声响起，俄罗斯人知道，大概时间到了，音乐声在号召他们把一场游行变为一场欢乐的群众舞会，或是在号召他们乖乖回到队伍中去，在他们的“救星”面前列队前进。

“安娜·玛丽”

六篇文章相继在1935年5月13至22日间发表，详尽报道了圣埃克絮佩里的莫斯科之行。除了第一篇真正是在写五一的游行之外，其它几篇都是讲述他的感受和发现：对一车厢波兰移民的描写，在粗鲁的工人中间发现一个睡着的孩子的小脸时的惊讶，还有马克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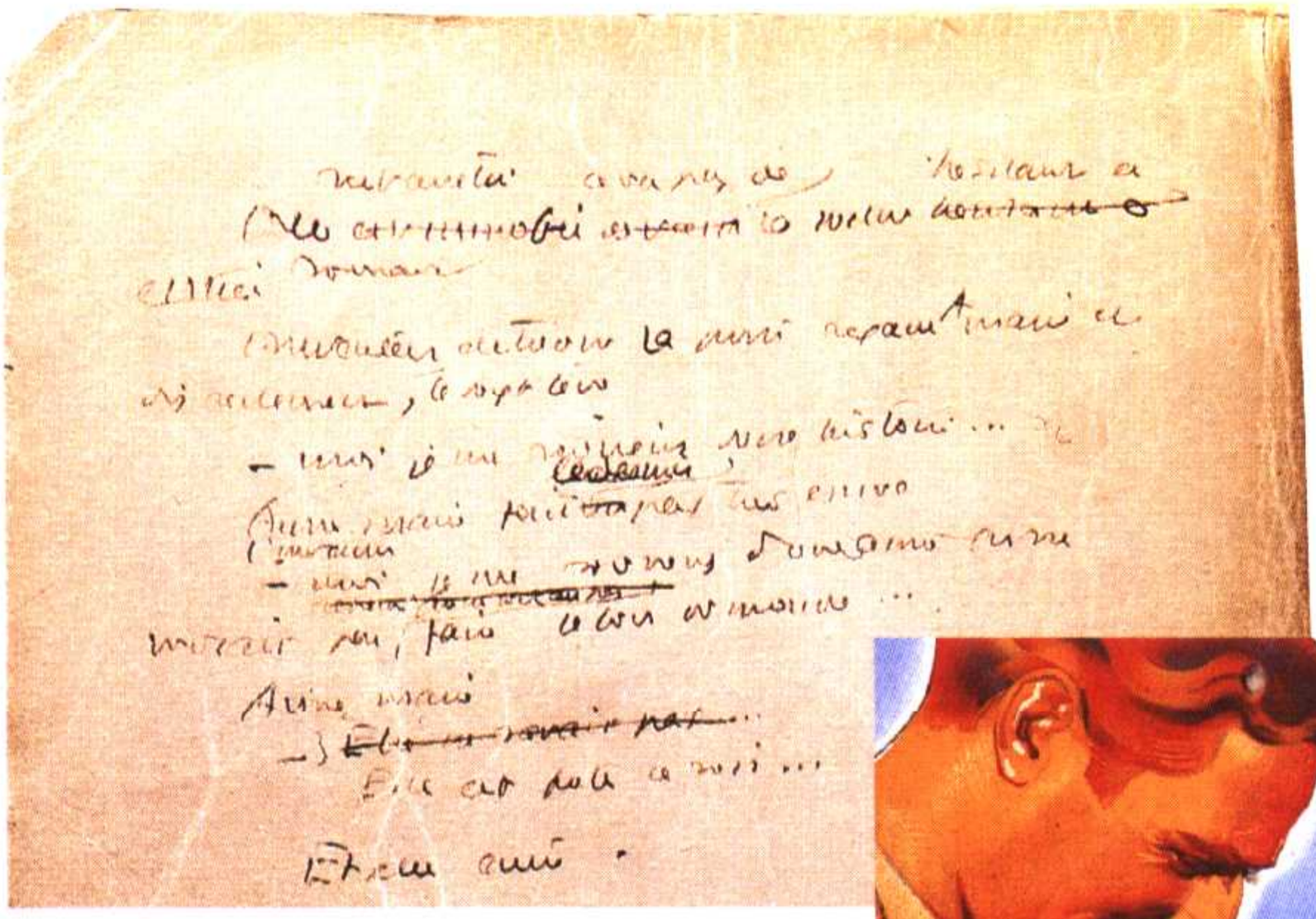


La catastrophe du «Maxime-Gorki»

TAMPONNÉ EN PLEIN VOL PAR UN AVION DE CHASSE EST POUR L'U. R. S. S. UN DEUIL NATIONAL

Cinquante et un tués...

LE RÉCIT DE NOTRE ENVOYÉ SPÉCIAL LE CÉLÈBRE PILOTE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QUI FUT LE PREMIER — ET LE DERNIER — ÉTRANGER AUTORISÉ A VOLER A BORD DE L'AVION GÉANT LA VEILLE MÊME DE L'EFFROYABLE ACCIDENT



《安娜·玛丽》旁图和下图故事讲的是一位女工程师在一群男飞行员中间学习驾驶飞机，这些男飞行员希望她完全属于他们；当一位精通音乐的发明家来了之后，他们不怀好意地提防着他；后来这位发明家在一次高空事故中救了女工程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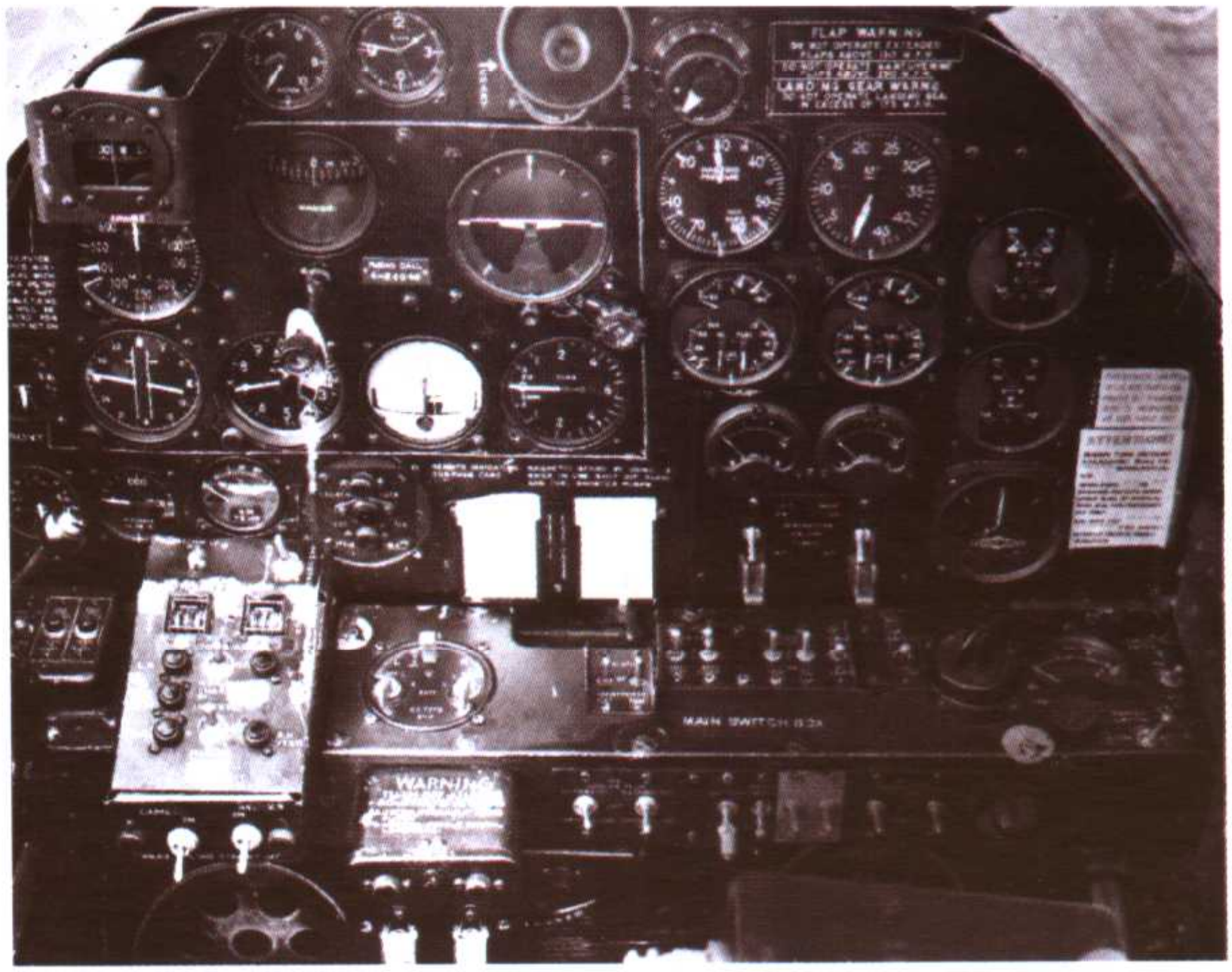
姆·高尔基号的失踪。这架飞机是当时最大的货物运输机，事故发生之前，圣埃克絮佩里是惟一一位被邀请登机的外国人。最后，还有与过去法国女家庭教师的会面，经过革命她们已经被遗忘。他的文章充满生动细致的描写，受到狂热的欢迎。圣埃克絮佩里带着一个新的写作方法从苏联返回法国，但是面对政治制度，他的热情渐渐冷却下来。

那时他遇到了雷蒙·贝尔纳，特里斯汤·贝尔纳的儿子。他曾卖给特里斯汤一个电影剧本：《安娜·玛丽》。这个剧本是他在阿根廷期间开始写的，中途被忘掉，停了下来，航空邮运公司事件后又继续。剧本被安娜贝拉拍成同名电影。这大概是圣埃克絮佩里作家生涯中最轻松的作品。



“我进行了漂亮的航行”

1935年11月，与机械师让·普雷沃、法国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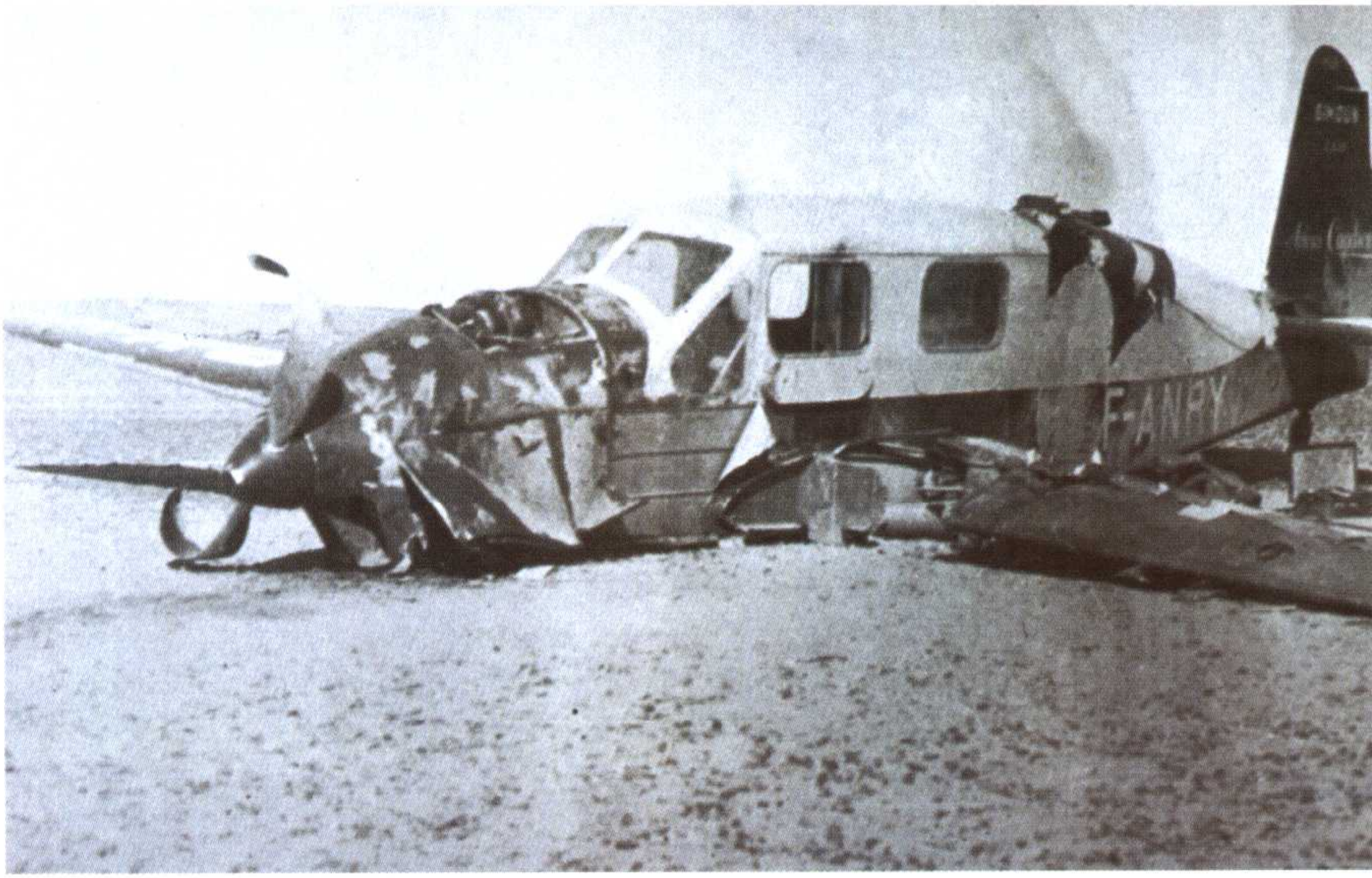


公司的特派员让－马里·孔蒂一起，圣埃克絮佩里就航空邮运公司的创业史做了一系列的报告。三个男人乘坐圣埃克絮佩里用文章稿费和出售电影改编权得的钱给自己买的科德隆－西穆F-ANRY飞机绕地中海行程11,000公里。他们从卡萨布兰卡出发，途经阿尔及尔、突尼斯、的黎波里、班加西、开罗、亚历山大、大马士革、贝鲁特、阿达纳、伊斯坦布尔和雅典，在各地受到欢迎。这次航行对法国航空公司比对航行的主角更为有利，主角将看到他们的一部分预算飞走，变成药品。

远程航行是航空部组织用来测试飞机的耐久性。测试给出的酬金诱惑着缺钱的飞行员和胆大的冒险者。维护一架飞机耗费是非常巨大的，一旦薪水减少，就剩不下什么用来生活了。圣埃克絮佩里，是个老好人，他总是乐意邀请朋友，即使他并不真的有什么钱。在

每一个飞行员的梦想就是拥有自己的飞机。圣埃克絮佩里1935年购得了自己的飞机：它是雷诺公司制造的一架西穆飞机，具有180马力，机身曲线让人想到20世纪40年代的汽车。这架飞机配备了变距螺旋桨和轮上制动器，拥有可以进行隐身飞行的仪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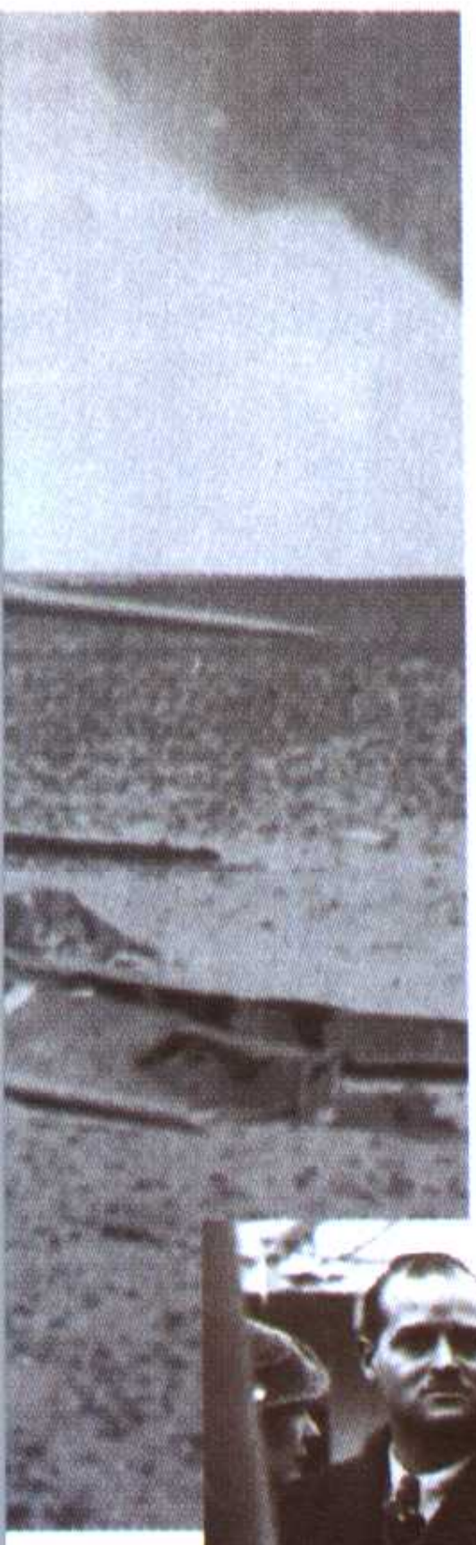
亲朋好友的鼓动下，他进行了巴黎－西贡的远程航行，这次航行酬劳十五万法郎，要试图在五天零四个小时以内完成两个首都的通达。

在出事飞机的机体上，圣埃克絮佩里和普雷沃每个人留了个给家人的信息。在沙地上，他们写着："我们朝东北方向走了。SOS。"

"沙漠，它给了我有一天用心声来谈论它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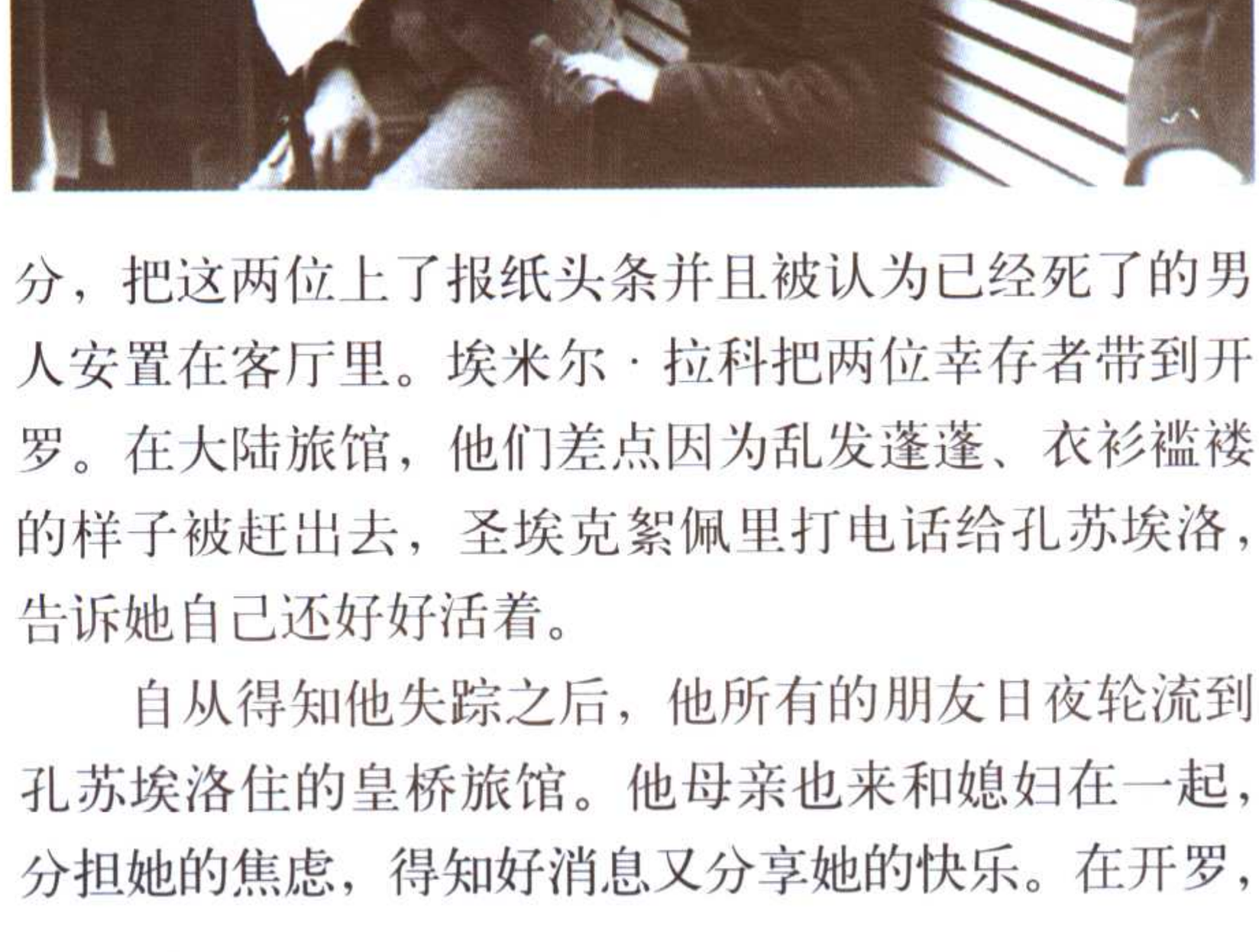
出发是在12月29日。开始的一些中途站都顺利通过了。圣埃克絮佩里排名很好，有希望创纪录。但是，12月30日凌晨2点45分，正低空飞行的西穆飞机撞上了一座高原山头，土崩瓦解。圣埃克絮佩里和普雷沃没怎么受伤逃出了飞机。他们以为已经经过开罗，其实还在亚





历山大南部。他们在利比亚的沙漠迷了路，储备的水又洒落在了沙漠上，他们带着只够维持五小时生存的储备“寻找人迹”。

三天里，他们朝着北方走，渴得要死，精疲力竭。然而，当他们以为末日来临的时候，他们遇到了一支贝都因人的沙漠商队。“阿拉伯人率真地看着我们。他们把手按在我们肩上，我们照着他们的意思做。我们躺了下来。”两人直接躺在沙子上，舔光了救命恩人给他们的水。贝都因人将他们带往瑞士人住的地方。拉科一家，惊讶万分，把这两位上了报纸头条并且被认为已经死了的男人安置在客厅里。埃米尔·拉科把两位幸存者带到开罗。在大陆旅馆，他们差点因为乱发蓬蓬、衣衫褴褛的样子被赶出去，圣埃克絮佩里打电话给孔苏埃洛，告诉她自己还好好活着。



自从得知他失踪之后，他所有的朋友日夜轮流到孔苏埃洛住的皇桥旅馆。他母亲也来和媳妇在一起，分担她的焦虑，得知好消息又分享她的快乐。在开罗，

圣埃克絮佩里1936年1月20日乘从亚历山大开来的卡弗沙尔号回到马赛。孔苏埃洛是第一个登上这艘轮船甲板的人，她后面跟着一群记者。


LE VOL BRISE

PRISON DE SABLE

par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I. — Un avertissement du Destin

圣埃克絮佩里发表在《不妥协者》上的六篇文章(上图是第一篇)仅仅是《人的大地》“在沙漠中”一章的初稿。这些文章对他们在沙漠中长途跋涉寻找水的过程进行了大段描写，讲述了两个男人慢慢绝望，希望，又怀疑的内心活动。他们担忧那些在等待他们、那些还没有丧失信心的人。“除了给你们带来痛苦以外，我没什么感到遗憾的。总之，我已经得到了最好的。如果能回去，我会再从头开始。我需要活下去，”很多年又一次发生差点让他丧命的事故后他写道。

圣埃克絮佩里被记者缠住了，他们相互争夺他在沙漠撞机着陆的独家报道权。不过，根据他与《不妥协者》签的合同，得由他自己写六篇文章讲述历险。

1936年2月的西班牙选举使集合了左派政党的“人民阵线”上台执政。7月18日，佛朗哥将军领导的军人试图暴动：这即是一场持续三年的可怕内战的开始。欧洲民主国家采取了不干涉政策。

圣埃克絮佩里两次被派到内战中的西班牙进行新闻报道。1936年8月，在巴塞罗那，他为《不妥协者》做全面的新闻事件报道。他到了一个异常平静的城市，一个排除了任何民族主义的城市。他试着描述发生的事情，而且试着超脱于这些肮脏可鄙的场景之上。他是证人，他力图让他的读者明白兄弟相斗的反常现象。他回到法国，法国被他看到的事情、被人对自身尊重的缺失震惊。他意识到，在他的国家，众多政治派别也是充满仇恨的。他1937年回到西班牙，回到马德里。《巴黎晚报》以天文数字的价格向他约了十篇关于这场自相残杀的战争的文章。总编埃尔韦·米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拿到三篇，它们在1937年6月底和



ON FUSILLE



在巴塞罗那和莱里达前线，圣埃克絮佩里惊愕地发现西班牙内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我在巴塞罗那他们中间做新闻报道已经一个月。他们每天以自由的名义相互射击，而这种自由只是对他们每个人而言自己的自由。别人的自由否定自己的自由，因此每个人都有权杀死别人，以宗教信仰的名义，甚至以自由的名义。”

ICI COMME ON DÉBOISE...



西班牙内战使属于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文明的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对立起来。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预兆。通过用重型武器帮助佛朗哥将军，德国和意大利趁机测试自己的新军事装备。和他们不同，在人民阵线政府的推动下，法国向共和党人输送了一些武器。圣埃克絮佩里1937年4月27日返回法国，即德军轰炸格尔尼卡的第二天，这场使西班牙成为废墟的战争的残忍恐怖大大伤害了他。

7月初发表。圣埃克絮佩里很想与共和阵线取得联系，他见到了凯塞尔和海明威，他们也被派驻在外。依靠《缚鸭报》记者亨利·让松的引领，圣埃克絮佩里最终离开了这座城市。

Et les hommes ne se respectent plus les uns les autres

par notre envoyé spécial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因为他们控制城市，那些无政府主义者。他们或五六成堆聚在街角，或守在旅馆前，或绝对准时地横穿城市冲进被征用的西班牙建筑。”

他深入前线生活，有时粗心大意到深夜点燃香烟的地步。他目睹了军队的秘密调遣，看到一次远征的准备工作，这次远征一直被推迟到最后一刻。圣埃克絮佩里吓得魂飞魄散，他谴责这野蛮的行为。“西班牙烧毁了它的艺术珍宝，掏空了封闭在女修道院里的世界。它在文明之前先走向愚蠢，尽管只是一





圣埃克絮佩里的第一部电影取得了成功，他总是想着找钱，于是他着手改编《南线邮航》，由皮埃尔·比荣导演。1936年秋天，他陪摄制组到摩加道尔、摩洛哥，一路上护着非常年轻的场记弗朗索瓦兹·吉鲁(左页图)，她是四十个男人中间惟一的女人。依靠与摩尔部落首领建立的良好关系，圣埃克絮佩里为摄制组提供了电影的群众演员。他还充当飞行镜头的技术顾问，在拍摄空中场景时驾驶贝尼斯飞机，甚至亲自去完成电影中的飞行员不愿做的俯冲翻转动作。



会儿时间。”他铭记着自己在共和国战士中间生活的一些重要时刻，将它们报道在《人的大地》里。



“你并不是天使，你是人”

1936年12月7日，得知梅尔莫兹刚刚在大西洋上空发了条信息：“右后引擎断裂”，圣埃克絮佩里忧心忡忡。他知道，延误几分钟在日常生活中算不了什么大事，但是在航空邮运公司就可能是悲剧的同义词。尽管政治选择不同(梅尔莫兹支持拉罗克上校的火十字党，而圣埃克絮佩里可以说是倾向于社会党)，但是两个男人保持着牢固的友谊。

在报界追逐下，圣埃克絮佩里先是拒绝谈论他一直希望还活着的朋友的过去。梅尔莫兹的离去让他震惊。他实在难以接受再也见不到他的现实。接下来12月16日在发表于报纸《玛丽亚娜》上的一篇文章里，圣埃克絮佩里没有颂扬这位飞行员，他只是根据原本的他、自己所欣赏的他进行了描述：“你是我的同事，有着人们喜欢的全部迷人缺点。我等着要当面责问你。我替你在晚上的小酒吧留个热烘烘的位子，我们在那儿碰面，你肯定会跟平常一样迟到，哦，

> “梅尔莫兹。我害怕他不是从我们的心里消失，而是从我们的记忆里消失。整个机组突然停止了飞行。死去的人被大量谈论。漂亮的外表，开动的引擎，简短的命令，呼叫，信号，操作，所有一切。这就是这位出色的飞行员，他解脱了。梅尔莫兹，他没有飞走，他从泥污里解脱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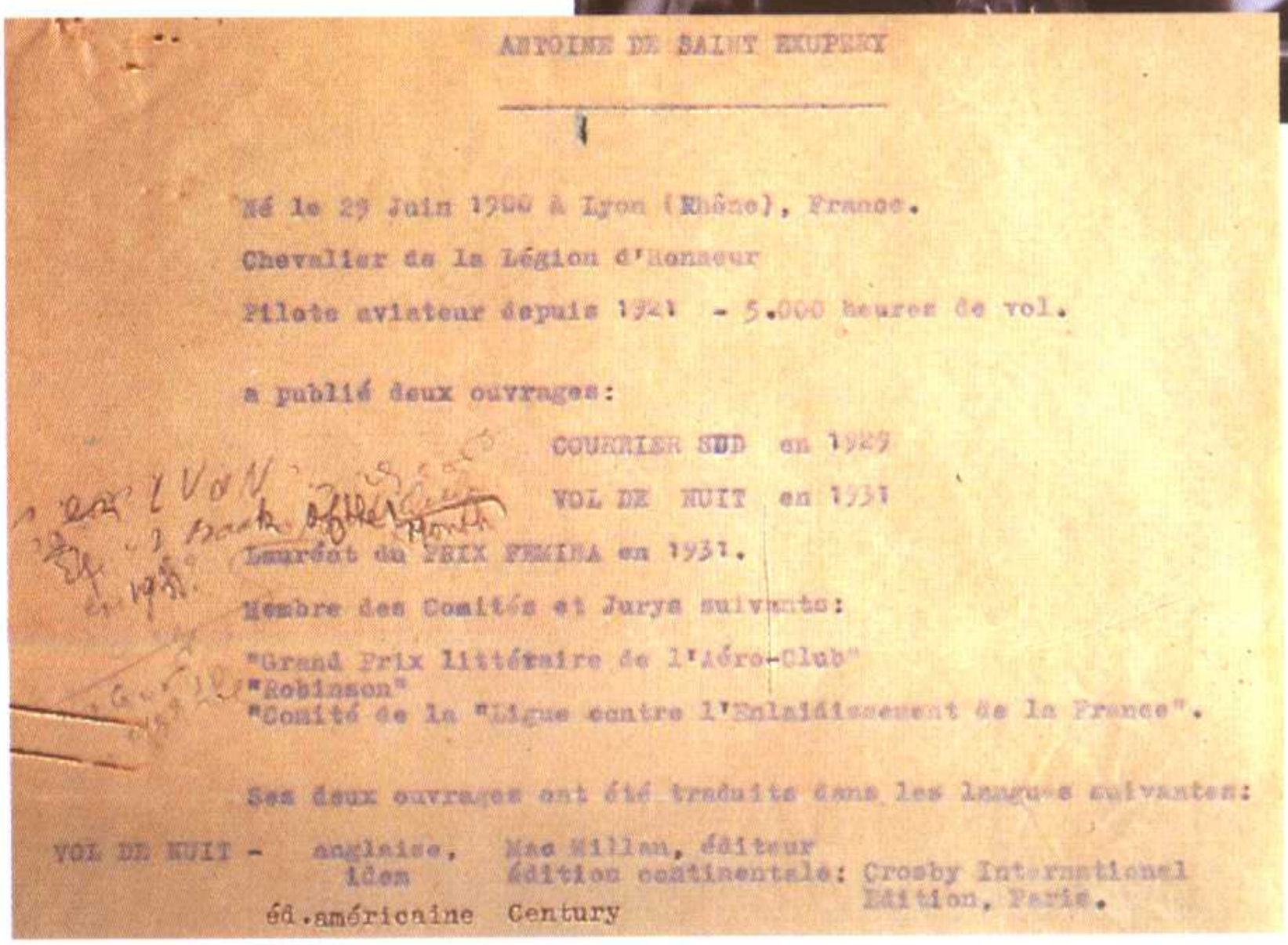
朋友，真受不了你……我多么害怕永远不能再惹怒你。”

在1939年2月出版的《人的大地》里，圣埃克絮佩里向逝去的朋友表达了敬意。梅尔莫兹是所有飞行历险的先锋：航空邮运公司，沙漠上空的飞行，穿越安第斯山，夜间航行，征服大西洋，对他来说，没有任何飞行是多么危险的。圣埃克絮佩里在渡过婚姻难关和财政危机夹击下的一段棘手生活后，实在难以承受这场意外的考验。

1938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孔苏埃洛陪丈夫到勒阿弗尔，他在那里登上法兰西岛号前往纽约，火地岛长途飞行的起点。圣埃克絮向一位朋友吐露了心声：“这次航行是场冒险。不过谢天谢地，我运气好，不会发生任何事的。”

买到一架新的西穆F-ANXR后，又一次长途飞行即将牵住圣埃克絮佩里的精力：从纽约到阿根廷最南边的彭塔雷纳斯，全程14,000公里，其中8,500公里在安第斯山脉上空。第一站顺利通过。然而就在离开危地马拉城时，圣埃克絮佩里与普雷沃驾





ANTOINE DE SAINT EXUPERY

Né le 29 Juin 1900 à Lyon (Rhône), France.
Chevalier de la Légion d'honneur
Pilote aviateur depuis 1921 - 5.000 heures de vol.

a publié deux ouvrages:

COURRIER SUD en 1929
VOL DE NUIT en 1931

Lauréat du PRIX FEMINA en 1931.

Membre des Comités et Jurys suivants:

"Grand Prix littéraire de l'Aéro-Club"
"Robinson"
"Comité de la "Ligue contre l'Enlaidissement de la Fran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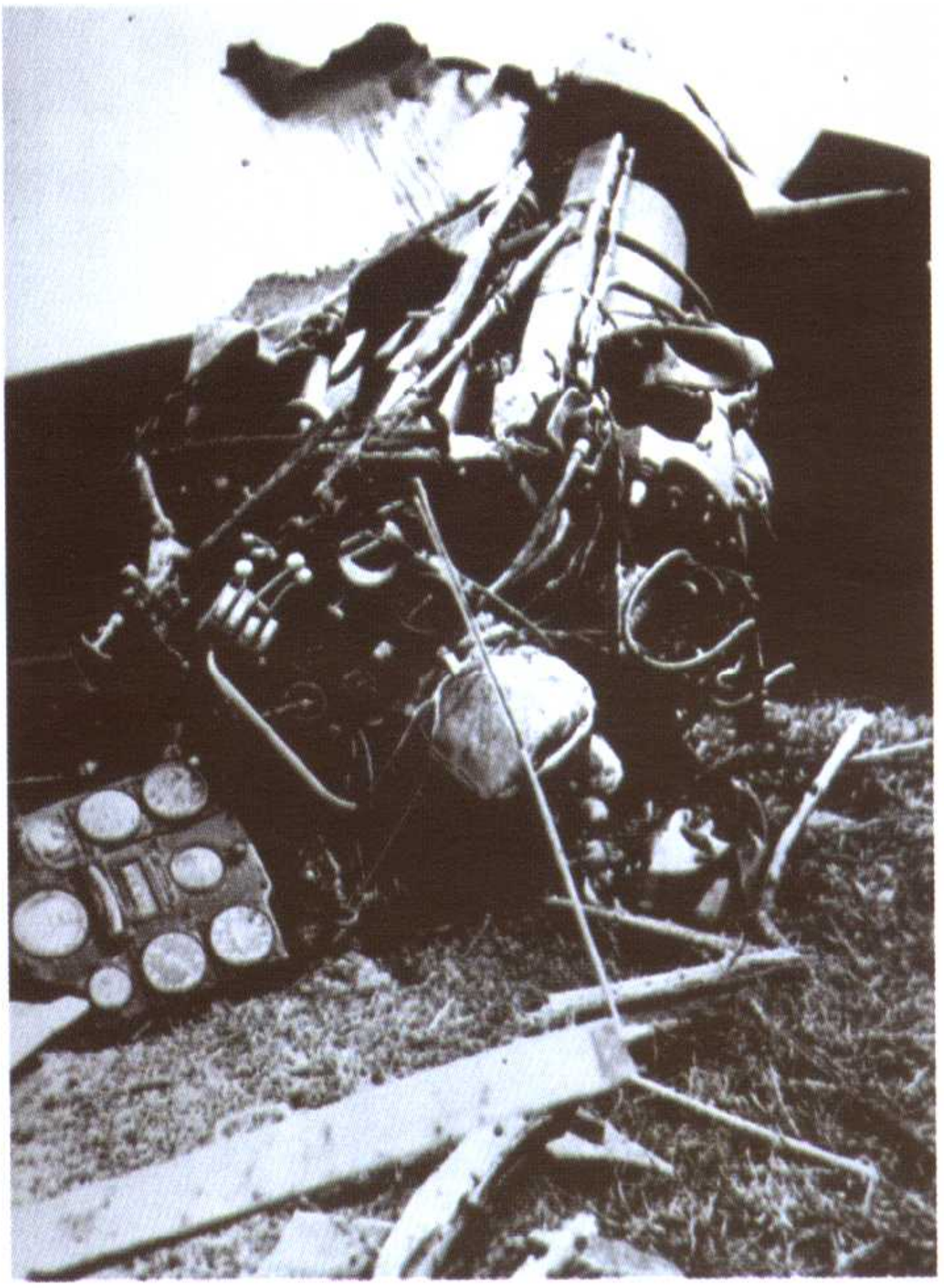
Ses deux ouvrages ont été traduits dans les langues suivantes:

VOL DE NUIT - anglaise, Mac Millan, éditeur
idem édition continentale: Crosby International Edition, Paris.
éd.américaine Century

从阿根廷回来后，圣埃克絮佩里不再进行太多飞行了。他上各家请求，四处找合同。不过有人向他建议做文章编辑工作。于是，在1934年护照上职业一栏里，他填了“飞机驾驶员”，而到1940年，他填了“作家”。

驶的这架飞机由于装载的碳氢燃料过重，在跑道尽头坠毁。“当人们把我从飞机里拉出来时，我不过是最大的一块碎片。”孔苏埃洛跑到丈夫身边，想到可能又一次失去丈夫非常激动。昏迷好几天后，圣埃克絮佩里因为伤势严重不得不接受多次手术，这些手术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他极力反对截去自己被坏疽感染的左臂。在纽约几个月的康复期里，他在写《人的大地》，美国的译本叫《风、沙和星星》。他受到一位女友的照顾，他们1929年认识，这次她特意跑来找他。这位优雅的年轻女人，与穿过圣埃克絮佩里生命的“流星”迥然不同，她，直到飞行员逝世，一直是他的守护天使，是帮助他、保护他的影子。

由于燃料配量失误，西穆号负荷过重，在危地马拉城机场跑道上坠毁：事实上碳氢燃料1危地马拉加仑等于4.50升，而1美国加仑只等于3.80升。



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右页图)，安托万的母亲，是儿子最密切的通信人，他总是向母亲讲述旅行的感受。这些信件后来被集成一本书，书名就叫《给母亲的信》。

“我想让你们都聚在白桌周围”

痊愈后，他回到法国见家里人，先是到阿盖，然后到卡布里，他母亲刚在那儿买了幢小房子，取名莱菲约雷蒂，以纪念阿西西的圣方济各。1939年2月出版的《人的大地》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对事实的记叙。然而它还是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小说大奖，并且在美国获得了1939年度的国家图书奖。不过对圣埃克絮佩里而言，最好的奖励，最激动人心的奖励，是拉尼格雷万印刷厂的工人们送的惟一一本印在飞机蒙布上的样书。

1939年里，圣埃克絮佩里在法国与纽约之间来来

回回好多次，先是为把他的手稿送去翻译，接着是为6月译本出版。跟纪尧梅一块驾驶着巴黎海军上尉号，他在比斯卡罗斯与纽约间飞了个来回，7月15日创下飞机穿越大西洋的纪录。夏天时他仍然在纽约，但战争传言使他回到法国。

1938年春天回到法国，圣埃克絮佩里在圣拉扎尔车站受到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中)和内利·德·沃盖(左)的迎接。飞行失败让他伤心气恼，加上财政危机和婚姻危机的困扰，他无法再写作。于是他的美国出版商建议他加工发表在各种报纸上讲述他旅行的文章，把它们变成一本书的章节。《人的大地》由此而来。



“我感到越来越窒息。这个国家的空气变得让人难以呼吸……我对发生的事情有许多话要说。我能以战士的名义，而不是以旅游者的名义说。这是我说话惟一的运气。”

圣埃克絮佩里

《给X的信》

第五章

《战地飞行员》

尽管参军人伍年纪太大，而且由于事故的后遗症被宣布不适合驾驶飞机，圣埃克絮佩里还是疏通关系被派往前线。由于达韦将军把他的资料直接送到航空部，他被编入2/33侦察队。



n°-101

Corps ou Service : GROUPE. AERIEN.2/33.

=o=

ATTESTATION D'IDENTITE

=o=

Je soussigné (1) : Cne SCHUNCK cdt G.A. 2/33.

Atteste que (2) M: DE SAINT-EXUPERY..

.....ENSIGNE.....Capitaine.....

né à (3) LYON..le..29.juin.1900.....

appartient au (4) Groupe.Aerien.2/33...

(1) Nom, Prénom, Qualité (Chef de Corps ou de Service).
(2) Nom, Prénom, Grade.
(3) Date et lieu de naissance.
(4) Désignation du Corps ou de Service.
(5) Chef de Corps ou de Service.

GROUPE AERIEN 2/33 COMMANDANT

ARCHIVES NATIONALES

La présente attestation est délivrée pour tenir lieu de pièce d'identité. Elle ne peut en aucun cas servir de titre de circulation.

A S.P.897, le.10.Décembre.1939.....

Le (5) Capitaine SCHUNCK.

Commandant p.i.t. Groupe Aérien 2/33..

随着1939年9月1日入侵波兰，希特勒打断了欧洲脆弱的和平进程。作为波兰的盟国，大不列颠和法国先后向德宣战。整整八个月，两个阵营各自按兵不动。希特勒利用这一间歇装备了大量武器和人员。在法国，这段时间就军队和人民的精神来说实在是难以忍受。

“我住在一户很好客的农家。三个孩子，两位祖父，还有些婶婶、叔叔。每次飞行回来，他们就用木头烧火，这火会让我暖和起来。”



被作为航空教员派往图卢兹－佛朗卡扎尔。他回绝了信息部的工作机会，东奔西跑做军人。11月，他被编入基地在奥尔孔特(上马恩省)的2/33侦察部队。

他和四位同事(洛、加瓦尔、伊斯拉埃尔与奥什德)，还有另外两位军官(迪泰尔特尔与莫罗)同住在一所破房子里，房子是用瓦楞铁皮盖起来的，四面透风，地板加高了，以避免潮气。尽管比其他飞行员年长，军衔也高，圣埃克絮佩里还是很快适应了下来：他以自己的能说会道、自己的狡黠，以自己的魅力征服了

同事。他住在一户农家，在那儿他不得不把冰在一个脸盆里弄碎洗脸。1939年的冬天酷冷，飞行员们不大出行执行任务。但是，尽管经受着寒冷和等待，生活倒还不坏，他们偶尔出门，约瑟夫·凯塞尔、皮埃尔·马克奥尔朗、莱昂·韦尔特，或许还有费尔南代尔，他们也会来探访，来鼓舞军队的士气。



不过，圣埃克絮佩里也感觉到了同事和自己之间的距离。1934年以来，他已经提交了八项改善飞行员飞行条件的发明专利。他利用这个比较平静的冬天进行更多的发明，例如测距仪。他多次前往巴黎去见物理学家费尔南·奥尔韦克，后者对一位非科学工作者凭直觉作出的推断的准确惊奇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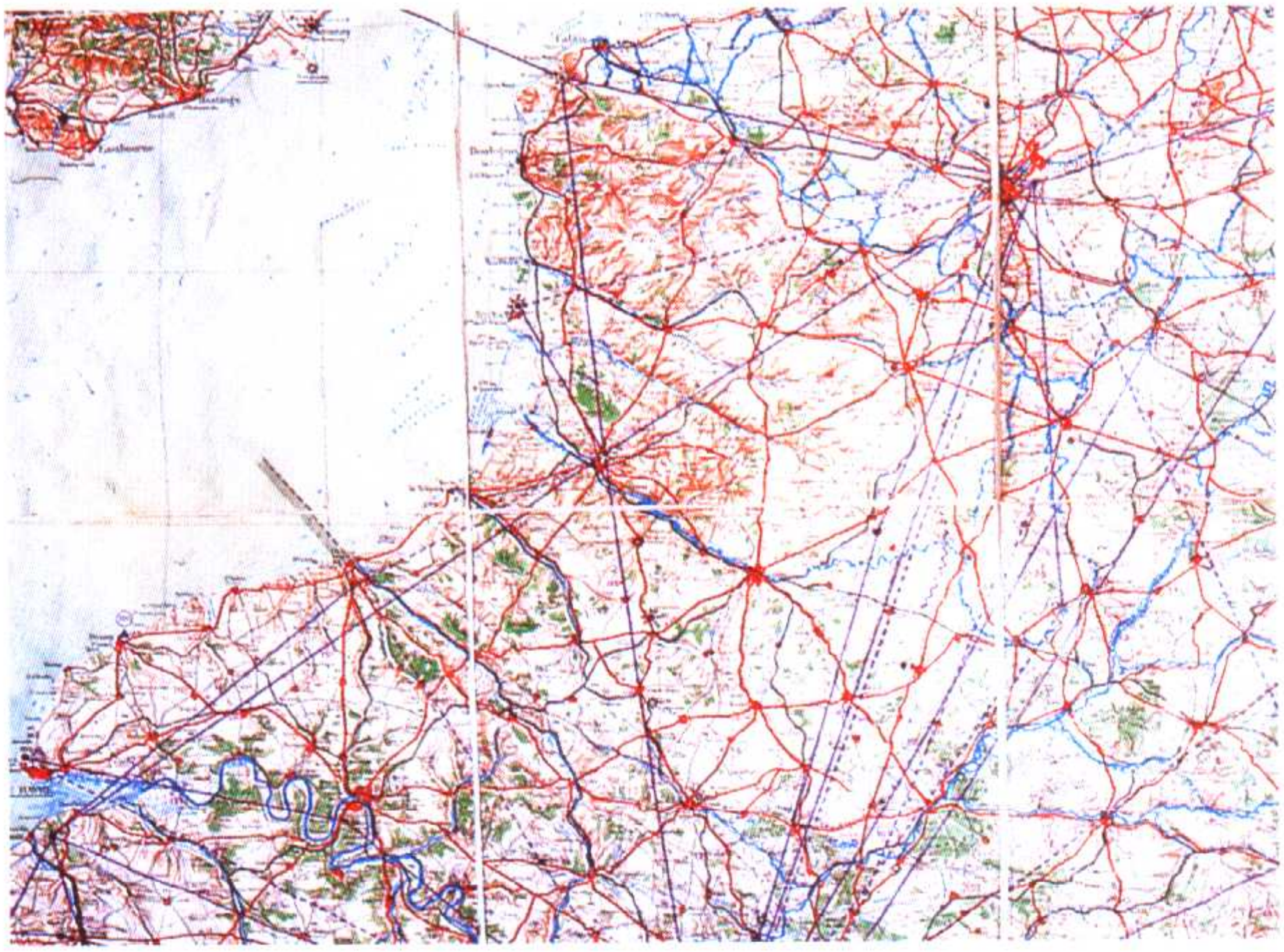
“没有一个人承认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

圣埃克絮佩里1940年2月前往马赛，进行布洛赫

在2/33侦察部队，圣埃克絮佩里必须迅速适应现代新机型，譬如波泰63－7飞机，他完美地执行了任务，甚至成功地应付了危险的情况。根据加瓦尔将军的话，当时他还是少尉，尽管已经拥有一定的声誉，圣埃克絮佩里仍然是基地少有的不曾毁坏装备的飞行员之一。1939年12月22日，战地记者约瑟夫·凯塞尔在奥尔孔特拜访了圣埃克絮。上图，从左至右依次是：伊斯拉埃尔，莫罗，凯塞尔，圣埃克絮佩里，加瓦尔。

174飞机的试飞，这一机型3月将被运往2/33侦察部队。

5月，因为闪电战的缘故，飞行又开始了，这使得机组一个一个坠落，减少："三个星期里，我们已经失去了二十三个机组中的十七个……整个法国只有我们五十人。我们肩负着法国军队的整个战略。"从潜伏地布尔热出发，飞行员们被派往阿拉斯上方执行任务，侦察德军前方的情报，军队高层指挥永远不会考虑的情报。5月22日，轮到圣埃克絮佩里飞越城市了，因为这次任务，他将被授予棕榈十字军章，被记入军队历史。最震动他的，首先是聚集在城市南部、随时准备进攻的上百辆坦克。然后是挤满逃避德军推进的男人、女人以及各种交通工具的道路："我在黑压压的道路上空飞行，长不见尾的混乱人流涌动不息。"这就是逃难。





阿利亚斯上尉(上图)在阿尔及尔指挥2/33部队。他拒绝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他没有解除飞机的武装，于是面对了十五天严肃的停职处理。

"纪尧梅死了。这天晚上我觉得我再也没有朋友了"

战争中最后一次执行任务是在6月9日，接着2/33部队就撤到了波尔多，然后是阿尔及尔。圣埃克絮佩

s seigneur berbère et je rentrais chez moi.
sister à la tonte des laines des mille brebis
ine. Elles ne portent point, chez nous, 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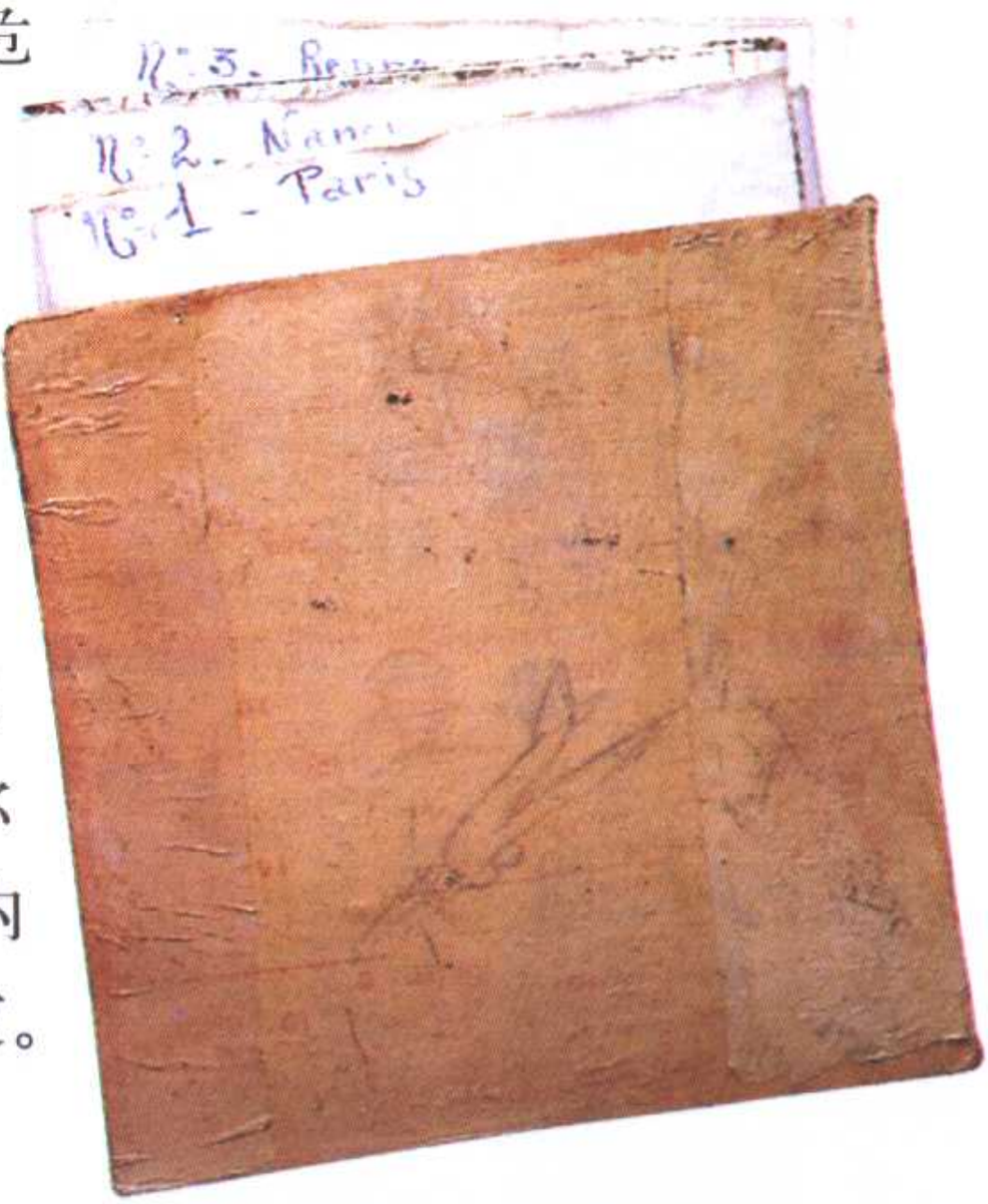


里驾驶一架满载乘客和器械的法尔芒飞机飞越了地中海。他想一旦到了阿尔及利亚就可以继续进行战斗，但是，停战协议已经在6月22日签署，8月5日他和所有同事一样被遣散回家。于是他住在了阿盖，他在那儿写《城堡》，他的“遗作”，他开玩笑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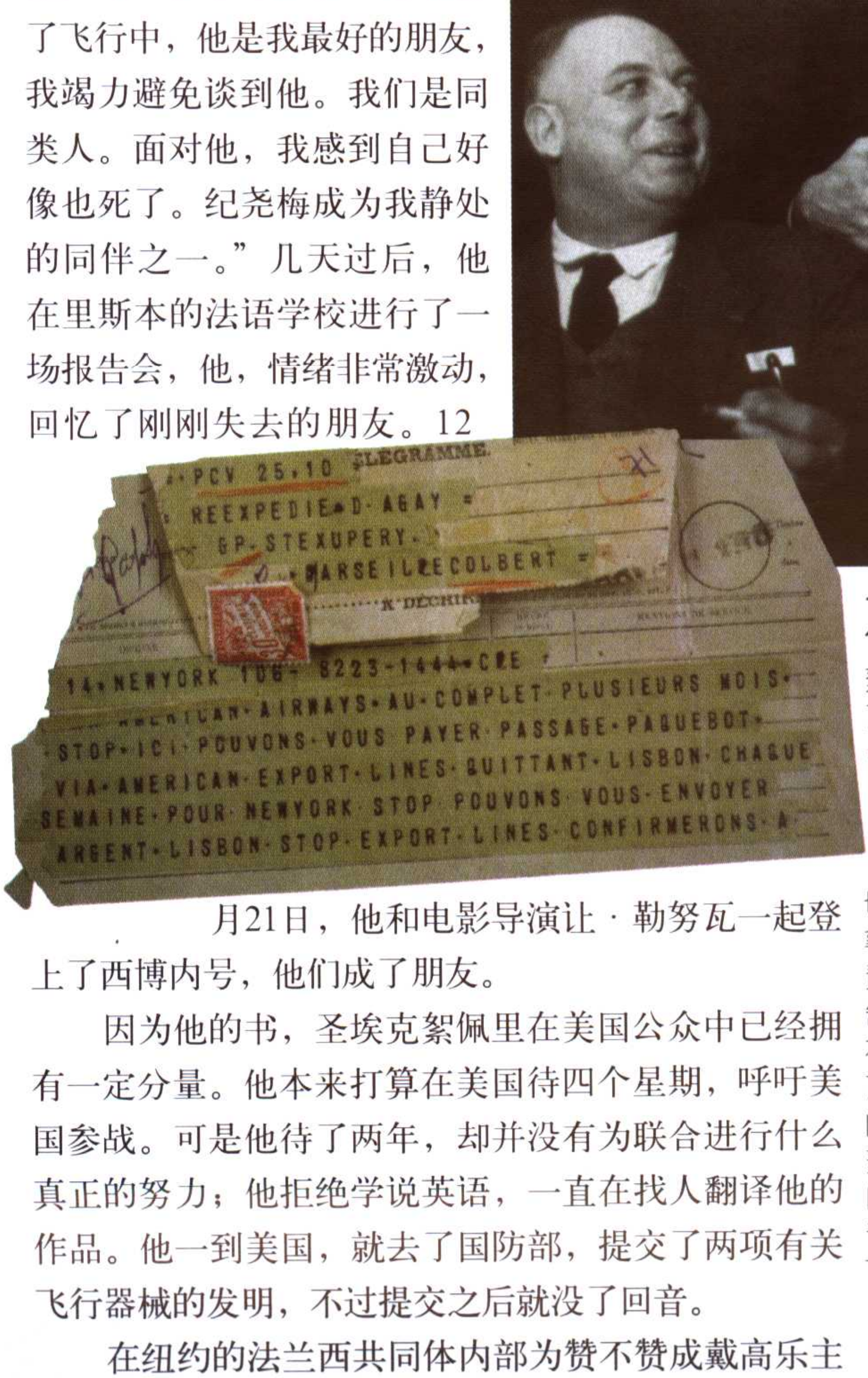
圣埃克絮佩里需要行动。他没有在伦敦见戴高乐将军，那是因为他不愿意依附相对于一个被占领的法国而言一个自由法国的首领人物：他认为自由法国的态度分裂了国家，而国家面对危难应该竭力保持统一。他想只有美国人能够帮助法国走出绝境，他越来越希望与纽约联合。10月他前往维希拿赴美国的签证。离开法国之前，他在莱昂·韦尔特家过了两天，他给韦尔特读手稿中的一些段落。由于那些写西班牙内战的文章，西班牙人拒绝让他取道自己的国家。

1936年写《城堡》初稿（上图）时，圣埃克絮佩里引述了撒哈拉的生活。这个版本后来被抛弃了。

2/33部队的第108次任务是由圣埃克絮佩里驾驶24号布洛赫174飞越阿拉斯。每个飞行员拥有一套标有他必须飞的地区的地图，他根据需要完成的任务安排飞行路线。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料，圣埃克絮佩里给它们做了一个画有小速写的封套（下图）。



他经阿尔及尔到达里斯本，在那里上船去美国。就是那个时候，11月27日，他得知纪尧梅在地中海上空被击落。“就这样，我失去了纪尧梅，他死在了飞行中，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竭力避免谈到他。我们是同类人。面对他，我感到自己好像也死了。纪尧梅成为我静处的同伴之一。”几天过后，他在里斯本的法语学校进行了一场报告会，他，情绪非常激动，回忆了刚刚失去的朋友。12月21日，他和电影导演让·勒努瓦一起登上了西博内号，他们成了朋友。



因为他的书，圣埃克絮佩里在美国公众中已经拥有一定分量。他本来打算在美国待四个星期，呼吁美国参战。可是他待了两年，却并没有为联合进行什么真正的努力；他拒绝学说英语，一直在找人翻译他的作品。他一到美国，就去了国防部，提交了两项有关飞行器械的发明，不过提交之后就没了回音。

在纽约的法兰西共同体内部为赞不赞成戴高乐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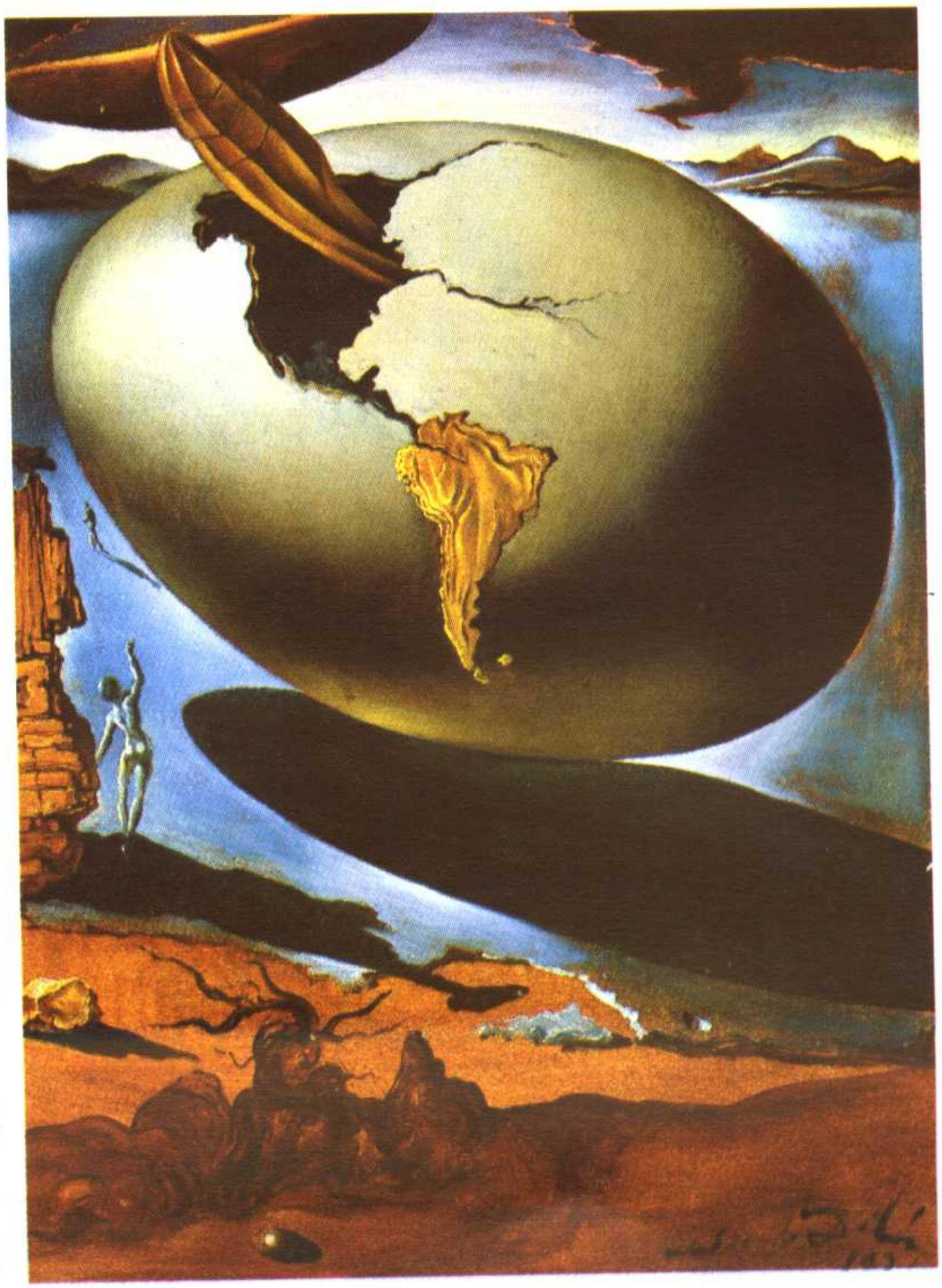
在将他带往美国的邮轮上，圣埃克絮佩里认识了让·勒努瓦和他的妻子。一到纽约，两人就去了画家贝尔纳·拉莫特家。他们喝了很多瓶比尔酒来庆祝他们的重逢，这也是同胞拉莫特惟一能拿出来的饮料：因为负责设计这个产品的广告，他冰箱里还有几瓶。在去好莱坞之前，勒努瓦在纽约待了一段时间，他常常去看圣埃克絮佩里，他们一块对法国的命运进行长时间的讨论。

义争论不休，分裂成两个阵营。圣埃克絮佩里采取迂回策略，表现出不问政治的态度，但是两个阵营都试图把他拉进自己一派。“我既不喜欢维希，他有点过于放弃武力了；我也不喜欢戴高乐，他有点过于急功近利了。”得知被安德烈·布雷东纳入自己一派，他给布雷东寄了封挑衅的信：“我的朋友中一半已经死了，你们却一直活着。”他主张停战，这对他有点不妙，引起一片恶意中伤。门都关上了。他，站在了所有同胞前面，企盼自己的祖国走出分裂的噩梦。

萨尔瓦多·达利1940年定居纽约，他属于围绕在安德烈·布雷东周围的流亡超现实主义群体。作为著名的反军国主义者和公众控诉人，后者指责圣埃克絮佩里，控诉他勾结维希政府。“您是禁闭在精神集中营的人，”圣埃克絮佩里在1989年发现的一封不曾寄出的信中这样反驳。

“他变得如此难以存在下去”

1941年春天，圣埃克絮佩里被让·勒努瓦邀请到好莱坞，后者想根据作家的一个作品拍部电影，可是计划最终没能实现。圣埃克絮佩里太高兴能离开纽约了，法兰西共同体的氛围已经变得无法忍受，危地马拉的事故留下的后遗症也让他非常痛苦，他可以趁这次加利福尼亚州的旅行休养休养。他在休养期间着手写《战地飞行员》。安娜贝拉每天雷打不动的探访使他变得温柔了，安娜贝拉后来成了蒂龙·鲍威尔夫人。



11月回到纽约，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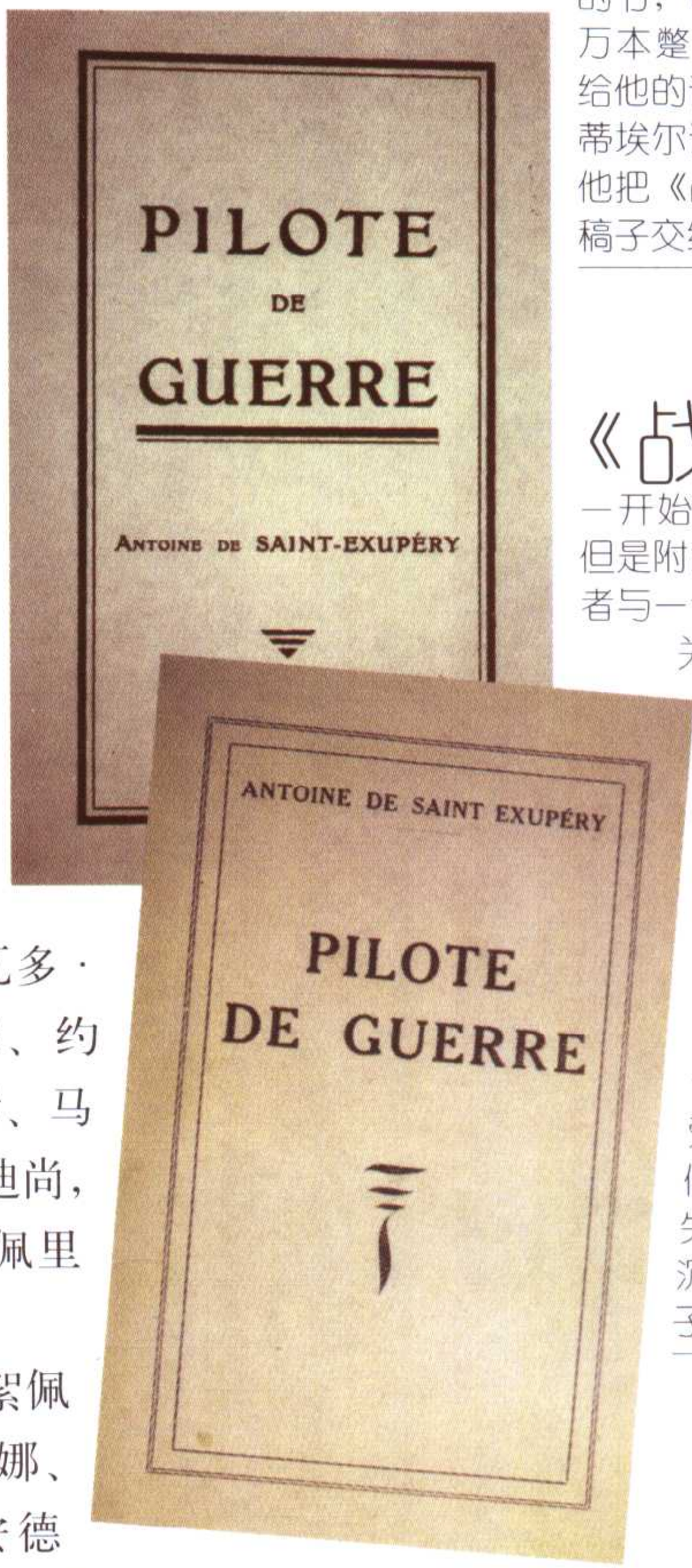
出版商雷纳尔、希区考克和译者勒维斯·加朗蒂埃尔的催促下，圣埃克絮佩里史无前例地用八个月写完了书……然而必须花十年时间来使这本书完美，他说。

尽管住在美国，但是圣埃克絮佩里拒绝学英语。幸好，伊丽莎白·雷纳尔，他的纽约出版商的妻子，经常给他作翻译。她为他找了位于南方中央公园240号、绿地与摩天大厦之间的一套房子，他在那里频频会客。尽管有二十多部关于法国战败的作品出版，圣埃克絮佩里的出版商还是希望他能展现自己同胞的斗志。写这样一个作品对他来说实在非常困难，他觉得迫使法国自己为自己辩解是在侮辱法国。

《战地飞行员》在1942年2月出版，美国遭受珍珠港袭击宣布参战之后两个月，当时的英文本取名《飞向阿拉斯》。书一出版即获得了当月的最佳图书奖。美国人喜欢英雄主义行为，这本让他们了解法国人在被德国人的铁蹄碾碎之前是怎样进行斗争的书使他们深深震撼。在法国，这本书面临的却是不同



的境遇：《战地飞行员》仅仅印了二千一百册，很快卖完，但是随后就退出市场，因为它歌颂了一位名叫让·伊斯拉埃尔的飞行员，这对于某些人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两个地下版本分别于1943年在里昂、1944年在里尔问世。



“你从来不给我我所渴望的”

1942年，任性、好空想的孔苏埃洛也来到纽约。战争初期她没有和丈夫在一起，而是独自待在奥佩德，待在吕贝隆，在那儿成立了一个艺术家团体。她住在与丈夫相邻的一套房子里，结交纽约所有知名的超现实主义者：萨尔瓦多·达利、安德烈·布雷东、约翰·米罗、伊夫·唐居伊、马克斯·欧森特、马塞尔·迪尚，他们都是导致圣埃克絮佩里失败的厉害对手。

另一层楼，圣埃克絮佩里家里，可以见到埃莱娜、皮埃尔·拉扎雷夫、安德烈·莫鲁瓦、给《战地飞行员》画插图的贝尔纳·拉莫特，以及许多女性面孔。偶然光临的情妇，女顾问，柏拉图式的秘密爱人或者甚至是知心爱人，大西洋另一边叫“小可爱”，孔苏埃洛也这样叫她们，她们照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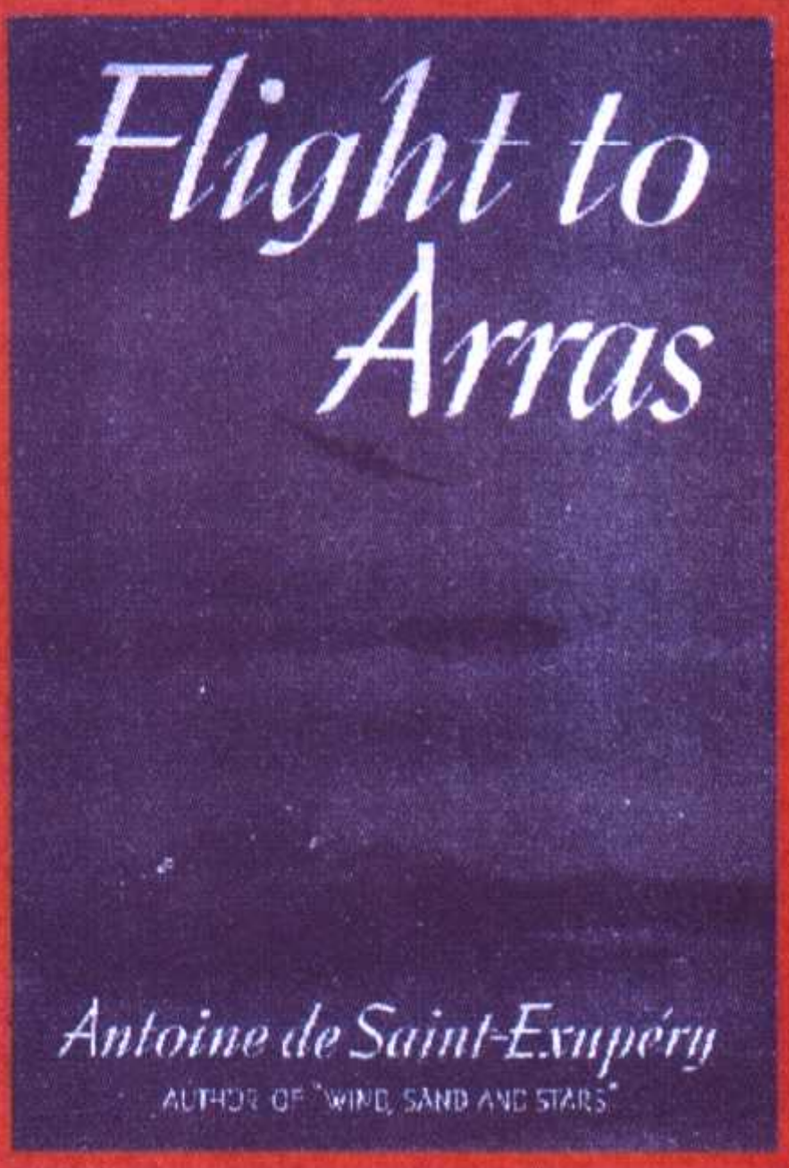
圣埃克絮佩里认为一本书在使读者满意之前首先应该使它的作者满意，“我情愿卖一百本我不感到脸红的书，也不愿意卖六百万本蹩脚货，”他写信给他的译者勒维·加朗蒂埃尔说，后者缠着要他把《战地飞行员》的稿子交给自己。

《战地飞行员》在法国出版时，一开始得到的是称赞。但是附敌的新闻界将作者与一个犹太人的亲密关系曝光(左页下图)，说他是国家的叛徒。戴高乐派那边也攻击他，指责他在《战地飞行员》末尾散布自认失败、亲维希政府的言论：“明天，在旁观者看来，我们将是失败者。失败者应该保持沉默。就像种子。”









最初的版本《飞向阿拉斯》由圣埃克絮佩里1935年起认识的、位于纽约的美术学院的同学贝尔纳·拉莫特画了插图。看着拉莫特画的栩栩如生的插图，圣埃克絮佩里纳闷画家怎么能如此真实地再现他不曾见过的场景、不曾认识的人物。

着他，就像他也觉得有保护她们的必要。

“我心中的一个小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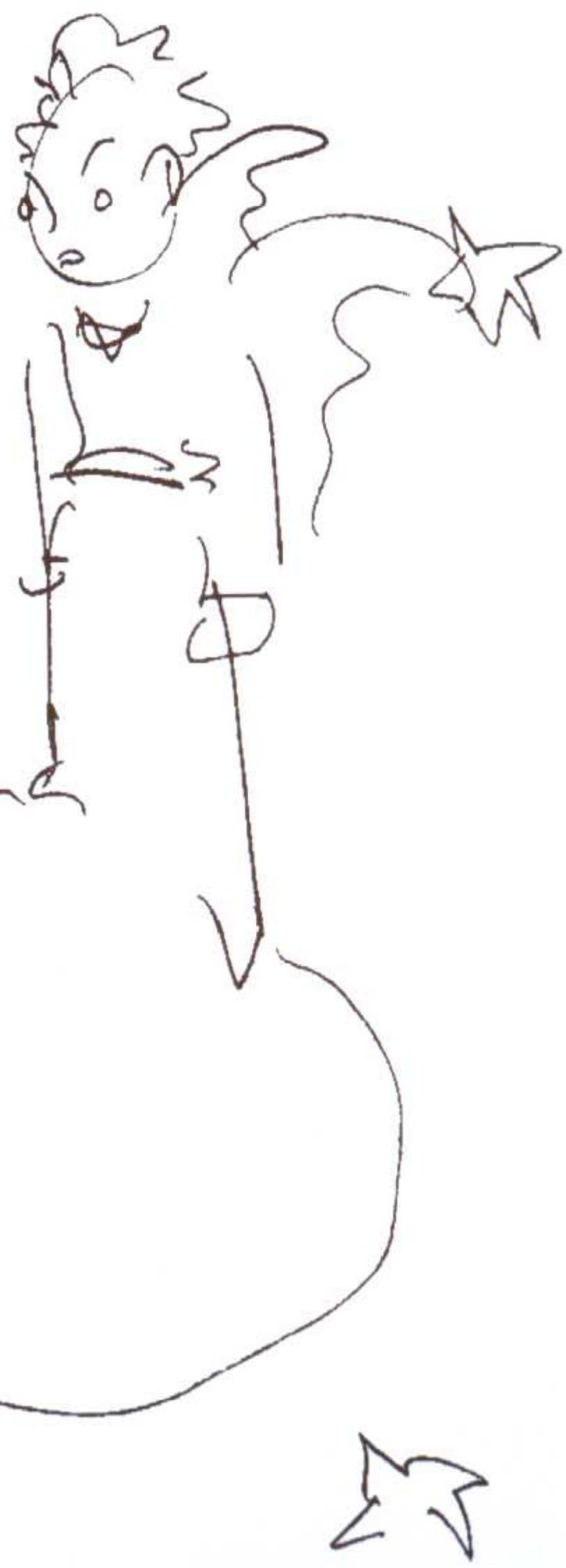
几年后，一个不时闪现在圣埃克絮佩里头脑中的长着或者没长翅膀的小人出来了，它要么是画在一张餐布上，要么是画在便笺上，要么是画在信件里。是他自己小时候的样子还是他想象中的“小安托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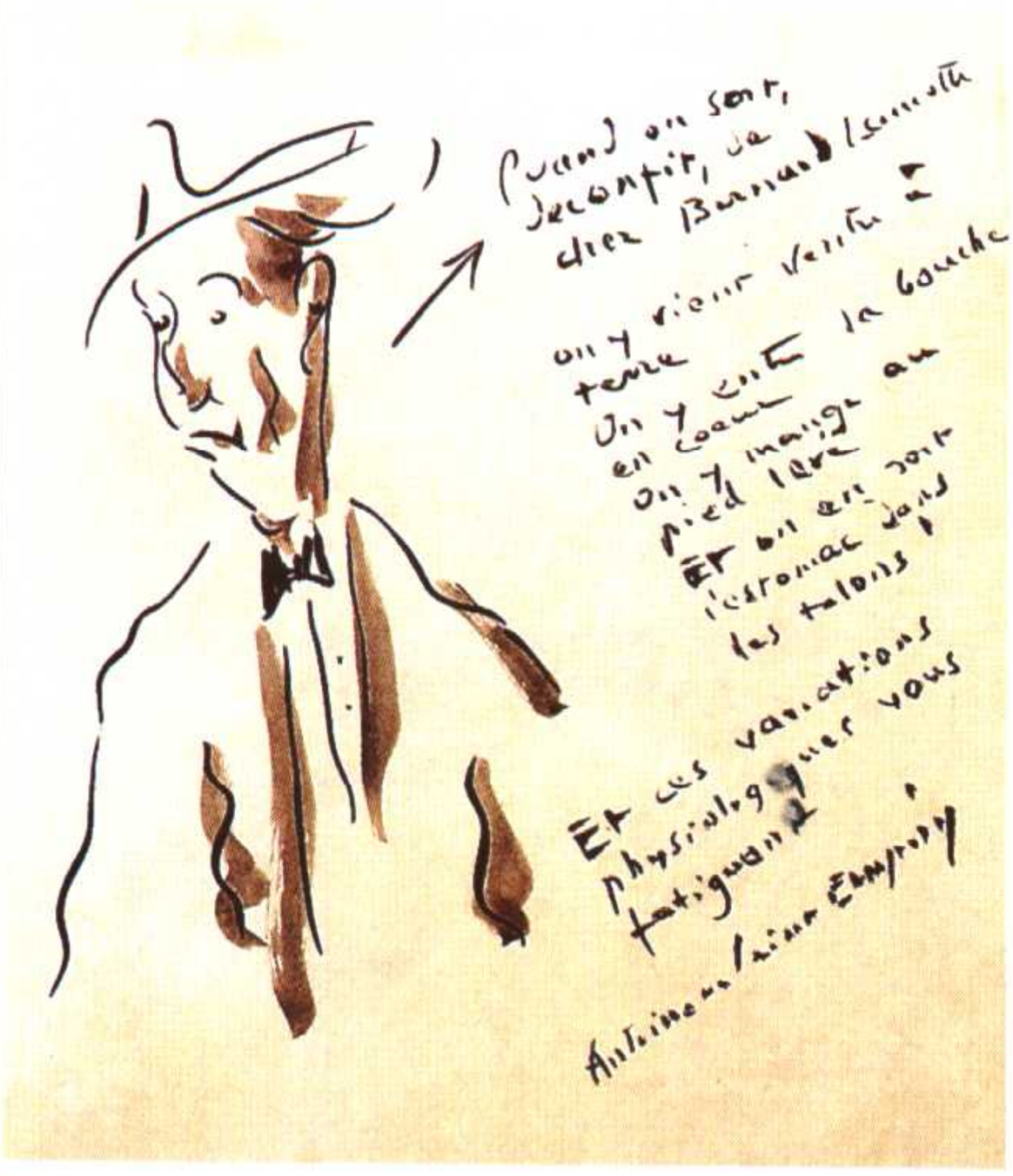


还是因为出版商的要求，他着手为孩子们写一本书。他先是请贝尔纳·拉莫特为他画了一些人物草图，但是，他发现拉莫特画出来的样子缺乏天真的感觉，于是他决定自己来给故事配画。圣埃克絮佩里给自己买了一大把彩色铅笔和水彩笔，1942年夏天，他开始给这本后来成为他亮点之作的《小王子》画插图。

他一直都不满意，将这个人物画了好几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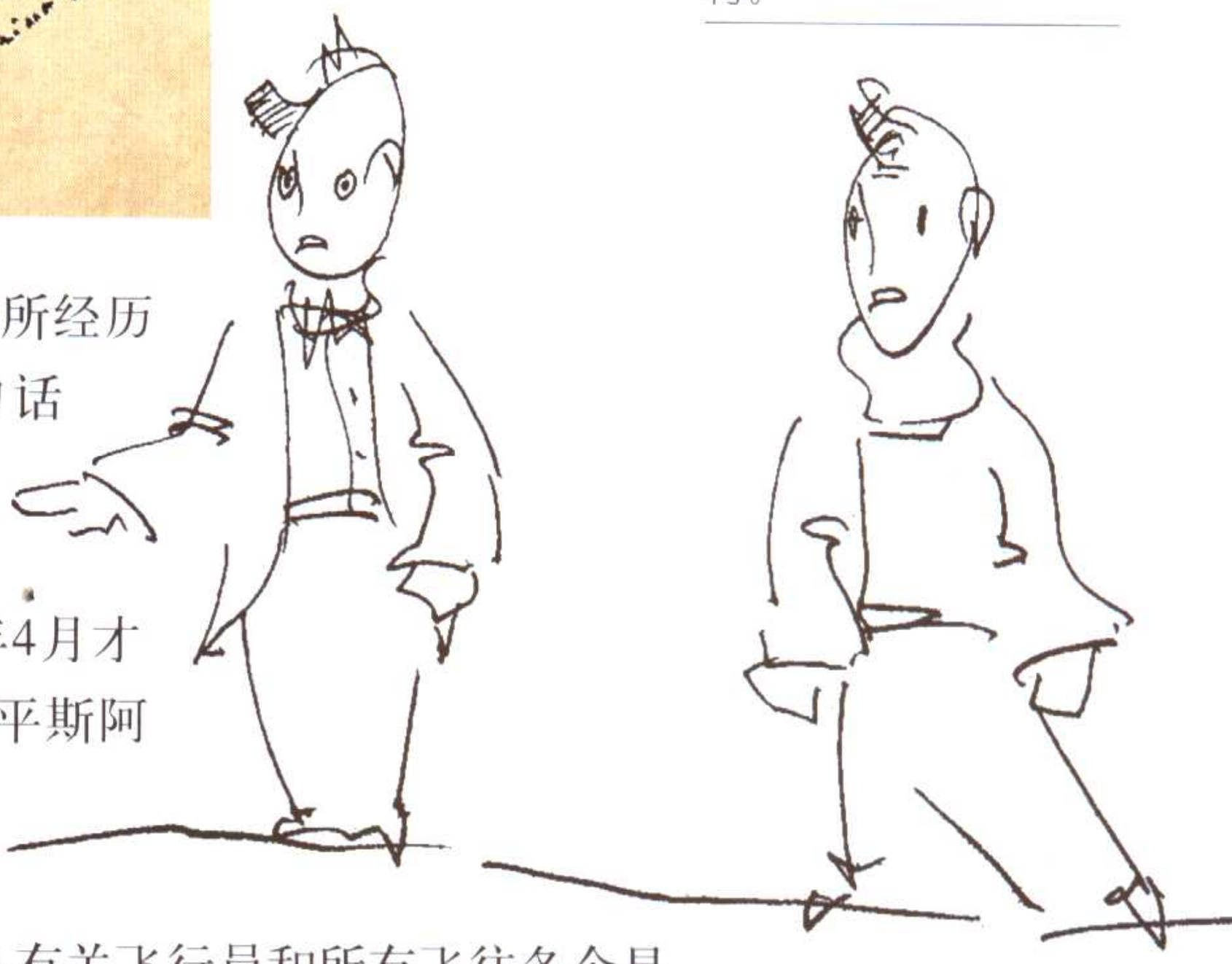
因为热得难受，圣埃克絮佩里让妻子给他找个小屋子避暑。贝文·豪斯在新泽西的庄园有不少于二十二个房间！1942年夏天，圣埃克絮佩里在那儿写作、绘制《小王子》插图。好几个朋友来看他，像安德烈·莫鲁瓦，他们凌晨两点被吵醒，惊讶地看到一个饿极了的圣埃克絮佩里大声要孔苏埃洛给他准备炒鸡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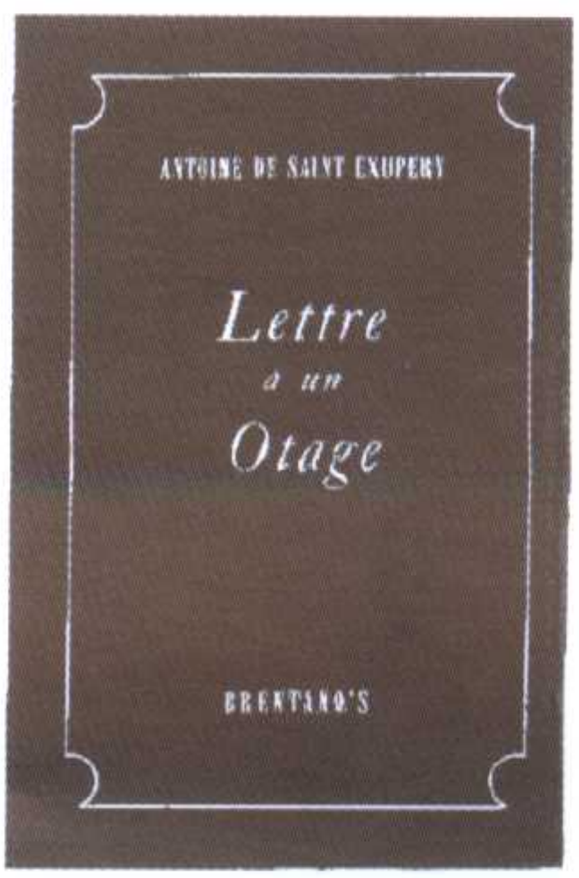




他甚至为找一种最贴切的姿势让朋友们给他当模特。人们经常愿意把《小王子》当作一本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书。如果圣埃克絮佩里的这部作品真是自传性的，那他为什么没有把他所听过的、所经历过的放在作品人物的话里，态度里？《小王子》是为1942年的圣诞节准备的，到1943年4月才摆进书店。《玛丽·波平斯阿姨》的作者R·L·特拉弗斯写道："当像《小王子》这样的童话从有关飞行员和所有飞往各个星球的人的书中诞生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再为格林兄弟哭泣。"《小王子》是献给莱昂·韦尔特的，他已经为韦尔特写了《给一个人质的信》(1942年)，《小王子》集合了圣埃克絮佩里所有的忧虑和肺腑之言，他通过一个小小的人物委婉地说出了藏在他内心最深处的话。

20世纪30年代，一个好奇的、经常是没有头发的、有时长着翅膀的人物出现在圣埃克絮佩里的速写里。作为《小王子》的预报员，他也出现在一些书的献词里，还有数学方程中间、给莱昂·韦尔特的信里面，圣埃克絮佩里把《给一个人质的信》(下图)以及《小王子》先后都献给了韦尔特。





"首先是法国"

这时，美国人登陆北非，具体时间是1942年11





“奇怪的星球，奇怪的问题，奇怪的语言。这可能是一个生活简单的星球，”圣埃克絮佩里在给他的女友西尔维娅·雷恩哈特的信中写道。后者抱怨他约会老是迟到，后来成为《小王子》中狐狸的原型。《小王子》的创作是在圣埃克絮佩里的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非常糟糕的一个时期，它使作者得以逃离一个他感觉不顺的世界。他从周围人的思想和态度里汲取原型，用自己的方式把它们再现出来。他怎么会料想到五十五年之后，他的《小王子》已经被翻译成一百零三种语言，已经成为全世界仅次于《圣经》和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最畅销书籍，一代代人一拨一拨地对书中散发的那略带忧伤的哲理和诗意赞叹不已。

月8日。德国人侵入自由区进行反击。圣埃克絮佩里在《纽约时代杂志》和《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上发表声明呼吁法国人和解。这些文字遭到非常糟糕的理解，作者被置于被告席上。圣埃克絮佩里对同胞的愚蠢和仇恨感到厌恶。在为重返2/33部队做了很多努力后，圣埃克絮佩里收到了调动证，终于可以在1943年3月回到盟军军营继续参加战斗。



两个星期的旅行之后，4月底，斯特灵堡号抵达阿尔及尔，它是法国惟一一座还没有被占领的城市，却是互相倾轧之地，所有的派别以及这些派别激起的仇恨都集中在这里。从此在以总统儿子埃里奥特·罗斯福上校为首的美军指挥下，2/33部队在摩洛哥的乌季达机场驻守下来。就在那里，圣埃克絮佩里最终回到了他以前的部队。他驾驶闪电式P38飞机，与他之前驾驶的飞机相比，这是非常诡异灵活的新型飞机。尽管军队生活相当艰苦，天气炎热，即便对年轻力壮的男人来讲训练强度也是极大，圣埃克絮佩里，虽然因为多次事故身上留伤，依然充满激情。



培训期结束，他回到阿尔及尔，1943年6月晋升为指挥官，7月21日在法国上空执行他的第一次任务。接着，由于第二次执

“德军之夜最后埋葬了我们的领土。法国只是沉默。她在某个地方、在那个灯火尽熄的夜晚消失，就像一艘船，”圣埃克絮佩里1942年11月在美国广播电台播出的一篇文章中说道。



行任务时降落出了点无大碍的错误，他被留在指挥部待命。他在那儿过了冬天，见了纪德和住在那里的文学和政治界名人。他又开始写《城堡》。不过他是勉强耐着性子写作，他一心指望着再参加战斗。他想尽办法去见地中海地区空军总指挥伊克将军，请求将军让他回到部队。

圣埃克絮佩里1944年1月在阿尔及尔吃一顿晚餐时在菜单上画了幅画(下图)。5月，装备全新的闪电式 P38飞机的2/33部队看到阿尔盖罗来了一个为找到自己部队而“欣喜若狂”的圣埃克絮佩里。



“我回到了家。2/33部队，它是我的家”

1944年5月圣埃克絮佩里终于回到在撒丁岛阿尔盖罗的2/33部队。五项任务以额外名义交给了他，因为一般认为他年纪太大，不适合驾驶闪电式飞机(年龄限制在三十五岁)。6月14日他执行第一次任务，接着整个部队移驻到科西嘉的博尔戈。

7月17日，他又驾驶飞机侦察法国海岸线，美军可能即将在那儿登陆。







31日，他执行了最后一次任务。任务归来，加瓦尔将军要向他透露盟军在普罗旺斯登陆的时间，这个消息将使他离开飞行跑道。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秘密的知情者，他无论如何不能被德国人抓住，不能有在严刑之下说出秘密的危险。连续飞行六小时之后，8点半，他又起飞了。13点，人们失望地没有等到他回来。14点，人们彻底失望。

自杀？叛逃？加入游击队？对于圣埃克絮佩里的失踪，出现了很多猜测。这种种猜测，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只是扩大了围绕在这个飞行员周围的光圈，他对战争带来的后果感到害怕，他写信给“X”将军说：“如果我在战争中死了，那就罢了……如果这份‘必须而无益’工作还能让我活着回来，那问题就来了：该怎么办？该怎么跟人说？”

可是，圣埃克絮佩里没有回来：他乘着他的飞机，走了，就像小王子，回到他的星球——“充满童年记忆的世界……令人沮丧的是，在我觉得，这个世界总是比另外一个世界更加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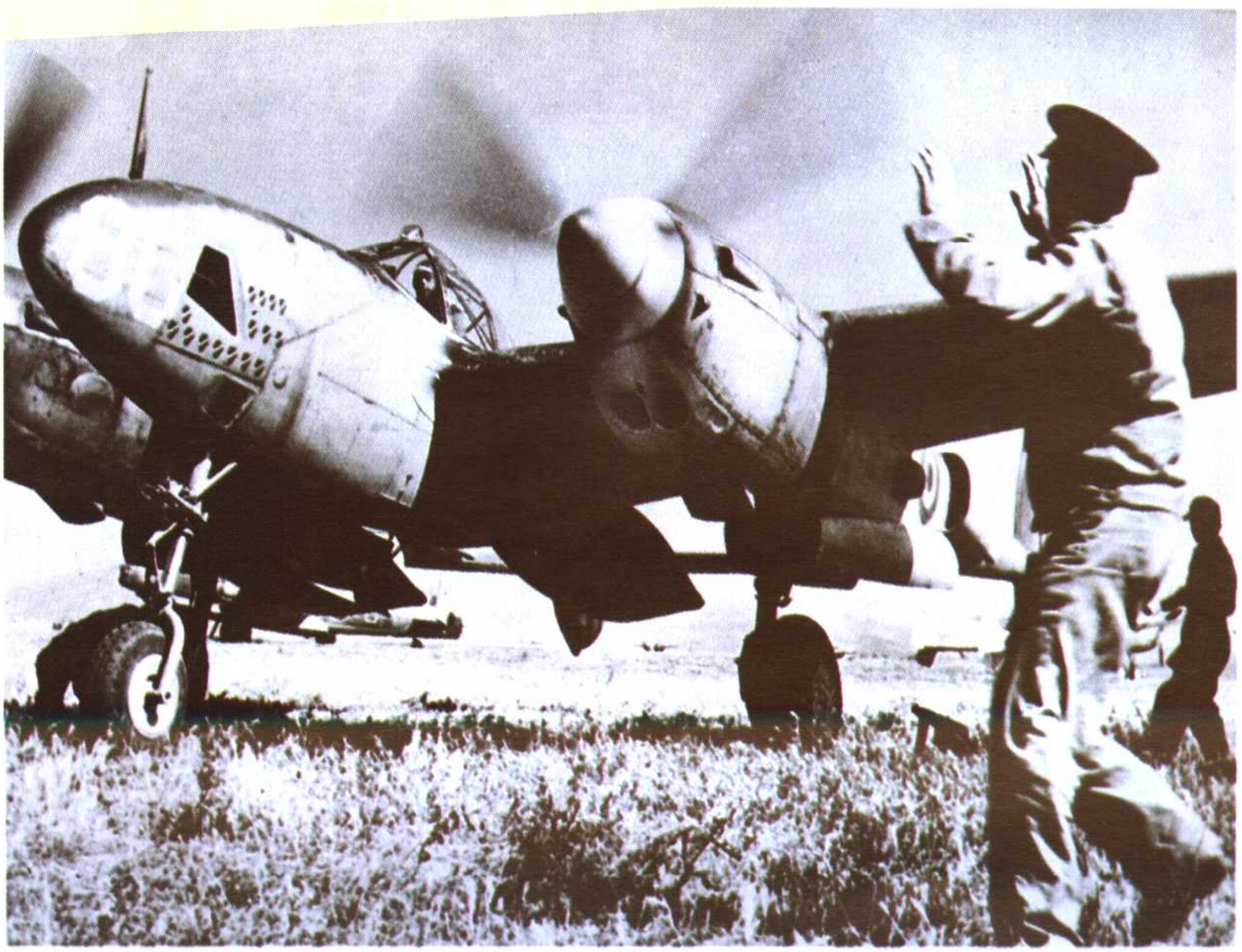
PILOT DID

闪电式 P38 是一种装备有四架机枪和一门大炮的战斗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35公里。为了进行飞行侦察，武器被一组摄像机取代。就是驾驶着这种飞机，圣埃克絮佩里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想找到他坠海的确切位置；今天，一个脆弱的证据，一条据说是圣埃克絮佩里的银表链，姑且可以让人相信已经在马赛外海找到了埋葬圣埃克絮佩里的坟墓。



1944年5月，《生活》的记者、摄影师约翰·菲利普来到阿尔盖罗，他拍了整整一系列军营生活的照片。他说服圣埃克絮佩里为自己的报纸写一篇文章，六页的手写稿在5月29日至30日的那个夜里完成，名字叫“给一个美国人的信”。文章在美军登陆普罗旺斯之后送到报社，一直没有印成文字。

T RETURN AND IS PRESUMED LOST.




HUGO PRATT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见证与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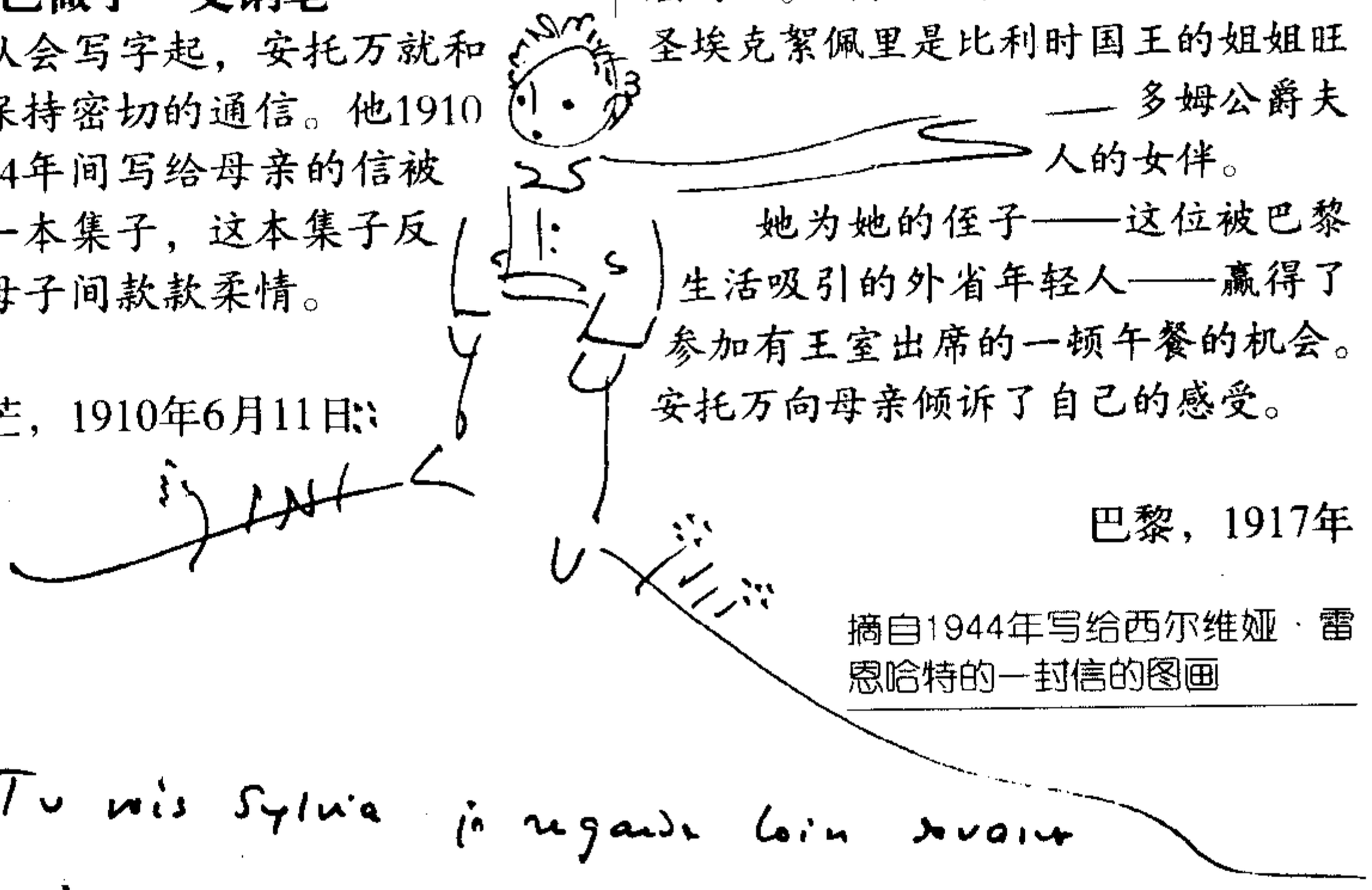
“我写得少，这不是我的错。我一半时间嘴是被封起来的”

在他的信件——并不像他以为的那么少——中，圣埃克絮佩里毫无顾忌地讲述着自己。写信是让自己减少孤单感，与喜欢的人、与经常在远方的人分享感受的一种方法。他的信，有时还画着图，展现了他经历的那些幸福、激动或者气馁的时刻。某些信成为他后来一些作品的基础。

“我自己做了一支钢笔”

从会写字起，安托万就和母亲保持密切的通信。他1910到1944年间写给母亲的信被合成一本集子，这本集子反映了母子间款款柔情。

勒芒，1910年6月11日：



Tu mis Sylvia je regarde loin devoir moi et je ne sais rien de l'avenir. J'aimerais bien

我自己做了一支钢笔。我正在用它给您写信。它很好用。明天，是我的生日。埃马纽埃尔叔叔说我过生日时他会送我一块表。那您可以写信告诉他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星期四谢纳圣母院有一场朝圣。我和同学一起去。天气很坏。一直在下雨。我用人们给的所有礼物做了个漂亮的祭台。再见。

亲爱的妈妈，我好想见到您。

安托万

明天是我的生日。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母亲的信》，弗里奥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82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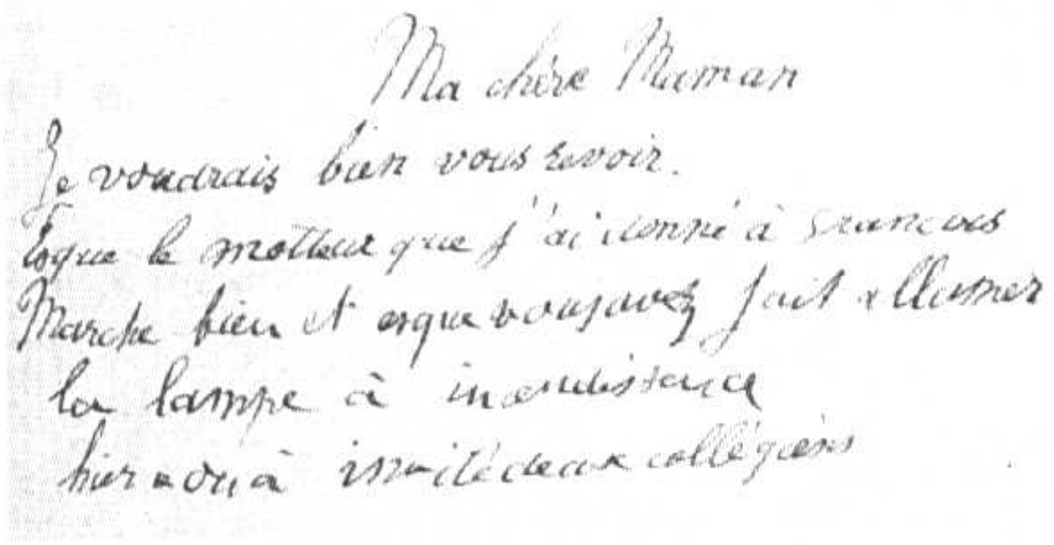
一顿王室午餐

从1917年到巴黎开始，圣埃克絮佩里，因为家庭的关系，遇见各个阶层的人。安托万的姑姑阿娜伊·德·圣埃克絮佩里是比利时国王的姐姐旺多姆公爵夫人的女伴。

她为她的侄子——这位被巴黎生活吸引的外省年轻人——赢得了参加有王室出席的一顿午餐的机会。安托万向母亲倾诉了自己的感受。

巴黎，1917年

摘自1944年写给西尔维娅·雷恩哈特的一封信的图画


Ma chère Maman
Je voudrais bien vous revoir.
Depuis le matin que j'ai commencé à travailler
Marche bien et aujourd'hui j'ai allumer
la lampe à incandescence
hier soir à mes camarades

安托万给母亲的信，勒芒，1910年

好了，我在旺多姆公爵夫人家用了午餐……她是比利时国王的姐姐！我为这事简直乐疯了：他们真迷人。国王看上去极聪明，并且他非常古怪。我没有做一件蠢事，一刻也没有糊涂：阿娜伊姑姑很高兴：如果她给您写信，可以把信寄给我吗？最让我高兴的是她（旺多姆公爵夫人）跟我说邀请我哪个星期日和她一起去法兰西喜剧院：瞧，多光荣啊！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出处同上

“百分之百”……

夏尔·萨莱斯1900年生于里昂。他1915年在圣让－德－弗里布尔中学认识了圣埃克絮佩里。读完高等商业学校之后，他在塔拉斯孔附近的一座农宅定居下来，战争之前，圣埃克絮佩里经常去看他。

巴黎，圣路易中学，1917年末

老宝贝：

你真是个天使。全心全意地感谢你寄来的《圣经》。送我这个你真是太好了，夏尔！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也许写信跟你练练数学???!!因为我一头埋在了数学里。我要把三年的数学一年学完，因为我在圣路易中学为进海军军官学校上预备课，我们8月份考试。

我会被录取吗?????

我一收到包裹马上就给你写信。这里的服务真是太棒了，包裹竟然在门房呆了一星期天。

请原谅我没给你写得长些，没给你的长信回一封同样有趣的信，可现在我忙极了，没有一秒钟空（我过去做诗的时间都到哪儿去了???）。

我以后尽可能给你写长点（星期四可以，我想）。

匆匆握一下你的手，不过是最热情的。

你的朋友（一生始终不渝的朋友，百分之百的朋友，阿门）。

安托万

如果你没有我那么多的事，写信给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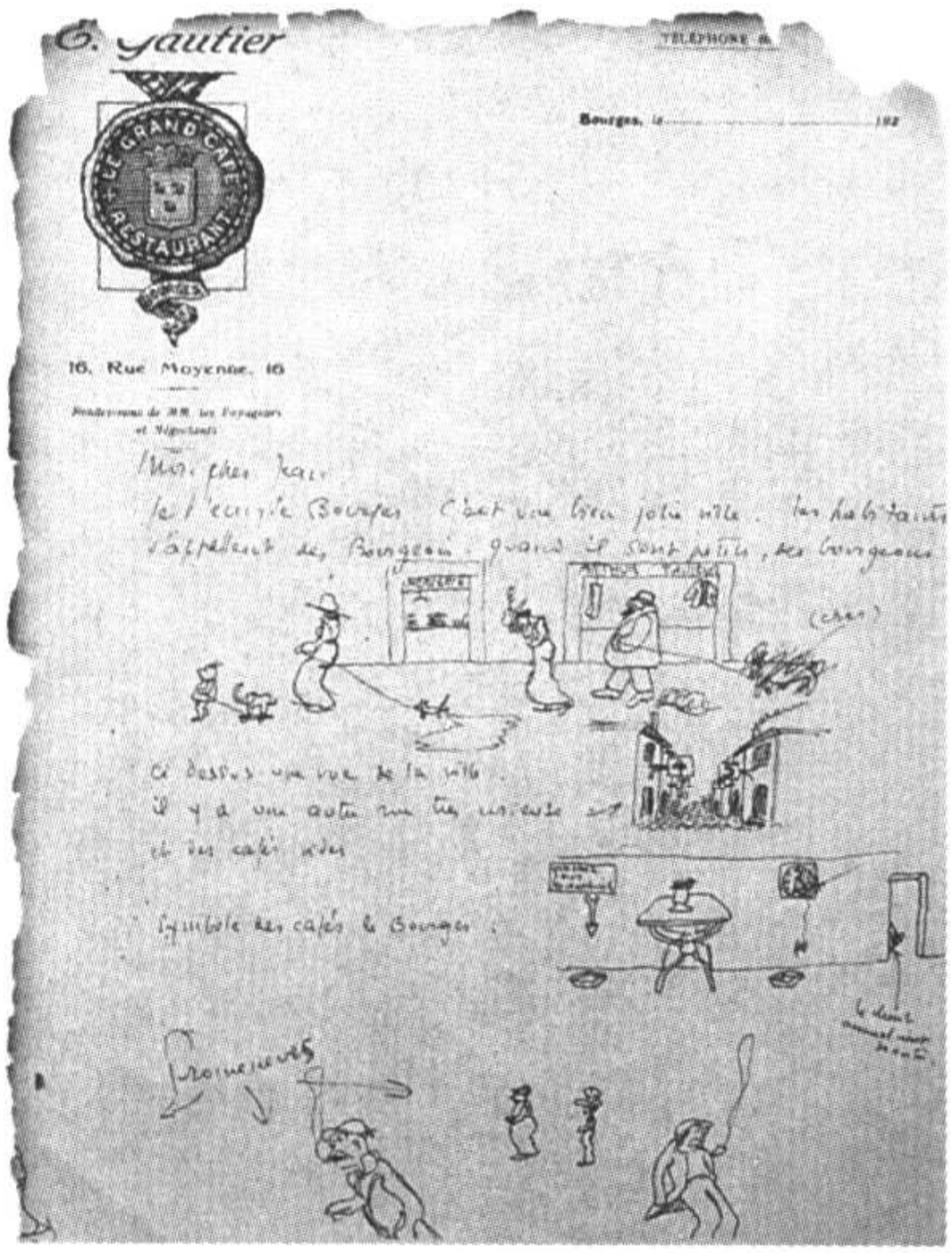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全集》

七星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

克勒兹省的旅行代理推销员

让·埃斯科，1900年生于里昂，1921年在斯特拉斯堡服兵役时遇见圣埃克絮佩里。他在好几家工业公司和食品公司做商业经理，做得很成功。



给让·埃斯科的信，布尔热，1925年。

“老前辈”纪尧梅

亨利·纪尧梅生于1902年。他学习成为战斗机飞行员，接着取得民航飞机驾驶证，进入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他先在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然后1930年在南美航线上运送邮件。圣埃克絮佩里让他在《人的大地》中永远地被人们记住。1940年11月27日他在执行任务时死去。

“可笑的上流社会人”

塞戈涅（1901－1989年）是圣埃克絮佩里在博絮埃中学的同学。爱好登山，是1936年攀登喜马拉雅山的第一支法国队的队长。他先是国家参议员，后任罗讷－阿尔卑斯地区高速公路局的局长，他保留了与圣埃克絮佩里的二十来封通信。

达喀尔，1927年

最亲爱的：

其实，我并不太讨厌待在塞内加尔（每运一次邮件我就有十天空闲时间），因为达喀尔张开双臂欢迎我，我在这儿一下子变成了一个可笑的上流社会人。我每天晚上跳舞，花钱。你来就可以看到。这里有些迷人的人。这里甚至有些太过迷人的人，因为他们有好几个女儿要嫁，万一没准，我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你可以放心，我有自卫的本能……

不过有一两个姑娘真的很有魅力。这使我有时候不免牵挂。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全集》

七星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44年

“我刚刚飞了趟漂亮的长途”

圣埃克絮佩里沿着山脉飞行，对看到的景色赞叹不已。

多么美丽的国家，多么壮观的安第斯山！我在6,500米海拔的上空，欣赏着暴风雪的形成。所有的山峰喷出雪，就像火山爆发，仿佛整个山脉都开始沸腾。一条拥有7,200座山峰、绵延200公里的山脉。确实，它像一座封闭的堡垒一样难以进入，至少这个冬天如此，在它上空的飞机里，有一种异常强烈的孤独感。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1930年7月25日

《给母亲的信》

弗里奥文库，伽里玛出版社，
1984年

“我像只自私的小山羊，喊着您”

圣埃克絮佩里在利比亚沙漠出事后收到的第一个信息来自母亲。他立即给她回了信。

开罗，1936年1月3日

我的小妈妈：

读着您那么富有深意的话，我哭了，因为我曾经在沙漠里喊您。所有人都走了，寂静无声，我生气极了，我开始喊我的妈妈。

多么可怕，竟然把需要您和孔苏埃洛的人丢在一边。我觉得极需要回来寻求庇护。我把指甲从阻止履行义务的沙土里拔出来，又爬过了几座山。

但是，我需要的是您，需要您来庇护，我像只自私的小山羊，喊着您。

以前我也许是为孔苏埃洛回来过，但是现在，是因为您，妈妈，我回来了。您是那么柔弱，您知道，从一个守护天使的形象来说，您又是那么强大，那么智慧，那么充满慈爱，是上帝悄悄在夜里惠赐你的吗？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出处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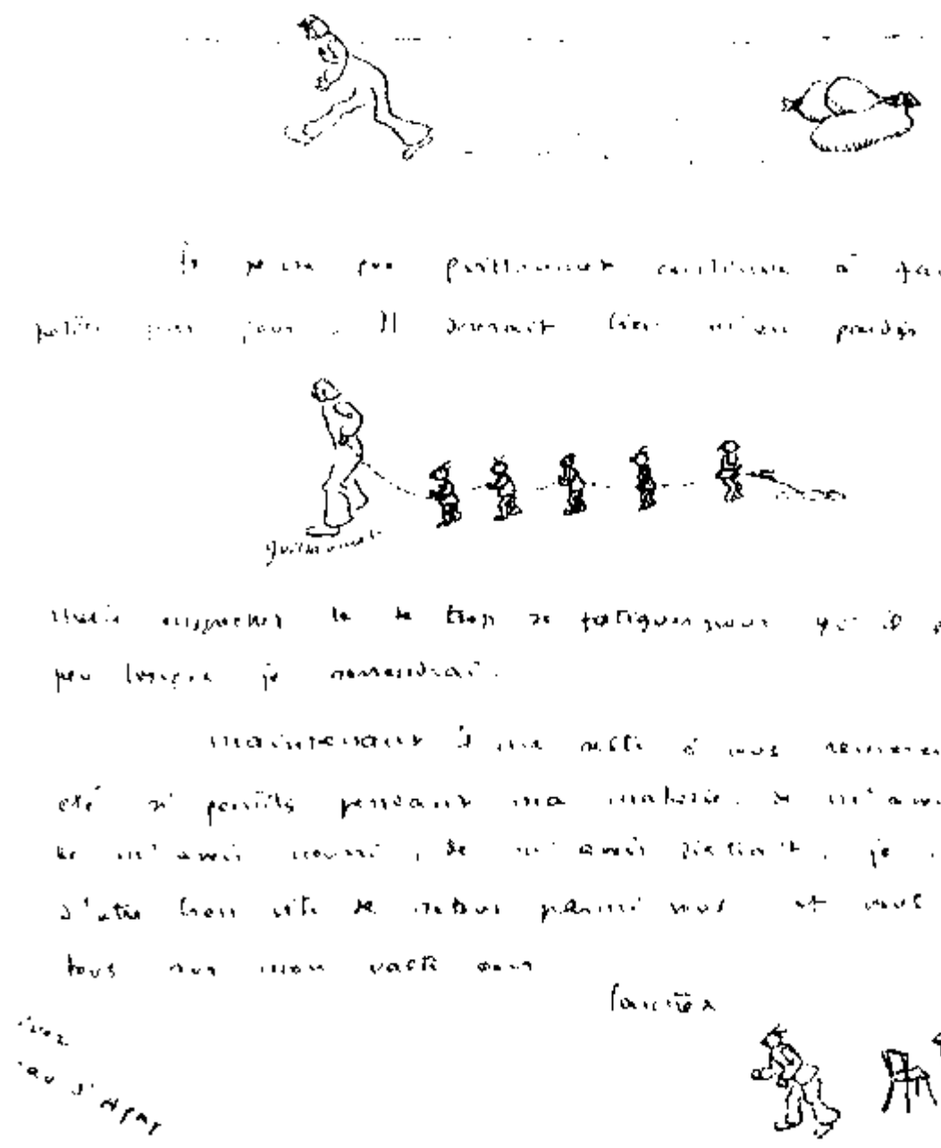
“他们的论战把我烦死了”

圣埃克絮佩里给女友X的著名的最后一封信，是他失踪后人们在他桌上发现的。

那天追逐者让我吃惊。我勉强逃脱。我发现这很有好处。不是说对跑动或追踪的狂热我感受不到，而是因为我一点也不明白，对事情的状况一点也不明白。他们的话把我烦死了。他们的老套、夸张把我烦死了。他们的论战把我烦死了，我根本搞不懂他们好在哪儿……好在主张保留卡尔庞特拉图书馆，拯救法国文化遗产。好在乘飞机跑来跑去。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X的信，1944年7月30日”
《战地信札》
弗里奥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82年

给亨利·纪尧梅的信，卡萨布兰卡，1927年。“我想纪尧梅继续每天下四惠。他应该给我一个，”圣埃克絮佩里开玩笑说。



这些不可思议的飞行狂人……

在《人的大地》第二章“同事们”里，圣埃克絮佩里向梅尔莫兹和纪尧梅表示了敬意。在《战地飞行员》里，他颂扬了他的朋友让·伊斯拉埃尔，他是“奇怪的战争”期间在奥尔孔特认识他的。友谊是他置于其他一切之上的感情。

“我不结交一个老同事”

圣埃克絮佩里和梅尔莫兹两个都是在女性氛围中长大的，他们都过早地失去了父亲。让他们亲近的就是他们出生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熊和天使长得并不像。他们的政治观点也不同。然而，他们的友谊，产生在云端，在航线上，建立在坚定不移的彼此欣赏和尊重上。

几个同事，包括梅尔莫兹，开设了从卡萨布兰卡到达喀尔穿越不遂人愿的撒哈拉的法国航线……美洲航线开通后，梅尔莫兹，总是打前锋，负责考察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圣地亚哥的一段航线，要在撒哈拉上空搭建桥梁后再在安第斯山上空搭建一座桥梁……在安第斯山得到很好勘察后，线路问题一解决，梅尔莫兹就把这段航线的任务托付给纪尧梅，开始征服黑夜……黑夜被驯服，梅尔莫兹就试着去征服海洋……

梅尔莫兹就这样征服了沙漠、山峰、黑夜和海洋。他每次回来，总是为了新的出发。最后，工作十二年

纪尧梅和圣埃克絮佩里在一架拉泰28前，阿根廷，1930年。



后，他又一次飞越南大西洋，他发回一个简短的信息说右后引擎断裂。接着一片沉默。梅尔莫兹和他的事业留在了一起，就像一位收割者，捆扎好稻束之后，躺在了自己的田地里。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人的大地》

伽里玛出版社，1939年

“红鼻子”

圣埃克絮佩里在《战地飞行员》里对飞行员让·伊斯拉埃尔的颂扬使得这本书被维希政府禁止出版。

指挥官的一丝不苟让我想起了伊斯拉埃尔。前天，我在情报处的窗户旁抽烟，伊斯拉埃尔，我看到他正走得飞快。他有一个红鼻子。一个非常红的典型犹太人的大鼻子。我一下子被伊斯拉埃尔的红鼻子震住了。

这个伊斯拉埃尔，这个给我看红鼻子的人，我与他有着深厚的友谊。他是队里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这个最勇敢的飞行员之一同时也是最谦虚的飞行员之一。人们跟他说了太多犹太人的谨慎，以至于他以谨慎来对待他的勇敢。他谨慎地当着优胜者。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战地飞行员》，伽里玛出版社，1942年

“我们被击中。飞机着火。S.O.S.S.O.……”

1940年11月27日，纪尧梅在地中海上方被击中，当时他正驾飞机送被任命为驻叙利亚高级专员的让·基雅普。对圣埃克絮佩里来说，纪尧梅一直是“知道洞开西班牙秘密的人”、是惟一能够引领他应付可能发生的危险的人。

纪尧梅死了，这天晚上我觉得我再也没有朋友了。

我不为他感到惋惜。我从来不会为死者感到惋惜，但是他的离去，我需要很长很长时间去接受——这个可怕的工作已经让我心情沉重。它还将数月数月地持续下去：我将频繁飞卡萨－达喀尔航线。在过去布雷盖14飞机的伟大时代，科莱、雷纳、拉萨尔、博勒加尔、梅尔莫兹、埃蒂安、西蒙、莱克里万、维勒、韦纳内勒、里盖勒、皮肖杜、纪尧梅，飞过这条航线的所有人都死了，地球上，我再也没有一个人可以一块分享回忆……

在这世上我再也没有一个同事可以说“你记得吗？”。在沙漠的时候是多么好啊。我生命中最热的八年里，只剩下吕卡和迪布迪厄，吕卡不过是个行政官，上前线来迟了；迪布迪厄，我从来没有和他一块生活过，因为他从来没离开过图卢兹。

我本想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很老的人身上，一路埋葬他所有的朋友，所有的。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X的信，1940年12月1日”

《战地信札》

弗里奥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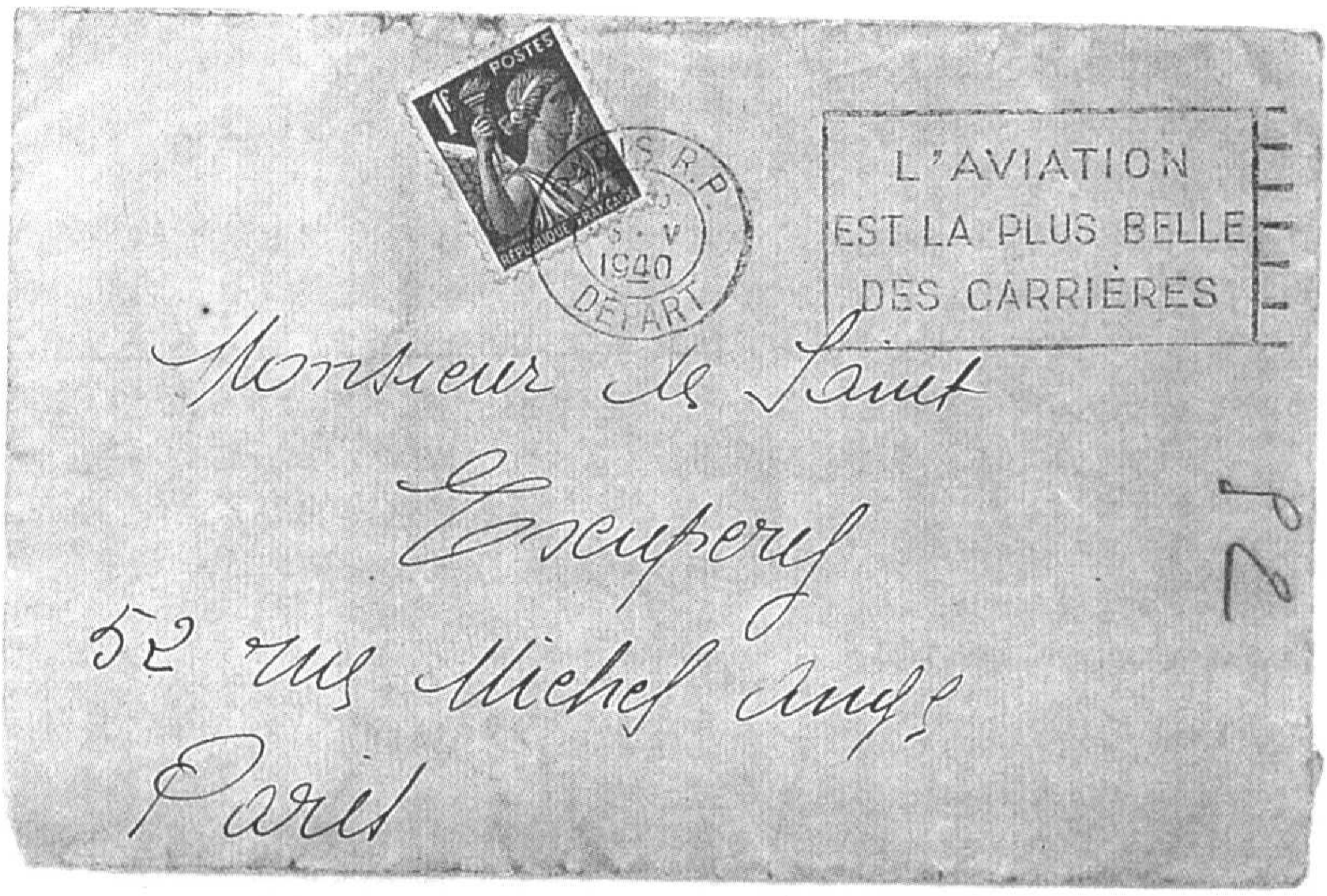
“我认识了像个巴黎人的圣埃克絮”

生命中每次艰巨的飞行之后，圣埃克絮佩里都回到巴黎小住一段时间。他从军事任务中解脱出来，成了左岸文学圈里的常客，又和少年时代的老朋友联系起来。1931年与1939年之间，两篇报道之间，两次长途飞行之间，圣埃克絮佩里过着巴黎知识分子的生活，就像纪德、让松、法尔格、伯克莱、马尔罗……

“他从头到脚是个法国大家庭出身的孩子”

莱昂－保罗·法尔格（1867－1947年），马拉美的学生，他一直在要求诗人“孤独的权利”。他在他出色的长篇巨作里展现了巴黎社会，它的艺术家，它的手艺人，他对朋友圣埃克絮佩里始终保持着最佳的待遇。

圣埃克絮有着惊讶的目光，惊讶的鼻子，惊讶的椭圆脸，但是他清爽干净的脸却逸出非常严肃的神情，时而宗教式的，时而科学式的。我们好像是立刻成为朋友的？他有着一种与我的方法相合的触及问题的方式。他的方式直接，机敏，隐藏在察觉不到的奇特而草率的幕布之下。他富有表现力，爱说笑……会突然变得神情专注……他从头到脚是个法国大家庭



出身的孩子，一位贵族，历险，兵役，勇敢，冷静，更突出了这种姿态。他立下的功勋，开始是使人感到困惑，最后真的是让人感到吃惊，这些功勋的感情和尊严的内涵是那么丰富。

在短暂的兰波式生活中，他从骑士梦想和浪漫主义中走出，像一块陨石似的经历巴黎生活，全面了解它，从朗克雷的土耳其色彩作品，从上流的高级旅馆到啤酒店的紫红色仿皮漆布，他在夏纳莱叶街住时，让雇用的埃及仆人带来整捆的蒙斯德干酪款待他的朋友。他知道旺多姆地区的好酒吧，梅克内斯或雅加罗混乱的下等小酒馆，知道他汇报任务完成情况的部长办公室的惯例空缺，知道他用保罗－路易·库里叶式的精练文笔吐露自己飞行感受的巴黎大报。我想在十年的亲密相处中，我只见过三次他住在一所真正的房子里，住在一个他自己的家里，他是为家这个词付钱，不时地要考虑桌椅和保单……我们见面聚几个小时的场所是旅馆、夜总会、会所和车站。多少次在学院机场前或在吕泰蒂阿旅馆大厅里我们都到精疲力竭才最后告别！多少个夜晚我神经紧张地等他，不是他总迟到，而是因为我知道他在弗洛里亚诺波利斯或昔兰尼加，广播没告诉我们他飞机发动机的任何运行情况。

了不起的圣埃克絮，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在那些见过他，甚至只见过他一个微笑的人们心里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因



1939年7月21日，比利时国王莱奥波德在看了《人的大地》和《夜航》之后写给圣埃克絮佩里的信。

为他笑起来完美无瑕。根本不是因为他的作品使他被拿来同康拉德、同吉卜林作比较。根本不是因为他的创作丰满深邃，因为人们谈论它，也不是因为他感谢像他那样刚强的人所希望的无比高尚的同事。仅仅是因为他迷人，因为对大家来讲他高贵的内心深处埋藏着珍宝。

莱昂-保罗·法尔格
《关于圣埃克絮佩里的回忆》
迪纳莫，1945年

一个非常腼腆的人

亨利·让松，记者，擅写电影对白、抨击文章，属于出入圣日耳曼德普雷地区咖啡馆的快乐朋友圈。

非常腼腆——我们还是重复一下这个评语——这个胆大的飞行员，有着孩子般的微笑、无辜的目光，喜欢和熟悉的人聚在一起。他不主动结交朋友。不过我让他认识了加莱蒂埃－布瓦西埃、儒韦、让·勒努瓦（美好时代的勒努瓦，真的勒努瓦，

不是假的，因为有很多假的勒努瓦）、加斯东·贝尔热雷、乔治·奥里克、罗贝尔·德斯诺斯和尤希。有的时候他需要很长时间进入、投入状态。他不轻易信赖随便什么人。他需要一定的氛围。他，为了把自己变掉，会玩些花招。当他感觉不放心的时候，他从精神上远离我们，去别处。出于礼貌，他把身体寄存在我们这里，以维持表面。迟些时候他会来找它，在那些讨厌鬼走了以后。但是更经常的是，他很快就不呆了，毫不迟疑地活跃起来，领头唱起歌，然后我们一起唱起来："我们是侯爵夫人大床上的八十个猎手。"

他用瑞士口音朗诵马拉美的作品，跟我们讲真实的故事，讲沙漠上一千零一的故事。这位天才的讲故事高手说话嗓音低沉，仿佛在独自倾诉心声。他并不哗众取宠。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不知道作秀是什么。多么单纯！他的景色、他的人物鲜活，我们几乎可以触摸到它们。如果他的故事里天冷，我们也感到冷，如果他的故事里天热，我们也擦汗，渴得要死，总有人踮起脚尖去开窗户。

亨利·让松

《七十年青春》

斯托克出版社，1971年



1938年圣埃克絮佩里在圣拉扎尔车站。

"圣埃克絮不分昼夜地编童话"

1929年4月，圣埃克絮佩里敲开安德烈·伯克莱的家门，这是位已经得到承认的作家，他的作品已经由伽里玛出版社出版。伯克莱被这个羞涩地交给他《南线邮航》手稿的年轻作者打动，为这本书写了序。

圣埃克絮处处坦率，有时相当理想化，不过一点不过分，除了腼腆得有点过分之外。怀着创作第一本小说的体验，他来我家想认识我，不敢等下去。我们都认识的一些朋友把我的住址告诉了他。他没有见到我，留了他的地址。两天后，我们成了老朋友……

没错，这对我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想要的人。"我在瓦格朗街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又见了圣埃克絮。他一副命运在握的神情，就像酒杯拿在手里一样，他要去开拓命运，让它灿烂辉煌，引领自己前进。啊！他没有收拾不

了局面，也没有惹出任何争执，甚至没有一点文字论战，人们口中，他一直就是个正直的人……

那次，圣埃克絮给我们朗诵，因为他记得某个童话。很美，很温柔，很抚慰人的一个故事。我们周围，邻桌的人都在小心地听着。我们真的被迷住了。后来，讲故事的人停了下来。一段时间的沉默，跟很棒的电影结尾设计得一样，最后法拉格喃喃自语："成千上万颗星星中的一颗刚刚落到我的杯子里……"那一天我们一起待到黎明。

安德烈·伯克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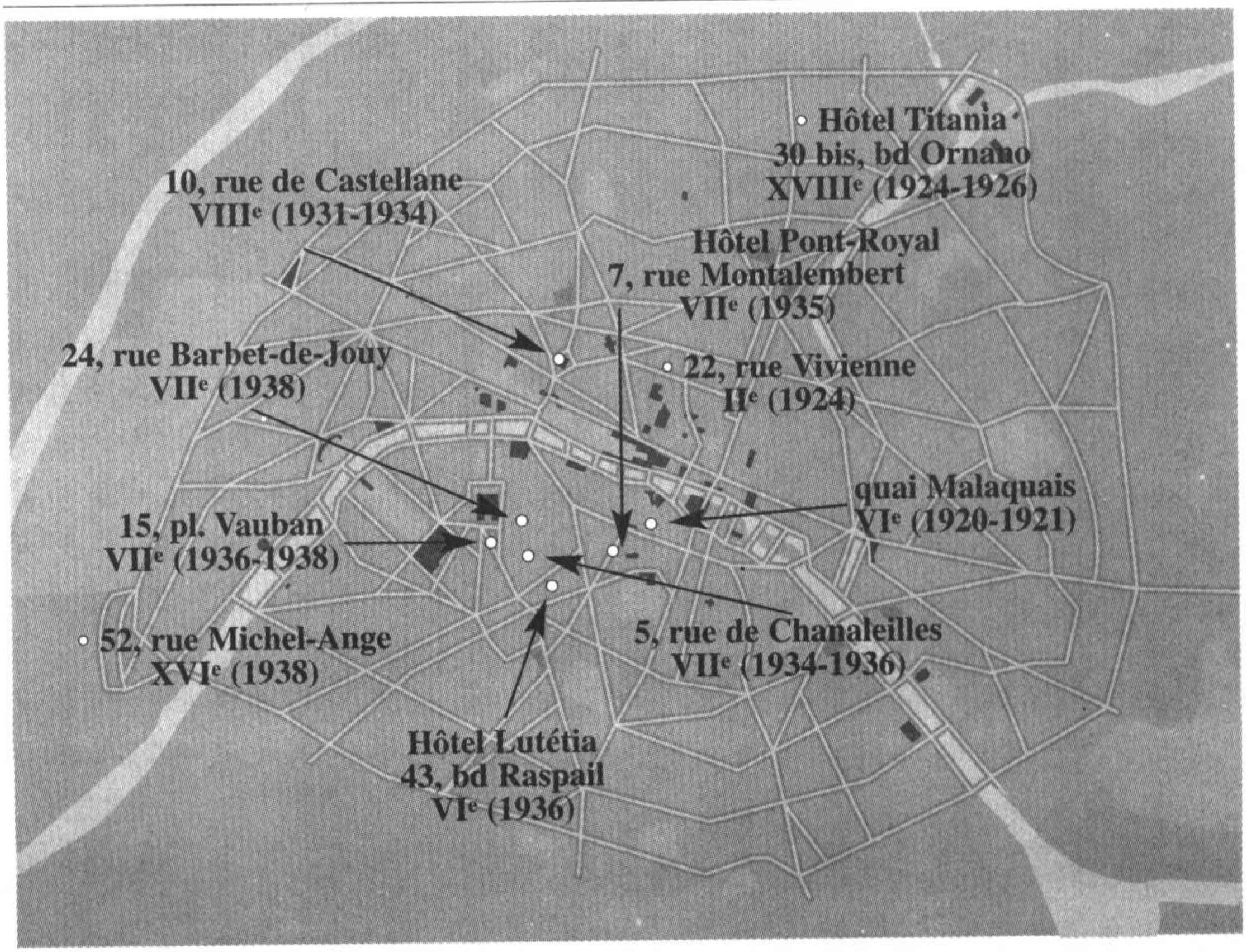
《费加罗文学杂志》

1949年7月30日

一个巴黎的流浪者

1919至1939年间，圣埃克絮佩里在巴黎生活了十三年，其间换了十个不同的住址。1935年，受财政危机困扰，他甚至把孔苏埃洛的北京犬尤蒂抵给了门房，请门房帮他们看管家具。对他来说，布尔乔亚式的舒适无关紧要。他是一个内心深处保存着对童年时候家里房子的回忆的流浪者，他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那房子已经卖掉了。为了不再忍受与所爱的地方分离的痛苦，他从一所房子搬到另一所房子，不与它牵绊在一起，"因为我只是住的人"。

圣埃克絮在巴黎的不同住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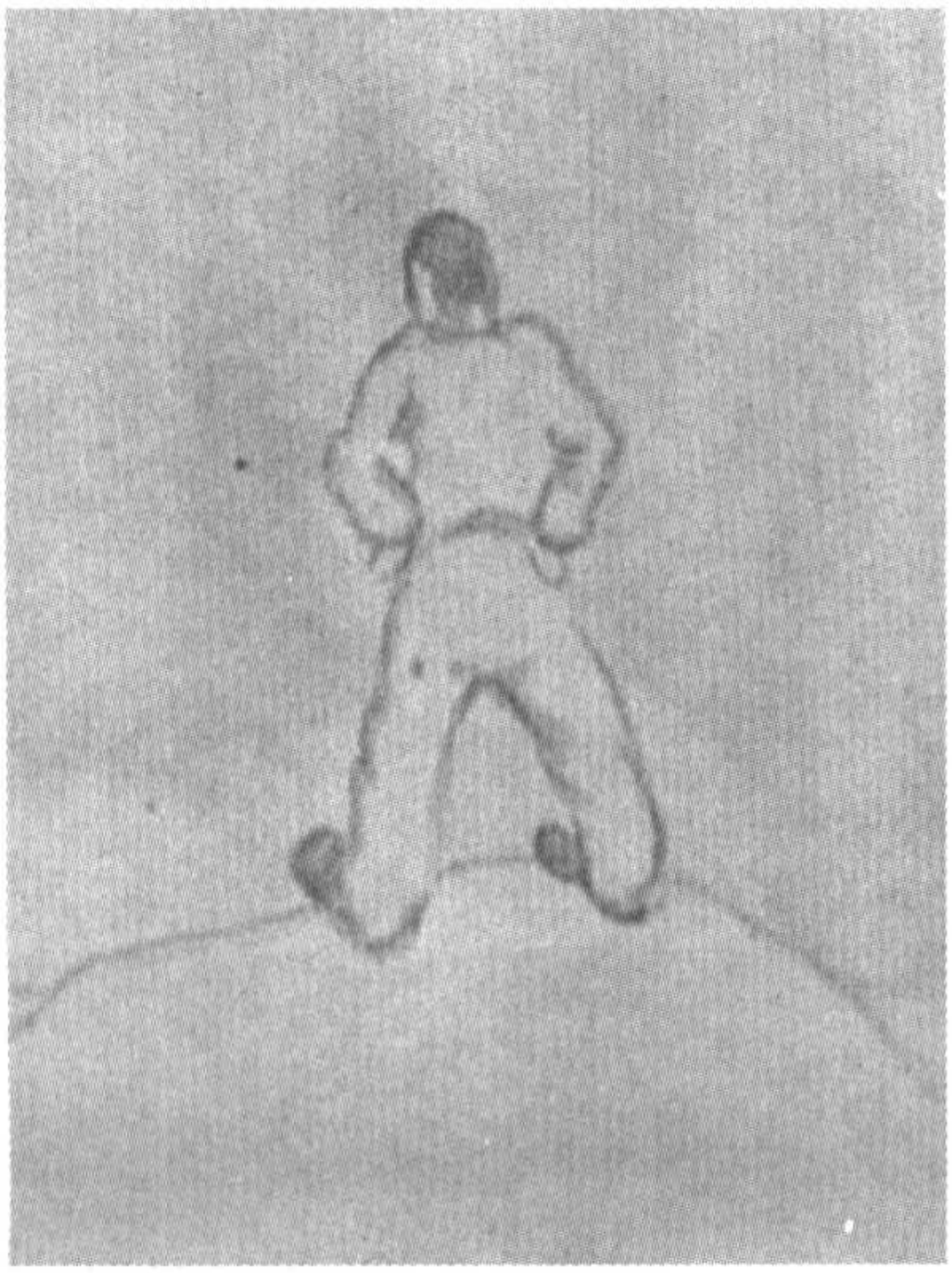
“沙漠里有点孤单……”

圣埃克絮佩里一直被安静吸引，在安静中，他可以形成思想。在朱皮角的驻留意味着他生命中一个决定性的转折：就是在那里，他制服了孤独、广阔的空间，醉心于对逝去时间的思索。

“然而，我们喜欢沙漠”

圣埃克絮佩里意识到做一个流浪者必须去沙漠。

如果它首先只是空旷和安静，那是因为它绝对不是一下子展现在爱它的人眼前。我们住的那个简陋的村落已经避开了。如果我们不为了它舍弃其余的世界，如果我们不回归它的传统、它的习俗、它的对抗，我们就无法知道它对于某些人而言的整个家园……



沙漠首先是荒凉的，然后是有一天看到匪帮走近吓了一跳，我们连他们裹在身上的大披风的褶裥都看清了。匪帮也改变了沙漠的景观。我们接受了游戏规则，一场让我们照它的样子做的游戏。撒哈拉就展现在我们身上。到它那里，根本不是游览绿洲，而是渴望找到一股泉水。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
1939年

“第一次旅行起，我就知道了沙漠的滋味”

沙漠上待一夜后，飞行员明白了其中的妙处。

人在沙漠里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在太阳的烘烤下，人朝着夜晚行进，朝着将沐浴肢体、洗净所有汗水的凉风行进。在太阳烘烤下，无论是牲畜还是人，同样毫无疑问是朝着死亡这个大饮水槽前进。这样，悠闲从来不是无益的。宛如通向大海的路，整天似乎都是美好的。

……在太阳的烘烤下，朝着夜晚行进，然后在满天星斗的冰幕下期盼白天太阳的烘烤。幸福的是，在这些北方国家，夏季形成了冰雪神话，冬季形成了太阳神话，都悲

伤而反常，在这个闷热之地，任何东西都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这个撒哈拉还算好的，这里白天和黑夜如此简单地让人们从一种希望向另一种希望摇摆。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出处同上

“那他在沙漠里学到什么?”

身体和精神远离城市，沙漠使他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人。

首先是与亲爱的人分别，与小的和大的故乡远离。远居他乡更使人感受到将我们与故土拴在一起的联系。然后是愿意舍弃平和、迷人的生活所包含的全部内容，舍弃对很多人来说是生活基础的物质享受。是面对沙漠孤独梦想和凝望星斗；是某些时候我们自己内心最深处歌唱心曲，帮助我们忘我于幻想中。特别是有同事，有男人和摩尔人。

迪迪埃·多拉
《我所认识的圣埃克絮佩里》
迪纳莫，1954年

安静中的声音

安静最能打动圣埃克絮佩里。

的确，撒哈拉一望无际，只呈现一片单调乏味的沙漠，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这里沙丘稀少，它只呈现一片石砾滩。我们长久置身于这种令人厌恶的环境里。然而，看不见的神灵给沙漠建立了一个方向、坡台和信号的网，一个秘密而活跃的系统。一切井然有序。一种安静本身与另一种安静并不相似。

当部落和解的时候，当夜晚又带来凉爽的时候，有一种祥和的安静，就像在一个安静的港口，帆船都收起帆，短暂休整。当烈日中断思想和动作的时候，是一种正午的安静。当北风减弱的时候，是一种虚假的安静，昆虫出现，从花粉里爬出，来到深处的绿洲，宣告由东而来的沙尘暴。当认识了一个远方部落的时候，是一种默契的安静，多么令人兴奋的事。当阿拉伯人之间结成坚不可摧的和解的时候，是一种神秘的安静。当信使迟归的时候，是一种紧张的安静。当我们屏住呼吸聆听夜晚的时候，是一种敏锐的安静。倘若想自己爱的人的时候，是一种忧伤的安静。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一个人质的信》
伽里玛出版社，1944年

“这对于我，是世上最美、最悲伤的景色。”
《小王子》

“莱昂·韦尔特，我想和您在索恩河边喝杯佩尔诺”

圣埃克絮佩里在1932年五六月间遇见了莱昂·韦尔特。这位作家，比他大二十三岁，对飞行员来说是一位父亲，一位朋友，一位知己，一位认真的读者和一位忠诚的通信者，直到死为止。《小王子》就是献给他的。

“我不同于你，但不仅不会损害你，反而增加你的价值”

随心情不同，安托万在给莱昂·韦尔特的信上署名“圣埃克絮佩里”、“圣埃克絮”或“托尼奥”。

拉昂，1940年2月

亲爱的莱昂·韦尔特：

……我无比需要您，因为首先您是，我想，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朋友，其次因为，您是我的精神导师。我想，我了解事物有点像您了，您把我教得很好。我经常和您长时间地讨论，我并不偏颇，我差不多总能告诉您理由。可是，莱昂·韦尔特，我想和您在索恩河边喝杯佩尔诺，啃点灌肠和乡村面包。说不出是为什么，这一刻，我感到一种非常满足的滋味，但是我没必要说出来，因为您比我更清楚，我很高兴，我还想再好好尝一尝。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战地信札》

弗里奥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



安德烈·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为《给一个人质的信》画的插图。

“一位被遗忘的伟大作家”

这位朋友，这位圣埃克絮、圣埃克絮佩里或托尼奥不停挂念的朋友，在占领期间是黄星佩戴者：莱昂·韦尔特。不久前我认识了韦尔特，在亨利·法布尔的《人民报》。作为绝对自由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反军事主义者、弗拉曼克的知交、米尔博和塞弗里纳的朋友、敏锐的艺术评论家，韦尔特写的十四本最精彩的战争作品之一是《士兵克拉韦尔》。莱昂·韦尔特坦然而愉快地接受了穷困，仍然

热心助人、慷慨大方，他把圣埃克絮的友谊当作全部的财富，而后者也总是缺钱花。《给一个人质的信》因为没有恨，是那么的美，那么的涵义丰富，那么的反戴高乐主义，这是韦尔特这个长他二十三岁的人、这个盖世太保追捕的犹太人的主意，圣埃克絮把它写了出来。《小王子》也是献给韦尔特的，通过《小王子》，韦尔特的名字留存下来。或许有一天有读者会想，这个圣埃克絮这么重视的韦尔特是谁呀，或许人们会因此发现一位被遗忘的伟大作家。这是一个轮廓分明的矮个子男人，戴夹鼻眼镜，对酸涩的世界没有一丝恨意，对他来说，别人的画、别人的作品都是活下去的理由，他从他的烟斗中得出全部的生活哲学。



亨利·让松

《七十年青春》

斯托克出版社，1971年

“星斗中间”

在1948年出版的一本讲述圣埃克絮佩里生活的书里，莱昂·韦尔特加了一章，讲他的朋友托尼奥私下里与一般大众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

他多么了不起，多么有才华，甚至是什么最纯粹的人，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乐意知道我们之间的友谊。那些压根没份的人凭什么来干涉我们的友谊？

我拒绝沉默，是因为人们常常把他描绘成了一个僵化的形象，这跟他本人一点不像。的确，他是梅尔莫兹和纪尧梅的同事。的确，他把飞行变成了一种诗意。他是天地之间、星斗中间、黑夜之中的天使，他迷失在太空中，再也看不清哪儿是地面，他必须在星球之间选择，他迷了路。的确，他的英雄神话完美无缺。他对自己创造的神话漠然视之。这真是奇异。我更知道他比自己的神话出色在什么地方……他对广阔空间怀有好奇，他为自己和他的朋友创造它们。他偏爱在夜晚行动。在哲学家来到身旁的时候，我听他津津乐道于任何学科，任何艺术或科学从来都只是语言，语言就是一切的想法……

圣埃克絮佩里的友谊不知道什么小心翼翼，他一点觉察不出朋友遮掩着或者说是想透露什么不好的事。我没有任何别的可说的了。因为关键是他，不是我。而且我也不能说什么了：我们俩是朋友。如果说占领期间，他越过大西洋，向我呼喊他的友谊，那是因为他除了将它公之于众，再没有其他办法向我传达他的忠诚。

莱昂·韦尔特

《我所认识的圣埃克絮佩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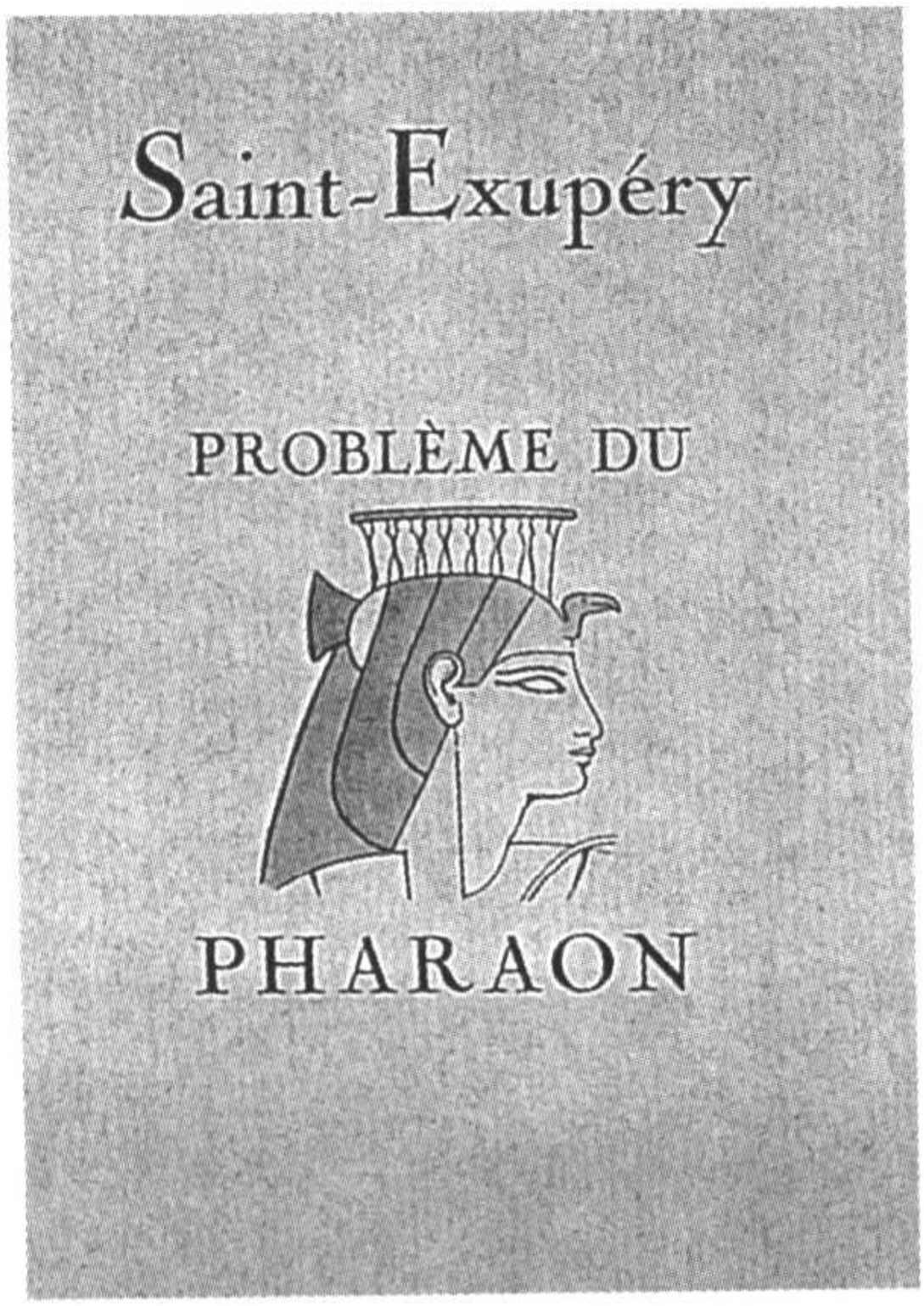
瑟伊出版社，1948年

发明家圣埃克絮

圣埃克絮佩里具有发明精神和好奇精神，他喜欢以数学题的形式考他的朋友。从1934年开始，他提交了十四项有关飞行的发明专利。在法国和美国，他多次与一些杰出的研究者会面。

“法老的问题”

圣埃克絮佩里有写《法老的问题》的想法，是1935年到埃及之后，在埃及期间他参观了金字塔。书同年写成，当时并没有打算出版。等到1957年，在列日，皮埃尔·阿尔贝茨出版了五十一本小册子，在1957年。



一位法老决定只用切成边长10厘米的立方体的石块立一座巨大的平行六面体石碑，石碑的高度等于底面对角线的长度。

他命令一大批官员每人为立碑筹集一部分准确预计好的材料。然后他就死了。

现在的建筑师只找到这些材料中的一小部分。他们共数出348,960，150方石块。

他们对其余材料一无所知，仅仅知道材料的总数是一个质数，其中原因玄妙。

不过，这个发现使他们可以精确地计算出石碑的长宽高，得出只有一种可能性。

请你同样来算算。

注意：

A） 这个问题不需要任何数字演算，为了替你免去惟一的麻烦，我们分解出348,960,150的质因数，即2×35×52×7×11×373。

B）答案靠辛苦、靠经验算不出来。

问题的答案

有意无意的错误：25－19从来不等于7！……

I． a2＋b2 ＝c2对某些整数成立的必要充分条件是a、b、c分别为：

a＝2 pm n

b=p（m2−n2）

c=p（m2+n2）

（圣埃克絮佩里预先确立的定理。）

II．我们现在知道：

a、b、c=348,960,150 x x（1）=kx

a2+b2=c2 （2）

a、b是整数 （3）

x是质数 （4）

III．a、b、c=2p3 m n（m2+n2）

既然x是一个质数，很快推出：

x=2

IV．我们知道k=348,960,150=2×35×52×7×11×373

用p3mn（m+n）（m−n）（m2+n2）得出P3只可能是33，因为我们排出下面数字：

32×52×11×373!!18 25 7 11 373

9 50 7 11 373

9 25 14 11 373

9 25 7 22 373

9 25 7 11 746

应该发现m、n、m=n、m−n

只是在11+7=18、25−19=7时才成立（第1行）。

最后从m+n=25

m−n=11

m 2+n2=373

得出：p=3

m=18 2×32

n=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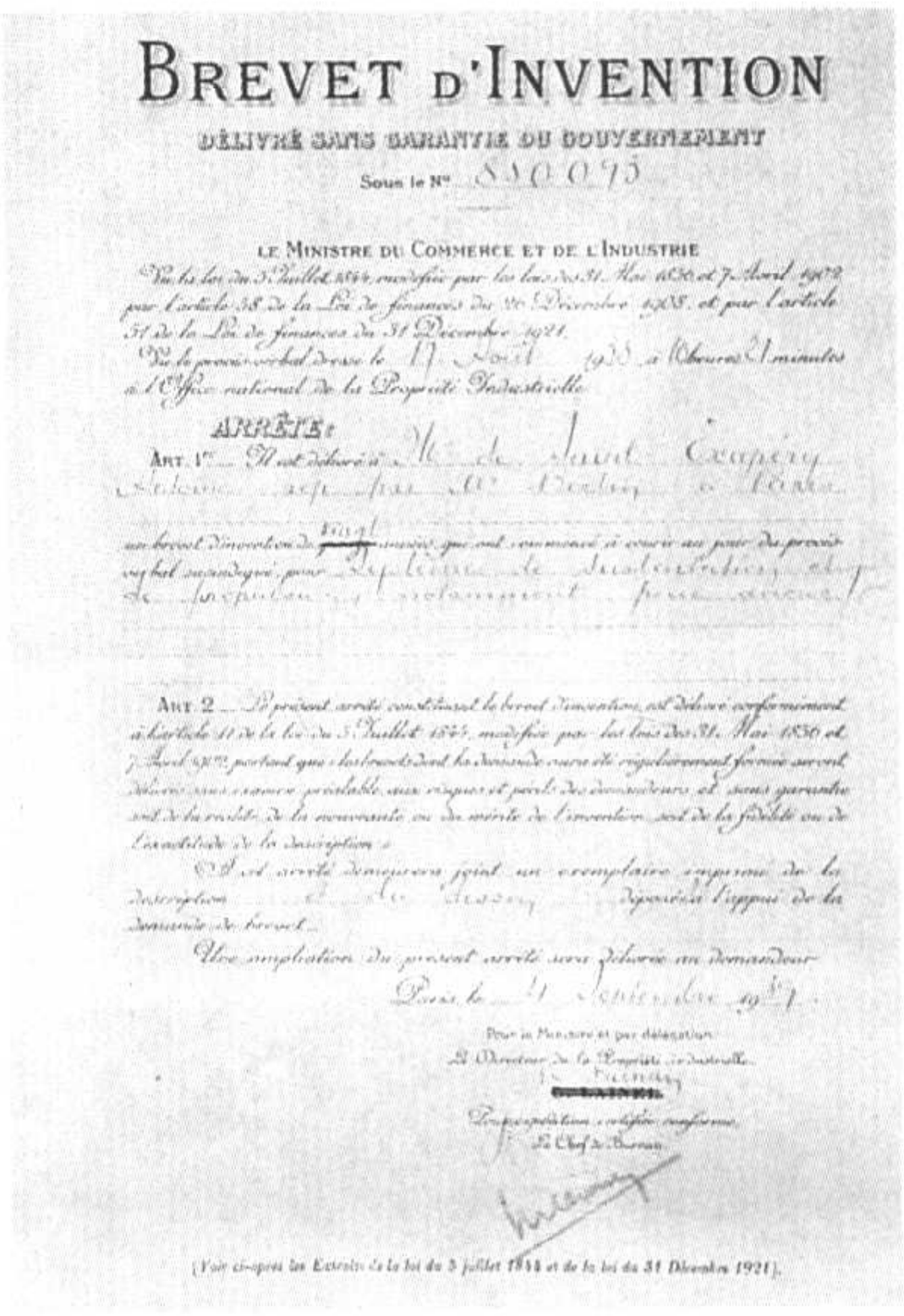
V．最后，a=6×18×7=75m 6

b=3（182−72）=82m 5

c=3（182+72）=111m 9

从帆力自行车到发明专利

圣埃克絮佩里提交给国家工业研究院的任何一项发明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应用，至少在法国是如此。然而，所有的发现出现在美国器械里。我们知道，在美国，圣埃克絮佩里多次见了一些杰出的研究者。



BREVET D'INVENTION

DÉLIVRÉ SANS GARANTIE DU GOUVERNEMENT

Sous le N° 880075

LE MINISTRE DU COMMERCE ET DE L'INDUSTRIE

Vu la loi du 5 Juillet 1844 modifiée par les lois des 31 Mars 1850 et 7 Avril 1902 par l'article 38 de la Loi de finances du 30 Décembre 1903, et par l'article 51 de la Loi de finances du 31 Décembre 1921.

Vu le procès-verbal dressé le 17 Août 1938 à 10 heures 31 minutes à l'Office national de la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ARRÊTE :

ART. 1er — Il est délivré à M. de Saint Exupery

un brevet d'invention de cinq années qui sera enregistré à cet effet au procès-verbal susdaté, pour Perfectionnements aux dispositifs de suspension des cyclomoteurs, etc.

ART. 2 — Le présent arrêté sera transmis au brevet d'invention délivré conformément à l'article 11 de la loi du 5 Juillet 1844, modifiée par les lois des 31 Mars 1850 et 7 Avril 1902, portant que : les brevets sont délivrés sans examen préalable aux risques et périls des demandeurs, et sans garantie soit de la réalité de la nouveauté ou du mérite de l'invention, soit de la fidélité ou de l'exactitude de la description.

Il sera annexé audit arrêté, pour un exemplaire conforme de la description, [illegible] signé ne varietur pour rester au dossier de la demande de brevet.

Une ampliation du présent arrêté sera délivrée au demandeur.

Paris, le 21 Septembre 1938.

Pour le Ministre et par délégation :
Le Directeur de la Propriété Industrielle

[illegible]

Pour ampliation conforme :
Le Chef de Bureau

(Voir ci-après les Extraits de la loi du 5 juillet 1844 et de la loi du 31 Décembre 1921).

“我们，是朝上帝的行进中永远的流浪者”

圣埃克絮佩里在天主教氛围中长大。成年后，他开始怀疑天主教教义，但是内心依然对神灵抱着非常深的信仰。他离弃了人们口头上的宗教，却没有离弃神的意义。他在沙漠或驾驶飞机的孤独生活让他思考他面对着但没有见过的上帝。

对上帝的念想

很奇怪，我没法信教。人们无望地爱着上帝：我也完全一样。索莱姆和单旋律圣歌。

素歌，大海。我经常往这上面想。离开里昂前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我又一次登上了富尔维埃。是晚祷（？）。天冷。教堂空荡荡的，除了唱诗班。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在一艘船上：唱诗班是船员，我是乘客。哦，非常秘密的乘客。我感觉自己是偷偷溜进这里的。我——没错——头晕目眩。我被自己从来没碰到过的发现弄得头晕目眩。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X的信，1943年”
《战地信札》
弗里奥文库，伽里玛出版社，
1994年

“我很清楚问题不在于泉水，而在于上帝”

这就是为什么我想教你认识上



圣埃克絮佩里的手

帝时，先让你去爬山，以便以星辰为顶成为你最大的诱惑。我让你在沙漠里渴得要死，以便泉水能吸引你。接着我又让你连踩六个月的石砾，以便正午的太阳使你筋疲力尽。然后，我会告诉你，这个在正午的阳光中奄奄一息的人，就是在正午的秘密中爬上星辰之顶，他在一片安静中畅饮神圣的甘泉。

这样你就会相信上帝。

这样你就不能否认上帝，因为它就像我雕刻的脸上的悲伤。

因为这根本不是语言也不是行动，而是一个上帝的两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断地念叨：刻苦，努力，思考。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城堡》，伽里玛出版社，1948年

人和他的创造者

长久以来，我所受的教育是通过人来思考上帝。人是按上帝的形象创造的。我们敬仰人心中的上帝。上帝说，人类都是兄弟。上帝的存在赋予每个人一种不可剥夺的神圣感。人与上帝的关系自然要求每个人面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

我所受的教育是继承基督教价值观念的。我思考大教堂的建造，以便更好地理解它的建筑艺术。

我所受的教育，是继承上帝的概念，以人的角度把人看作平等的。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战地飞行员》，伽里玛出版社，

L'Esprit de la Terre

圣埃克絮佩里失踪后，在他箱子里发现了《大地的神灵》，这篇文章不是他写的，而是皮埃尔·泰亚尔·德·夏尔丹写的。

1942年

“心尽力祈祷”

我说过，祈祷借助上帝的宁静，是爱情的练习。如果你找到上帝，你将归附于他，从此完满。那为什么你会长大？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而女人锁在自己的骄傲里，就像围在三层城墙里，简直无法可救，于是男人绝望地抱怨起男人的命运：“上帝，我明白了，我等着眼泪。眼泪就是雨，骄傲和得到允许的原谅结束之后，便有瓢泼大雨。她放开心胸，她哭，我原谅她。但是，就像一只野蛮的动物，用牙、爪保护自己不受外界不公正的对待，她一点都不知道说谎。

他怜悯她是那么害怕。他向上帝谈论人：“你一直让他们害怕，用你创造的牙齿、刺、爪、毒液、尖鳞角和瘤节。得花好长时间让他们放心，而那些东西又会回来。”女人一撒谎，男人就知道她离自己是多么远、多么不可能，他需要走多远的路才能到达！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城堡》，伽里玛出版社，1948年

“我有点沮丧”

在充满活力的外表下，圣埃克絮佩里实际上是一个焦虑的人。不管他去哪儿，他都对逝去的时光感到痛惜：他怀念他的童年，怀念他曾经讨厌的沙漠的生活，怀念在邮航公司时鲁莽的飞行，怀念战前的法国……在他的通信里，我们更能感觉到他对曾有过的愉快生活的这种灰心和悲伤的感情。

“真可怕，我又回到了办公室，一切又重新开始”

1924年，圣埃克絮佩里在杜伊勒利，他讨厌死了那里的工作。

老朋友，我现在的状况叫我恶心。我在长两米宽两米的办公室里打哈欠，我看着雨落在窗前的院子里。我做着加减乘除的工作。我还负责给文件分类。然后它们就安全了，因为人们再也不会找到它们。生活真是悲哀。我继续买彩票，因为它到底有点不可预料。我很想换工作，换个环境：我做同样的事已经太久了。我成了世界上最泄气的家伙。讲点希奇古怪的故事给我听吧。

妈的。我不得不可怜兮兮地呆在笼子里，却没有一个朋友来同情同情我。现在是十一点差四分，一小时零四分钟以后，我要出门。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夏尔·萨莱斯的信，1924年7月11日”
七星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



“我是一头不很友好的熊”

勒娜·德·索西纳，小名里内特，生于1897年，是贝特朗·德·索西纳的姐姐，安托万在巴黎圣路易中学的同学。她是钢琴演奏高手，还举行钢琴演奏会。她和圣埃克絮佩里保持着长久的通信关系，这些信件1953年以“给一位想象中的女友的信”为名结集出版。

里内特，到了晚上，我跟白天不一样。当我睁着眼躺在床上时，我有时有点不安。我不喜欢有人通知我明天有雾。我不想出事。别人不会损失什么，但是我会损失一切。想想我在阿利坎特拥有的友谊、回

忆和阳光。还有我今天买的阿拉伯地毯，土财主的感觉已经把我弄得迷迷糊糊，我是如此单薄，什么也没有。

里内特，我有一个同事两只手都被烧焦了。我不想我的两只手也被烧焦。看着它们，我爱它们。它们会写字，会系鞋带，会即兴创作你不喜欢但感动我的歌剧，我还必须练二十年。有的时候，它们还可以遮遮脸。你想想。

里内特，今天晚上，我不安得像只兔子……夜里，我感觉一切都不堪一击。我想着我爱的一切。都睡着了。我呆在床上，睡不着，比夜间看护病人的人还要不安。我守着我爱的一切。我如此糟糕地守护着这些珍宝。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里内特的信，卡萨布兰卡，
1927年1月3日”
七星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

“而且我觉得这个国家越来越蠢”

一个词又回到了所有到过朱皮角的人嘴边：神经衰弱。最初几个月的兴奋之后，圣埃克絮佩里也开始厌烦。

我受够了像个巡道工似的孜孜不倦地侦察撒哈拉。如果不写信讲讲卡萨布兰卡和达喀尔（不过达喀尔是个垃圾堆）的话，我会变得神经衰弱……我正在变得暴躁。以一种无比温和的态度对待摩尔人之后，我开始用难对付的方式对待摩尔人。他们是小偷，是撒谎者，是虚伪而残忍的强盗。他们杀人像杀鸡一样，却把自己身上的虱子放到地上。他们一旦有了一头骆驼、一支枪和十发子弹，就自以为是世界的主人。他们友好地告诉我，假如在一公里外碰到我，就要把我剁成块。不过，他们给我起了个漂亮的名字：鸟儿指挥官。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母亲的信》
弗里奥文库，伽利玛出版社，
1984年

“我是如此，如此，如此悲伤”

1943年，圣埃克絮佩里在阿尔及利亚见到了盟军，他意识到争端就在大西洋之外。因为年龄的关系，他没有被允许飞行，他对不能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感到失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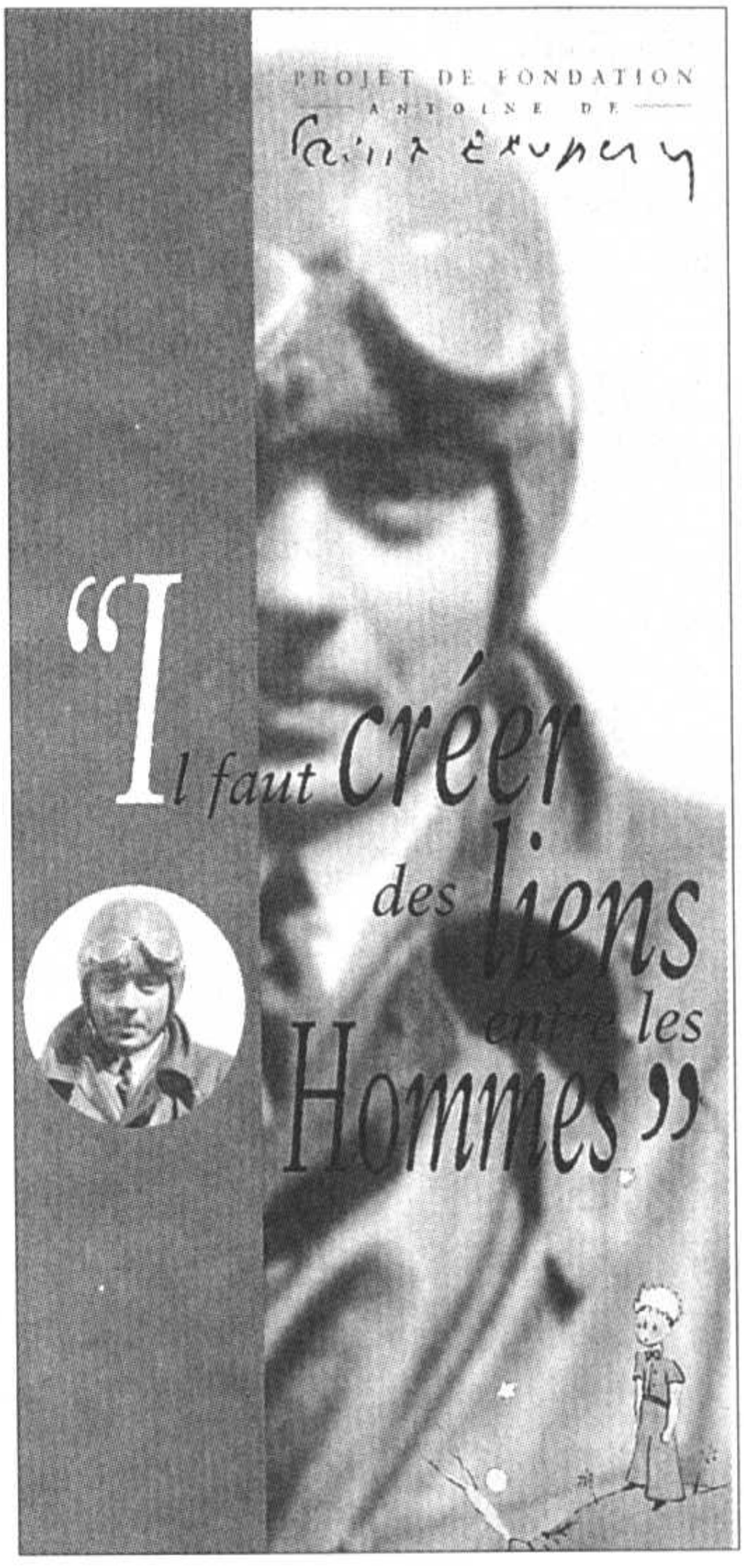
时代的不沟通比世界上的一切都触动我。我是多么想离开所有这些人，这些白痴。我在这个星球上，在这里要做些什么呢？没人需要我吗？巧得很：我也不想要他们……

哦！不，我的悲伤不是身体上的。我清楚我无法承受社会的焦虑。我耳中充满了噪音，像一个贝壳。我不知道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怎么幸福。在邮航公司，生活轻松。毕竟，那是伟大的事！我再也不能活在这种痛苦里。再也不能。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给X的信，1943年12月”
《战地信札》，弗里奥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基金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未来基金计划由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家族继承人于1998年制定，由圣埃克絮佩里空间协会支持并负责施行，目的是保存有关这位作家的记忆，用具体的行动延续这位杰出人物的想法。基金于1998年2月27日在作家的家乡里昂正式创办。



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选择一个地点：还有什么比在见证作家童年的地方——安省的圣－莫里斯－德－雷芒城堡做这件事情更顺理成章呢？基金会尽其所能在这里创造了一个圣埃克絮佩里空间，包括圣埃克絮佩里童年和生活博物馆，飞行员和发明家博物馆，保存手稿、个人文件、照片、音像资料、法国和国外出版物、自传、有关的论文和文章的信息资料中心，收集的所有一切都是为了学生和研究者，他们可以在这里住下，在作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生活。

作家百岁诞辰前夕，未来基金参加了与圣埃克絮佩里相关的一系列活动，主要是一些年轻人活动：支持与流动急救车相关的进入和融入社会活动，合作推动法语（圣埃克絮佩里青年基金奖，各种奖学金……）。作为进行与纪念圣埃克絮佩里相关事务的所有组织（“圣埃克絮佩里之友”，“发现”，“空中历险”，“城堡”，“阿尔萨斯人类的大地”，“小王子”，“给我画一只小羊”）的支持者和中心力量，未来基金将尽力帮助实施创立和保护有关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的纪念物或纪念场所的各种计划（日本箱根博物馆，在科西嘉、纽约、摩洛哥、巴塔哥尼亚、黎巴嫩的纪念物……）。基金将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来扩大人们对圣埃克絮佩里及其作品的认识，体现全世界在2000年作家百岁诞辰之际向作家致以的敬意。

最后，基金致力发展多种支持方式（因特网，研究基金，信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圣埃克絮佩里的生活、思想和作品。

关于任何补充信息（章程，管理建议，登记表），各种联系方式如下：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基金计划
5，rue Roger
75014 Paris
Tél. 0143 22 58 90
Fax. 01 43 22 71 50
E－mail:Saint Exupery @wanadoo.fr
Site ： http://www.saint exupery.org

引用作品目录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
《南线邮航》，伽里玛出版社，1929年
《夜航》，伽里玛出版社，1931年
《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1939年
《战地飞行员》，伽里玛出版社，1942年
《给一个人质的信》，伽里玛出版社，1944年
《小王子》，伽里玛出版社，1946年
《城堡》，伽里玛出版社，1948年
《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1984年
《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
《全集》，七星文库，伽里玛出版社，1994年

圣埃克絮佩里文献：
三卷本，伽里玛出版社，1980年，1981年，1989年
居尔蒂斯·卡特，《圣埃克絮佩里，天空的耕耘者》，格拉塞出版社，1994年
皮埃尔·谢瓦利埃，《圣埃克絮佩里，理想书库》，伽里玛出版社，1958年
雨果·普拉，《圣埃克絮佩里，最后的飞行》，卡斯特芒出版社，1994年
斯塔西·德·拉布律耶尔，《圣埃克絮佩里，反潮流的一生》，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4年
莱昂·韦尔特，《圣埃克絮佩里生平》，瑟伊出版社，1948年
《伊卡洛斯》，《法国飞行杂志》，圣埃克絮佩里特辑，69期，71期，75期，78期，84期，96期

引文出处

13 章首按语，《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65页
15 小标题，《人的大地》，同上，109页
16 小标题，《战地飞行员》，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5页
16 插图说明，《战地飞行员》，同上，6页
17 正文，《战地飞行员》，同上，42页
21 小标题，《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219页
21 插图说明，《南线邮航》，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22页
23 小标题，《青年时期文章》，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6页
24 小标题和正文，《战地飞行员》，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54页
24 插图说明，《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37页
26 正文，《给朋友的信》，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837页
26 小标题，让·埃斯科，《一个伟大的朋友，圣埃克絮佩里》，剪报，出处不详、日期不详
27 插图说明，《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58页
28 小标题，《给母亲的信》，同上，107页
29 正文，《给母亲的信》，同上，121页
29 小标题，《给母亲的信》，同上，127页
29 插图说明，《给朋友的信》，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847页
30 正文，《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41页
30 小标题，《给朋友的信》，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849页
31 正文，《给里内特的信》，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792页
33 章首按语，《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72页
34 小标题，《给母亲的信》，同上，175页
34 正文，让·普雷沃，载《银船》杂志，1926年
35 正文，《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75页
36 正文，《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6页
36 小标题，《给里内特的信》，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812页

36 插图说明，《给里内特的信》，同上，813页
38 正文，《给里内特的信》，同上，817页
38 小标题，《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91－192页
41 插图说明，《给母亲的信》，同上，194页
43 插图说明，《给母亲的信》，同上，185页
44 小标题，《给母亲的信》，同上，196页
44 插图说明，《给母亲的信》，同上，204页
45 正文，《给母亲的信》，同上，205页
45 正文，《给一个人质的信》，伽里玛出版社，1944年，23－24页
47 章首按语，《给里内特的信》，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819－820页
48 插图说明，《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32页
48 插图说明，《文章》，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314页
48 正文，《给L.－M.德库尔的信》，载《费加罗文学杂志》，1950年7月8日
49 正文，《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220页
50 插图说明，《夜航》，伽里玛出版社/袖珍本图书出版社，18页
51 正文，《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69页
51 插图说明，《给母亲的信》，同上，215页
51 插图说明，《给里内特的信》，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820页
53 小标题，《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46页
53 插图说明，《人的大地》，同上，39－40页
54 小标题，《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66页
54 正文，亨利·让松，《七十年青春》，斯托克出版社，1971年
57 插图说明，伊韦特·居伊，《圣埃克絮佩里》，99页，蓝色波浪出版社
59 章首按语，《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77页
60 正文，《给一个人质的信》，伽里玛出版社，1944年，19页
66 小标题，《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10页
67 正文，《人的大地》，同上，158页
67 插图说明，《人的大地》，同上，151页
68 插图说明，《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32页
72 小标题，《文章》，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338页
72 小标题和正文，《文章》，同上，336页
74 正文，帕特里克·凯塞尔，《圣埃克絮佩里生平》，伽里玛出版社，65页
74 小标题，《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229页
77 章首按语，《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27页
78 插图说明，《给母亲的信》，同上，227页
80 小标题，《战地飞行员》，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2页
80 正文，《战地飞行员》，同上，8页
81 正文，《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13页
82 正文，《战地飞行员》，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71页
83 正文，《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32页
85 小标题，“给孔苏埃洛的信”，未曾寄出，由秘书玛丽·麦克布里德在废纸篓里拾起
89 正文，P.－L.特拉弗斯，《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1943年4月11日，4－5页
89 小标题，《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211页
91 插图说明，《给西尔维娅·雷恩哈特的信》，德鲁奥出版社，1991年12月4日，3号
93 小标题，《战地飞行员》，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164页
94 正文，“给一个美国人的信”，《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401页
98 标题，《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221页
102 小标题，《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71－72页

104 标题，莱昂－保罗·法尔格，《关于圣埃克絮佩里的回忆》，迪纳莫，列日，1945年
106 小标题，安德烈·伯克莱，发表在《费加罗文学杂志》上的文章，1949年7月30日
108 标题，《小王子》，伽里玛出版社，单行本，60页
108 小标题1，《人的大地》，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77页
108 小标题2，《人的大地》，同上，78页
114 标题，《人的大地》，同上，14页
115 小标题，《城堡》，同上，254页
116 标题，《给朋友的信》，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792页
116 小标题1，《给朋友的信》，同上，850页
116 小标题2，《给朋友的信》，同上，799页
117 小标题1，《给母亲的信》，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202页
117 小标题2，《战地信札》，伽里玛出版社，弗里奥文库，349页

图片目录与出处

封面

20世纪30年代末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的照片，罗欧·帕里拍摄。

书脊

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画的插图，伽里玛出版社。

封底

“蟒蛇吞下一头大象”，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画的插图，伽里玛出版社。

扉页

1（背景）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画的插图，伽里玛出版社。
1《小王子》封面，伽里玛出版社，1945年。
2（背景）保罗·博内为《南线邮航》再版作的纸板封套，伽里玛出版社，1950年。
2《南线邮航》原版封面，伽里玛出版社，1929年。
3（背景）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画的插图，伽里玛出版社。
3《南线邮航》1950年袖珍版封面。
4（背景）保罗·博内为《夜航》再版作的纸板封套，伽里玛出版社，1947年。
4《夜航》再版封面，伽里玛出版社，1956年。
5（背景）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画的插图，伽里玛出版社。
5左图《夜航》1956年袖珍版封面。
5右图《夜航》1964年袖珍版封面。
6（背景）保罗·博内为《人的大地》再版作的纸板封套，伽里玛出版社，1952年。
6《人的大地》布面精装编号版，伽里玛出版社，1939年。
7（背景）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画的插图，伽里玛出版社。
7左图《人的大地》再版护封，伽里玛出版社，1941年。
7右图《人的大地》1971年袖珍版封面。
8（背景）保罗·博内为《战地飞行员》再版作的纸板封套，伽里玛出版社，1952年。
8《战地飞行员》原版封面，伽里玛出版社，1942年。
9（背景）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画的插图，伽里玛出版社。
9《战地飞行员》1963年袖珍版封面。
11 1940年圣埃克絮佩里在飞机上，军队摄影处。

第一章

12 圣埃克絮佩里家孩子的绒毛熊。

13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1907年左右。
14上 圣特罗佩附近的拉莫尔城堡。
14下 让·德·圣埃克絮佩里，安托万的父亲。
15上 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安托万的母亲。
15下 圣埃克絮佩里家的孩子在圣莫里斯，1905年。
16上 勒芒圣十字马利亚中学三年级时的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圣十字中学，勒芒。
16下 圣十字马利亚中学1914－1915年照片册封面。
17上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三年级时作文节选，圣十字马利亚中学，勒芒。
17下 加布里埃尔·德·特里科伯爵夫人，安托万的姨婆。
18左上 费尔南·德·圣埃克絮佩里，安托万的祖父，1880年一张照片的一部分。
18右上 阿莉克丝·德·圣埃克絮佩里，出身布隆基耶·德·特雷兰家族，安托万的祖母，1890年左右。
18中 让·德·圣埃克絮佩里，安托万的父亲，1902年左右。
18下 圣埃克絮佩里家族徽章。
18－19 玛丽－马德莱娜，加布里埃尔，弗朗索瓦，安托万，西蒙娜，1907年左右。
19左上 夏尔·德·丰斯科隆布，拉莫尔男爵，安托万的外祖父。
19右上 艾丽斯·罗马内·德·莱斯特朗热，丰斯科隆布－拉莫尔男爵夫人，安托万的外祖母。
19中 玛丽·德·丰斯科隆布，德·圣埃克絮佩里伯爵夫人，安托万的母亲。
19下 丰斯科隆布家族徽章。
20 圣莫里斯－德－雷芒城堡北面。
20–21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童年情景：一群孩子在一个池塘边。
21左和右 酒瓶和圣莫里斯－德－雷芒城堡的附属建筑，圣埃克絮佩里家的孩子水彩画册节选。
22上 玛丽－马德莱娜·德·圣埃克絮佩里，1912年左右。
22下 圣莫里斯－德－雷芒城堡的饭厅。
23左 《小游戏》，圣埃克絮佩里家的孩子办的小报。
23右 《小游戏》的封面。
24上 1917年，加布里埃尔·德·圣埃克絮佩里在昂布里厄火车站给士兵们分咖啡。
24下 1917年，弗朗索瓦·德·圣埃克絮佩里在床上去世，他的兄弟安托万拍摄。
25上 1919年博絮埃中学絮杜尔神父的预备班（安托万是左边第一位）。
25下 1917年，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在（瑞士）弗里堡的圣让别墅。
26上 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
26下 一幅插图局部，配有说明文字："齐伯林飞艇走了。巴黎笑了。"1915年4月4日孩子办的小报头条。
26－27 1914–1918战争航空，《航空史》，《插图》版，1938年。
27 拉小提琴的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圣莫里斯城堡，1917年。
28 服兵役中的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1921年。
28–29 《摩洛哥风景》，L.丰塔纳罗萨的画，1936年，局部。
29 展现卡萨布兰卡一条小街的老明信片。
30上 圣埃克絮佩里家的西蒙娜、安托万和加布里埃尔在安河游泳，1923年。
30下 索尔卡车广告，在叙雷斯内斯和里昂的工厂，1919年。
30–31 加布里埃尔·德·圣埃克絮佩里和阿盖的皮埃尔·德·吉罗结婚时一家人的合影，1923年10月11日，圣莫里斯。
31 1925年圣埃克絮佩里从蒙吕松写给让·埃斯科的信。

第二章

32 "飞往南美"途中，邮政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与一群流浪劫匪相遇，可以看到飞机在地面的影子。照片选自《插图》。
33 拉泰科埃尔公司法国与摩洛哥空中航线广告。
34上 图卢兹－卡萨布兰卡常规航线在图卢

兹－蒙托德朗机场的第一次起航，1919年7月13日。照片选自《插图》。

34下 一个信封上的邮戳，显示了图卢兹与卡萨布兰卡之间邮航联系。

35 图卢兹的格朗巴尔孔旅馆，照片选自《法国飞行杂志》。

36上 1935年左右米其林西班牙地图。

36下 一张西班牙沿海地区的米其林地图上飞行航线指示。

36–37 拉泰科埃尔公司的布雷盖飞机，1920年。

37 1926年圣埃克絮佩里在出发去拉泰科埃尔公司工作前写给让·埃斯科的“遗嘱”。

38 邮政航空公司官员介绍巴黎–埃蒂安港航线。

38–39 圣埃克絮佩里、拉珀纳上校和西班牙军官在朱皮角，1928年。照片由法国航空公司博物馆收藏。

39 一个摩尔士兵。

40 朱皮角堡垒的主围墙，1927年。照片由法国航空公司博物馆收藏。

41上 邮政航空公司在朱皮角的“旅馆”内景。照片由法国航空公司博物馆收藏。

41下 邮政航空公司在朱皮角的“旅馆”内景。照片由法国航空公司博物馆收藏。

42 达喀尔妇女，圣埃克絮佩里拍摄。

43上 在黑非洲，一个孩子和一头骆驼，圣埃克絮佩里拍摄。

43下 在黑非洲，两只独木舟，圣埃克絮佩里拍摄。

44 1928年11月，飞行员雷纳和塞尔在被因后到达西斯内罗城。照片选自《插图》。

45左 多拉手绘非洲－美洲航线草图，1928年左右。

45右上 《南线邮航》原版封面，伽里玛出版社，1929年。

45右下 迪迪埃·多拉在邮政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前，巴西，1930年左右。

第三章

46 纪尧梅驾驶一架波泰25飞越安第斯山脉，乔·昂绘，《插图》，1932年。装饰艺术图书馆，巴黎。

47 盖尔兰公司1933年推出的“夜航”香水原装。

48上 邮政航空公司非洲－南美航线广告招贴，1932年。

48下 诺艾尔、亨利·纪尧梅和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月亮公园的一架展览飞机里，1930年。

49左上 邮政航空公司欧洲－南美航线广告招贴语，1932年。

49右上 邮政航空公司欧洲－非洲－南美航线广告招贴，1933年。

49下 邮政航空公司巴西广告招贴，1933年。

50 南美洲大草原上的牲口圈，阿根廷，19世纪末，老明信片。

50–51 20世纪初空中俯瞰布宜诺斯艾利斯：国会广场、里瓦达维亚街和城西。

51 正在写作的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肖像，圣埃克絮佩里的母亲1922年绘。

52上 1930年6月，纪尧梅的飞机，邮政航空总公司安第斯航线班机，在海拔4,000米的迪亚芒特泻湖冰雪之上翻机。照片选自《插图》。

52中 1930年在安第斯山坠机的纪尧梅波泰25排险。

52下 1930年在安第斯山坠机的纪尧梅波泰25排险。

53 罗贝尔·里戈为《让·梅尔莫兹的英雄生活》绘制的连环画中表现圣埃克絮佩里寻找朋友纪尧梅的画面，1939年。

54 20世纪30年代末的孔苏埃洛·松辛，伽里玛出版社，罗歇·帕里拍摄。

55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与孔苏埃洛·松辛的婚礼，阿盖，1931年。玛丽－马德莱娜、米雷耶和弗朗索瓦是小傧相。

56上 《现在》封面，关于“邮政航空公司的鼎盛与衰落”，1931年4月。

56下 贝波·德·马西米和迪迪埃·多拉。照片由国家档案馆收藏。

57左 影片《夜航》，克拉克·盖博主演，影片资料。

57右 《夜航》原版封面，伽里玛出版社，1931年。

第四章

58 1935年12月至1936年1月，圣埃克絮佩里尝试巴黎－西贡的飞行失败，飞机坠落距开罗200公里的利比亚沙漠，圣埃克絮佩里在他的西穆飞机残骸前。

59 《人的大地》海报。

60上 德朗西为法国航空公司作的海报，1933年，航空博物馆 / 斯纳克资料馆收藏。

60下 圣埃克絮佩里驾驶拉泰科埃尔公司水上飞机的试飞技术报告。

61 正在读《夜航》的圣埃克絮佩里，罗歇·帕里拍摄。

62 1935年5月《巴黎晚报》上发表的圣埃克絮佩里在莫斯科的一篇报道的标题。

63上 圣埃克絮佩里关于莫斯科五一节的一篇文章标题和副标题，文章发表在《巴黎晚报》1935年5月3日号。

63下 《巴黎晚报》关于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空难的头版大标题和照片，整个事件由圣埃克絮佩里报道。

64上 圣埃克絮佩里的电影剧本《安娜·玛丽》手稿，1935年。

64下 根据圣埃克絮佩里剧本拍摄的电影《安娜·玛丽》海报。

64－65 圣埃克絮佩里和普雷沃为打破安德烈·雅皮的纪录准备进行巴黎－西贡长途飞行，这是1935年他们出发前在布尔热。

65 圣埃克絮佩里的西穆飞机的仪表盘。

66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和他的机械师普雷沃。

66－67 圣埃克絮佩里在利比亚沙漠上失事的飞机。

67左 1936年1月，圣埃克絮佩里乘卡弗沙尔号回到马赛，这是他和妻子在轮船上。

67右 圣埃克絮佩里发表在《不妥协者》上的六篇文章的第一篇，作者在这组文章中讲述了自己未能完成的巴黎－西贡航行。

68 西班牙内战场面，1936年7月。

68－69上和69下 圣埃克絮佩里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和副标题，文章发表于《不妥协者》1936年8月19日号。

68－69下 拿到武器的西班牙共和国士兵，1936年9月。

70 1936年，圣埃克絮佩里在皮埃尔·比荣拍摄《南线邮航》的片场，旁边是年轻的电影场记弗朗索瓦兹·吉鲁。

70－71 皮埃尔·比荣拍摄的电影《南线邮航》画面，摩洛哥，1936年。

71 皮埃尔·比荣和圣埃克絮佩里在《南线邮航》拍摄期间，摩洛哥，1936年。

72 1932年让·梅尔莫兹坐在飞机驾驶舱。

73上 1938年1月，孔苏埃洛和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在圣拉扎尔车站，准备前往美国。

73下 圣埃克絮佩里1938年履历的片段。

74 1938年圣埃克絮佩里在危地马拉城坠毁的西穆飞机残骸。

75上 内利·德·沃盖、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和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在圣拉扎尔车站，巴黎，1938年5月。

75下 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安托万的母亲，1927年。

第五章

76 贝尔纳·拉莫特为《夜航》美国初版作的画。

77 圣埃克絮佩里1939年的身份证。

78上 奥尔孔特农场外景，1950年。

78下 1939年的圣埃克絮佩里。

79 1939年12月22日，记者约瑟夫·凯塞尔访问驻扎在奥尔孔特的2/33部队，发表在《法国飞行杂志》上的照片。

80 圣埃克絮佩里的法国北部地区航空地图。

80－81上 《城堡》初稿，由圣埃克絮佩里在打字机上打出。

80－81下 1940年阿利亚斯和圣埃克絮佩里在阿尔及尔。

81 圣埃克絮佩里的绘有图画的地图盒。

82上 圣埃克絮佩里和他的朋友电影导演让·

勒努瓦在里斯本，1940年末。

82下 发给圣埃克絮佩里的关于他经里斯本去纽约的电报。

83 萨尔瓦多·达利，《一个美国圣诞节的寓意画》，1934年，私人藏品。

84上 1942年圣埃克絮佩里和欧仁·雷纳尔、伊丽莎白·雷纳尔在纽约。

84下 1943年3月13日发表在《我们的战斗》第36期上的针对圣埃克絮佩里新书《战地飞行员》的反犹文章。

85左和85右 《战地飞行员》法国1943年、1944年两个地下版本封面。

86左、86中、86右和86－87 贝尔纳·拉莫特为《战地飞行员》美国版作的四幅画，1942年。

87 1942年雷纳尔和希区考克出版的《战地飞行员》美国版封面。

88左 长岛的贝文庄园，1942年圣埃克絮佩里一家在这里过了夏天。

88右 圣埃克絮佩里在1943年11月10日写给莱昂·韦尔特的一封信上画的“小王子”。

89上 圣埃克絮佩里1941年作的贝尔纳·拉莫特漫画像，附有题词。

89中 圣埃克絮佩里作的没有标日期的两幅画。

89下 1943年纽约布伦塔内斯出版社出版的《给一个人质的信》封面。

90 “猴面包树”，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作的画，伽里玛出版社。

91左 “老国王”，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作的水彩画，《法国飞行杂志》转载，来自法国航空博物馆，圣埃克絮佩里遗产。

91右 1943年纽约《小王子》初版的两个封面。

92上 1942年11月圣埃克絮佩里在纽约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做演讲。

92下 雅克·泰韦内画的圣埃克絮佩里。

92－93 1943年在乌季达（摩洛哥），圣埃克絮佩里所属的闪电式P38中队。

93 “牧羊女”，圣埃克絮佩里在一顿名为“一只猪的葬礼”的晚餐上在菜单上作的画，阿尔及尔，1943年。

94左 圣埃克絮佩里在研究一份飞行计划，1944年5月，约翰·菲利普拍摄。

94右 圣埃克絮佩里从吉普车上下来，阿尔盖罗，1944年5月。

94－95 圣埃克絮佩里没能返回的地中海上最后一次任务报告结论，博尔戈（科西嘉），1944年7月31日。

95上 圣埃克絮佩里在中尉勒洛的帮助下进座舱，阿尔盖罗基地（撒丁岛），1944年。

95下 圣埃克絮佩里的闪电式P38飞机。

96 雨果·普拉特画的圣埃克絮佩里，选自《圣埃克絮佩里，最后一次飞行》，卡斯特芒出版社，1944年。

见证与文献

97 圣埃克絮佩里和小王子，莫里斯·亨利画。

98 圣埃克絮佩里在1944年一封写给西尔维娅·雷恩哈特信上作的画。

99 圣埃克絮佩里写给母亲的信，勒芒，1910年。

100 写给让·埃斯科的信，布尔热，1925年。

101 给亨利·纪尧梅的一封信节选，卡萨布兰卡，1927年。

102 1930年在阿根廷，纪尧梅和圣埃克絮佩里在拉泰28前。

104 写给圣埃克絮佩里的一封信的信封。

105 1939年比利时国王寄给圣埃克絮佩里的一封信的信封。

106 圣埃克絮佩里到达圣拉扎尔车站，巴黎，1938年5月。

107 标出圣埃克絮佩里在首都各住址的巴黎地图。伽里玛少儿版电子制图。

108 圣埃克絮佩里的画，选自写给纪尧梅的一封信，1927年1月。

109 圣埃克絮佩里为《小王子》作的最后一幅画，伽里玛出版社。

110 “圣阿穆尔的拉马里娜咖啡馆”，安德烈·迪努瓦耶·德·塞贡扎克为《给一个人质的信》作的画，伽里玛出版社，1950年。

111 1935年的莱昂·韦尔特。照片由克洛

德·韦尔特收藏。

112《法老的问题》初版，阿尔贝茨出版社，1957年。

113 圣埃克絮佩里注册的发明专利。

114 圣埃克絮佩里的手，让娜·马莱西厄拍摄，1938年。

115 泰亚尔·德·夏尔丹的一篇打字文稿的题目。

116 圣埃克絮佩里的一本诗集《永别》扉页上的画，时间不详。

118 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基金计划的海报。

索引

飞机

“布洛赫174” 80，81
南十字座 72
“法尔芒” 81
巴黎海军上尉 75
“闪电式P38” 92，93，94
“波泰63－7” 79
“西穆F－ANXR” 73，74
“布雷盖14” 34，36，37，38
“科德隆－西穆F－ANRY” 65，66
“拉泰290” 61
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货运机） 63
“波泰25” 53
“斯特灵堡号” 92

作品

《安娜·玛丽》，电影 64
通信，《给夏尔·萨莱斯的信》 116－117
通信，《给X的信》 77
通信，《给里内特的信》 116－117
通信，《给母亲的信》 33，74，98－101，116－117
《南线邮航》，电影 71
《给一个美国人的信》（文章） 95
《小游戏》 23
《飞行员》 34
《城堡》 81，93，114－115
《南线邮航》 37，45，48
《战地信札》 98－101，102－103，110－111，114－115，116－117
《飞向阿拉斯》 85，87
《给一个人质的信》 89，108－109
《一顶瓜皮帽的奥德赛》 17
《小王子》 88，89，91
《战地飞行员》 84，85，88，102－103，114－115
《法老的问题》 112－113
《人的大地》 13，37，53，59，67，74，102－103，108－109
《夜航》 47，55，56，57，61
《风、沙和星星》 74

人名地名

A

阿达纳 65
阿尔盖罗（撒丁岛） 93，95
阿尔及尔 61，65，80，81，82，92，93
阿尔及利亚 81
阿盖 55，74，81

阿盖的皮埃尔 31
阿根廷 45，48，73
阿根廷邮政航空公司 47
阿加蒂尔 38
阿拉斯 80，81，87
阿利坎特 36，38
阿利亚斯上尉 80
埃蒂安港 38，56
埃尔韦·米儿 68
埃莱娜·拉扎雷夫和皮埃尔·拉扎雷夫 88
埃里奥特·罗斯福上校 92
埃米尔·拉科 67
艾丽斯·德·莱斯特朗热 19
艾丽斯·德·罗马内·德·莱斯特朗热 19
安德烈·伯克莱 104－107
安德烈·布雷东 83，85
安德烈·纪德 27，55，93
安德烈·莫鲁瓦 88
安第斯山 49，50，53，73
安娜贝拉 64，84
昂贝里厄 23，24
奥尔孔特（上马恩省） 78，79
奥佩德（吕贝隆） 85

B

《巴黎晚报》 62，68
巴黎－西贡长途飞行 65
巴塞罗那 38，68
巴塔哥尼亚 49
班加西 65
邦雅曼·克雷米厄 54
贝波·德·马西米 35，56
贝尔纳·拉莫特 27，82，87，88
贝鲁特 65
贝文庄园（新泽西） 88
比斯卡罗斯－纽约 75
波尔多 81
波兰 78
博尔戈（科西嘉） 93
博絮埃 25
《不妥协者》 67
布尔热，机场 80
布莱斯·桑德拉尔 62
布宜诺斯艾利斯 48，54，55

C

穿越大西洋 48，73

D

达喀尔 38，43，44，48，61
达韦将军 77
大不列颠 78
大马士革 65
戴高乐将军 81，83
德国 78
德莱 53
的黎波里 65
迪迪埃·多拉 34，35，36，38，45，56，108－109
地中海 65，81

F

法国航空公司 60，61，64
《法国航空杂志》 62
飞机穿越大西洋的记录，1939年7月15日 75
费尔南·奥尔韦克 79
费尔南·德·圣埃克絮佩里 16，19

费尔南代尔 79
佛朗哥将军 68，69
弗朗索瓦·德·圣埃克絮佩里 15，20，24
《缚鸭报》 69

G

格尔尼卡 69
格朗巴尔孔旅馆 35
格雷万印刷厂（拉尼） 74

H

好莱坞 82，83
亨利·德·塞戈涅 25，98－101
亨利·纪尧梅 35，36，37，45，48，53，57，62，59，75，81，82，98－101，102－103
亨利·让松 54，62，69，104－107，110－111
《回忆圣埃克絮佩里》（莱昂－保罗·法尔格） 104－107

J－K

加布里埃尔·德·圣埃克絮佩里（阿盖的加布里埃尔） 15，20，22，23，24，30，31，44，45，55，60
加布里埃尔·德·特里科 16，20，21，22
加布里埃尔·乌罗布莱斯基 23
加利福尼亚州 84
加斯东·伽里玛 27，55
加瓦尔 78，79，94
卡布里（莱菲约雷蒂） 74
卡萨布兰卡 29，56，65
卡萨布兰卡－达喀尔，航线 36，43
开罗 65，66，67
孔苏埃洛·德·圣埃克絮佩里，见孔苏埃洛·松辛 孔苏埃洛·松辛 54，55，60，67，73，75，85，88

L

拉巴特 29
拉莫尔城堡 14，15
拉珀纳上校 38，39
拉泰科埃尔航空公司 33，35，45
莱昂·韦尔特 62，79，82，89，89，110－111
莱昂－保罗·法尔格 62，104－107
莱里达前线 68
勒维斯·加朗蒂埃尔 84，85
雷蒙·贝尔纳 64
雷纳 44，45，48
雷纳尔和希区考克（出版商） 84
里昂 85
里尔 85
里盖勒 103
里内特·德·索西纳 25
里斯本 82
里瓦达维亚与安第斯山脉最南点彭塔雷纳斯之间的巴塔哥尼亚地区航线 49
利比亚沙漠 66
路易·德·博纳维 24
路易丝·德·维尔莫兰 30，31
洛 78

M

马德里 68
马克斯·欧内斯特 85
马塞尔·迪尚 85

马赛 61，80
玛丽·德·丰斯科隆布（见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 14，15，16，19
玛丽·德·圣埃克絮佩里（见：玛丽·德·丰斯科隆布） 22，24，27，55，60，67，74
玛丽－马德莱娜·德·圣埃克絮佩里（小鹿儿） 14，16，20，22，35
《玛丽亚娜》 72
毛里塔尼亚 38
美国 82，83，84
美国人登陆北非 92
美术学校 26，27
美味啤酒屋 62
门多萨 53
《蒙特利尔的加拿大》 92
摩尔人 39，44
摩加道尔 71
摩洛哥 61，71
莫罗 78，79
莫斯科 62

N

内利·德·沃盖 75
南美洲 56
尼斯 55
纽约 73，74，75，81，82，83，87
《纽约时代杂志》 92
纽约－危地马拉－彭塔雷纳斯长途飞行 73

O

欧内斯特·海明威 69

P

佩皮尼扬 61
彭塔雷纳斯 73
皮埃尔·比荣 71
皮埃尔·拉泰科埃尔 33
皮埃尔·马克·奥尔朗 79

R

让·埃斯科 30，31，62，98－101
让·德·圣埃克絮佩里 14，15，19
让·勒努瓦 82，83
让·梅尔莫兹 35，45，48，57，60，62，72，102－103
让·普雷沃 34，64，65，66
让·施兰贝格 27
让·伊斯拉埃尔 78，79，102－103
让－马里·孔蒂 64
人民阵线 68，69

S

撒哈拉 38，39，41，45，60，81
萨尔瓦多·达利 83，85
塞尔 44，45
圣拉斐尔 61
圣路易中学 25
圣洛朗－德－拉萨朗克 61
圣莫里斯－德－雷芒城堡 14，16，20，21，23，29，30，38，60
双偶酒吧 62
苏联 62，64

T

突尼斯 65
图卢兹 38，48

图卢兹－埃蒂安港航线 38
图卢兹－达喀尔航线 38
图卢兹－佛朗卡扎尔 78
图卢兹－卡萨布兰卡航线 34，36
图卢兹－蒙托德朗机场 35

W

瓦莱若 45
危地马拉 84
危地马拉城 74
维达尔 45
维尔莫兰家族 25
维希 82，83
乌季达（摩洛哥） 92

X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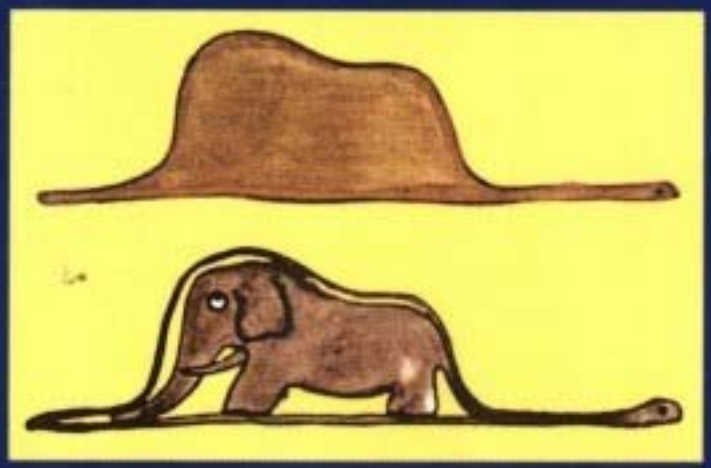
西班牙内战 59，68，69
西博内号 82
西尔维娅·雷恩哈特 91
西贡 60，61
西蒙娜·德·圣埃克絮佩里 15，16，30，60，61
西斯内罗城 38
袭击珍珠港 85
夏尔·德·丰斯科隆布 14，16，19
夏尔·萨莱斯 24
絮杜尔神父 25，35

Y

雅典 65
亚历山大 65，66，67
亚历山大·马金斯基 62
耶稣会圣十字中学 16，17
“夜航”，娇兰兄弟推出的香水 47
伊冯娜·德·莱斯特朗热 27，34，48，75
伊夫·唐居伊 85
伊克将军 93
伊丽莎白·雷纳尔 84
伊斯坦布尔 65
《银船》 34
印度支那 61
邮政航空公司 38，41，45，47，56，60，61，64，72，73
约翰·菲利普（《生活》摄影师） 95
约翰·米罗 85
约瑟夫·凯塞尔 39，68，79

Z

朱皮角 38，39，44，48
2/33侦察部队 77，78，79，80，81，92，93



“我从六岁就开始写作。让我写出书来的并不是飞机。我想，如果我是矿工，我会努力从土地中汲取教益。”可以看出，《南线邮航》、《夜航》、《人的大地》和《战地飞行员》是在天空中构思的书，是一个飞行员讲述的飞行员们的生活，是执行飞行任务过程中的记录。通过驾驶飞机，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拥有了翅膀；通过写作，他为他在万里高空的同伴们代言。流亡到纽约后，他带着关爱创造了一个来自另一个星球的人物，他自己画出了这个一头乱蓬蓬金发的小人：小王子。娜塔丽·德瓦利埃向我们揭开了圣埃克絮的两张面孔：天使，邮政航空公司的飞行员，新机型的试飞员，2/33侦察部队的战地飞行员，1944年7月消失在地中海上空的飞行员；生前只有五本书出版但从未停止过写作的作家，留下了大量书信和在新闻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通过这些，他证实了他所处的时代的动荡。



飞机，飞行员，朋友；从天空俯瞰的大地，从大地仰望的天空；一个他忠贞不渝的家庭；手稿，书，充满幽默或带有感伤的图画；画中的小王子和他的星球；非洲，美洲人，战争。本书以一百六十件资料展现了安托万·德·圣埃克絮佩里的传奇。

ISBN 7-5327-3818-3

9 787532 738182 >

定 价： 32.00元